



The main body of the document is a large, mostly blank white area, suggesting that the content is either extremely faint or has been completely redacted. A faint vertical line or margin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aligning with the grid structure seen in the header.

洪秀全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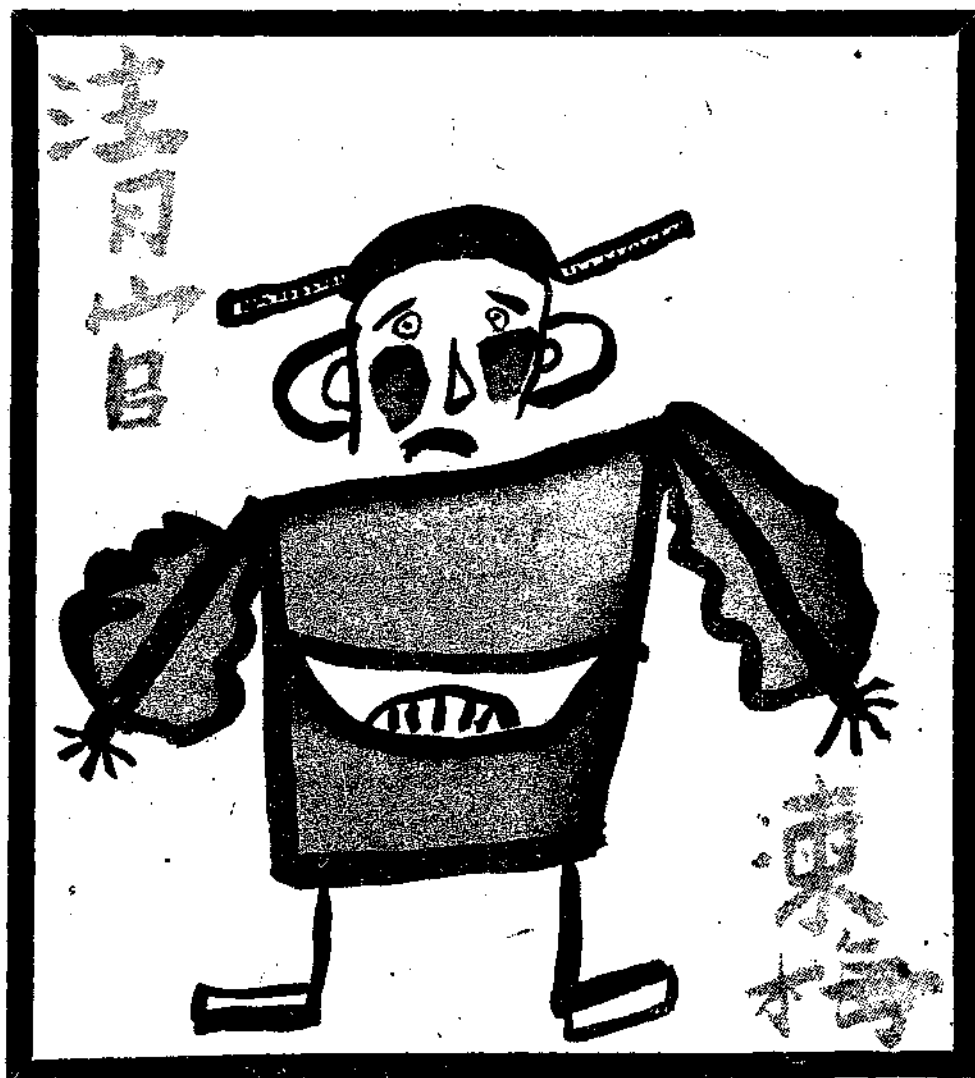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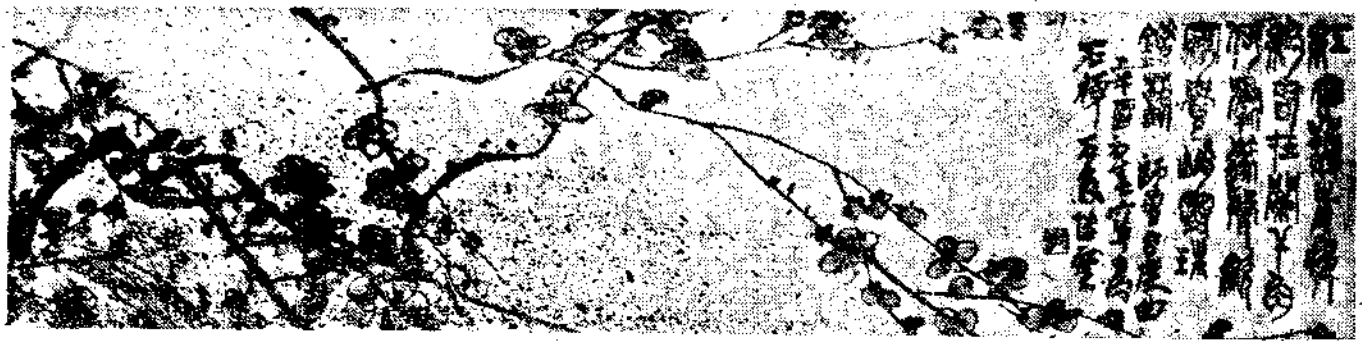
國藝

中國文藝

行發會協藝



八月號
第 第
二 二
期 卷



卷頭語

國藝之友

題詞……傅式說 蔡培 黃瑞履 李 鈺 平松帛川……二

今文選

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趙尊嶽……三

歷代兩浙詞人祠堂碑記……王 益 章……三

上丁上戊解……白 堅……四

唐蔚芝茹經堂文集序……汪 曾 武……五

張清揚女士清安室詞稿序……何 振 岱……五

滿江紅……汪 精 衛 李 釋 載 陳 獻 湖 王 西 神……六

專著

重訂三字經……程 涓……七

余曲園先生年譜……徐 澂……一〇

陳可園先生年譜……張 江 裁……一三

地學簡明……汪 志 伊……一五

文學與宗教……浮……一七

國學用書類補遺……翠微居士……一九

詩緒輯雅……朱維魚著 曹惺儀藏……二一

雨花石子記……王 程 箇 撰 張 次 溪 訂……二四

詩詞

采風新錄……泉 具 亢 虎 等……二七

魏 趙 靈 飛……霜 杰……三三

無題三十二首集玉溪生句……遲 公……三五

畫竹雜令記事詩……譚子裁 潘 巽 庵……三七

單雲閣詩話……單 雲……三八





秦淮四美人賦聞

梨園遺異

清史拾雋

乘 筆

竹林七賢之清談及其影響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無絃的散曲

創作

春宵
春雨
雜中

蟹子營的故事

帶刺的玫瑰

譯著

音樂

西洋音樂進化簡論

戲劇

戲劇的使命

遊記

戈陽圭峯紀遊

藝術

安持精舍印話
書道抉髓錄
埃及彫刻

萬年少先生書畫記

編輯餘瀋

補白

插圖—木刻(前封面) 洪秀全小像 清官(東梅) 賽金花小像 伊藤博文致
張之洞手札 冒辟疆畫小菴小像 十國新額(王西神陳巨來) 狂想曲
(馬年) 夏之素描(王川) 公務員(紹源)埃及雕刻(八幅) 萬年少畫
圭峯名勝(六幅) 玄武廟一角 (黃劫之) 醉八仙(後封面)

耐 充 四二

二 渠 四三

眉 白 四六

許星甫 四八

拜袁堂主人 五〇

原 大 五九

楊 火 六九

小 波 六一

果 儒 六一

淳 介 七〇

風介譯 七四

柳若譯 七八

楊叔美譯 八三

漢 達 八六

紅 琴 八九

鄰袁野史 九一

陳巨來 九三

痲 公 九五

森 多里著 九八

荷子譯 一〇四

段 拭 一〇六

十三篇



藝 國

號月九 期三第 卷二第

告 預 目 要

孔琴石次長母	阮太夫人七秩開一壽序	林柏生
丁丑夏留別江甯舊作	重印守信錄跋	梅思平
清詞玉屑序	耐充室詞話序	李宣侗
德藝高奧	荷花生日壽寒翁	樊增祥遺著
雁宕雜詩	文徵明先生年譜	金國書
蘇城發現宋代石刻考	論山水畫	陳寥士
夜的哀訴	「姐姐」	段 拭
悲喜劇	神祕的椅子	白 水
十園題額	十園集飲圖	祖 光
大日如來尊像	苗仙路先生墨蹟	杉 木
林琴南先生記超山梅花石刻		袁笑芙
		陸 拾
		柳若譯
		散 釋
		無 染

載 備 及 不

多 繁 目 細



我們因為愛好文藝的原因，希望在管城墨池中，闢了一座文藝的樂園。不着色彩的，為文藝而文藝。國府還都以後，文藝界的好朋友，一天多一天，大家來「賞奇析疑」，大家來「切磋琢磨」，也可說是人生最大的樂事了！

有人問：怎樣的才算是好文藝？好的程度，沒有一定的界限，都是從比較上說法罷了。有一種作品，大家說好，大家喝采，所謂有目共賞。有一種作品，不是身臨其境，不能了解他的好處。有一種作品，不是多讀書，知道他的出處，觸類旁通，豁然融貫，不能明白他的妙處。

至於「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人入意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這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看如容易，成卻艱辛」，一方面靠天才，一方面仍靠功夫。

宇宙的景色，千變萬化，在歷史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每一個人都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的七情，也都是捉摸不定的。不知怎的，外景和內情，一剎那間，碰在一起，快快的抓住，將文字或其他的東西做表現的工具，這類文藝作品，常常能垂千古而不朽。

每一代的歷史，都編上一闌藝文志，這也可說是一代文藝作品的代表了。但是有幾篇古人的作品，能流傳得久遠呢？果然好的，就是「滿城風雨近重陽」一句，可以膾炙人口。你看童謠民歌，也能成爲一般的欣賞啦。

國 藝 之 友

英華彌綉文采允集
騰義飛辭亦有光國

集五心雕龍贊語題

國藝月刊

傅式說



宣揚文化賴羣賢大雅扶輪道力
野巖揭霞章開碧象天垂寶錦蕙
青編冰水墨潤神摩古玉策系冰句
對仙蔚集菁美成國藝刊行海宇
豆觀研

李題

寥士先生之編國藝印布

即此 恭培志是州



寥士先生撰席。迭承惠贈國藝月刊。均已拜登。貴刊揚風挖雅。米擷英華。振起斯文。允推精構。循誦一過。甚佩甚佩。屬題勉集數語。隨函附上。即希嘗存。專此復陳。順頌著祺不一。

弟傅式說拜啓

展讀十園先生主編國藝意有所會戲成七律一章錄呈吟壇捧腹而已

李 蕤

國學陵夷小雅微

敬題

藝壇久嘆賞音稀

國藝月刊印後
寥士先生稿心

月頌鴻著爭先觀

庚辰荷夏

刊花癡瑕尺璧輝

金小黃端履
和杜

一日無書令人俗。三年蕩折畏言兵。不因簿領閉鉛槧。却有丹青伴燭檠。鐘缶蒐羅辨蚪蚪。文章源委別縱橫。津梁後學知公意。應向龍威記姓名。

陳寥士先生主幹國藝敬誦賦謝

帛川 平松

款款高風拓妙文。珠璣拂處似春雲。笑吾疎拙難容和。表此微誠聊贈君。

題國藝封面東坡笠屐圖

帛川 平松

萬斛詞源曠代雄。仙儒不擇益文忠。南荒一笠與雙屐。留得千年達者風。



汪先生庚戌家難實錄序

趙尊嶽

余生不辰。蓋在光緒戊戌。自是而維新之變作。革命之論興。生三歲。值庚子。拳禍大作。動搖國本。于是海內咸知清廷之無可圖存。革命之勢。如火燎原。深中人心。視言維新變法者。為遠勝矣。清廷旋亦知民意攸屬。未易挽回。則昌言立憲。開資政院。設諮議局。冀以俯順輿情。苟延朝命。亦更以利祿緝黨人。事懷柔。有志之士。憤慨遂更深。誓欲以死自責。所以行革命之實。兼勵黨人艱貞之節。疾風勁草。于此得徵。此精衛先生謀炸攝政王之徵向所托也。事隔卅年。情景如昨。猶憶東髮趨廈。側聞先生之語于先君者。意亦稱是。民國五年。先生嘗為書扇頭。寫獄中作梅花五古。謂過寒齋。見瓶梅感憶舊懷。因錄斯作。維誦之餘。彌致神往。頗欲以暇晷。詳扣是案。或謂刑部提牢廳老卒。猶有存者。數度北游。莫由蹤跡。心竊惘然。茲乃于風雨晦明之際。得侍先生政席。復獲讀次溪所著實錄。嗟夫。三十年來。國家興亡絕續之跡。實錄是案為樞紐。時至今日。先生猶奮發蹈厲。起拯垂絕之羣黎。維將亡之國脈。是其志行之恢宏毅勇。抑倍遜于當年之一逞。亦云壯已。逆臆天佑中國。事完之後。次溪必更能以承教于先生者。勤為專集。付諸汗青。則舉國士流。又且莫不盥手而疇之。斯編所輯。案情以外。供詞簡札。屢以詩篇。多為外間所不及見者。非特可以存史料之真。亦更立薄俗之懦。至次溪尊人篁溪先生。以同學之少年。敦編紉之風義。一株棲泊。大德不名。是尤足以樹高節于衰時。固不僅傳遺篇于野獲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伏日。武進趙尊嶽。

歷代兩浙詞人祠堂碑記

王德信

夫文足行遠者。必貞金石之壽。仁能及物者。必式粉榆之圃。故吳郡圖名賢之像。翠墨芳鐫。永嘉隆詩人之祠。赤城廓起。尊芬途之導師。潔荃壇於浮城。俎豆弗替。由來尚矣。杭州西溪。舊有秋雪庵。肇嘉名於眉公。證圓脩於資壽。詞人祠堂。自唐張志和以下詞人。凡著籍兩浙者。咸與崇祀。

。梵隱志勝。靈區留異。年久陟落。過者慨焉。吳興周君夢坡。棲心禪悅。發願熏脩。拓維摩之十笏。揮指華嚴。捨大士之雙林。增輝龍象。更於庵左。別構三楹。額曰歷代兩浙詞人祠堂。自唐張志和以下詞人。凡著籍兩浙者。咸與崇祀。

而游宦所經。流寓所至。以及閩中秀質。方外道流。但屬名家。各分片席。奉玉局以配水仙。虛仙龜而迎白傅。希蹤曩哲。把臂昔賢。用力之勤。可謂至矣。餐勝之歸。可謂博矣。至於微尚所寄。合祀之由。揆其宏旨。可得而言。北山之北。西湖之西。環屏列障。拱揖者七十二峯。重洲小溪。綿延者三十六里。花飛一白。人在畫中。月瀉雙清。舟牽岸上。寥天可接。招老鶴而下之。空波渺然。尋幽人而宛在。則其境寥廓。於詞為近。殘月曉風之候。晨曉夕雁之鄉。水木明瑟。輒孕惠心。潛飛相羊。例盟秋士。有松石間意。竹屋誼凝。作濠濮上觀。濱州笛脆。一庵人外。蕭蕭蘆雪之吟。幾日秋深。落落雨花之韻。則其境蕭閒。於詞尤合。昔樊桐老人。雅思棲隱。垂外弦詩。花邊載月。空桑成戀。尺素爭傳。圖卜居為息壤。供粟主於交蘆。寒泉秋菊。梅鶴同脩。碎瑣叢鈴。尊籥寄慨。心香一瓣。拾精藍之古歡。蕭譜三生。和小紅之妍唱。則於此妥幽靈。奠吟魄。尤足洞鑿騷情。秀昭江國。不僅堂開光碧。足上界之真人。宇煥紺林。結古佛之勝緣已也。夫詞為雅樂。源本風詩。雖歷廿五導其流。猶軒三百洞其變。層臺縵步。高謝風塵。東隣捧心。致護煙墨。末流筮弄。環慧詭誕。草堂蕪矣。小技愧夫蟲雕。花間闕如。大招悲其鶴化。不有君子。嚮標墮緒。夢坡宏此遠謫。自超元解。振宗風而扇靈芬。噫潛米而撼軫絃。逸情雲上。儼扶大雅之輪。喜舉霞軒。屹砥頹波之柱已。或者乃謂建樂公之社。碑勒去思。立朱邑之祠。愛留遺澤。獨在詞場。未聞前例。不知詩築長城。詩摩堅壘。宣隱導蘇。途分轍合。

瓊樓玉宇。子瞻將其忠忱。烟柳斜陽。壽星識為怨語。補大晟之樂府。諸托清真。協琴趣於詩餘。旨歸溫厚。彼夫一語之工。咸均今古。千秋之慕。慨想同時。昌黎之逐東野。有願為雲。李洞之拜閩仙。呼之曰佛。則鑄黃金而鑄夢窗。分白雲而師叔夏。芳蘭秀菊。同標勝夫英華。古崖椒堂。斷樓神於秋社。同為雅人之深致。毋忝前脩之競爽矣。或又謂詞流不以地限。香火因緣。獨在兩浙。豈慎詞奉旨。但有鑑藏可乞。喪事踵脩。端讓蘭亭獨擅乎。不知倚聲之學。王趙宋而始尊。南渡以還。尤流風之遠紹。微雲學士。春水王孫。松風一解。褐禪崇朝。金門小詞。語傳家裏。雕輪畫轂。舉帷而呼內家。斗酒遊肩。渡江而飲豪帥。遂乃簪裾雲合。履其風來。煙波一曲。家放總宜之題。紙闌雙聲。人抱梅邊之謔。有井水處而能歌。作窮塞主而自意。煙霞聘其妍思。山水驚為知己。是知銅號銷金。自集遨頭之侶。軒名搖碧。致多逸響之留。地非人著。人實地傳。開秋聲之館。古調重彈。醒春夢之婆。漢毛式薦。非又極桑梓之敬恭。發湖山之發蘊者哉。祠經始於庚申四月。蒞事於辛酉九秋。蘭棟煙霏。桂游風肅。黃蕉丹荔。香團四照之花。柳賦蘇蒙。音答六時之嘖。四方之士。咸來落成之。禮也。蕙章粗諳減字。得預勝流。高歌水調。學吹絳嶺之笙。散髮天風。遠鼓成律之權。用陳下里之詞。聊代述神之曲。梅花山閣。喜近處士之居。松柏清齋。許謁洞天之主。公茲試奏。悅銅琶鐵板之遙親。詞客有靈。擁黃鶴素雲而來下。

上丁上巳皮解

善以十干狀五教之生長收藏者。其惟漢書律歷志乎。其言曰。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太盛於丁。豐懋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讓任於壬。陳揆於癸。審乎此。然後丁與戊之義乃大明矣。從來稱男子曰丁。稱女子曰口。男子二十曰全丁。晉書范甯傳。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幼童之事矣。

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是男子過二十。血氣太盛。求其象於十干。其度為丁。丁之字。古文作。或作。漢篆作。皆象形也。禮記上丁之日。釋奠於學。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唐書禮樂志。中春中秋。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武成王者。皆以上丁上戊。宋史樂章。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中諧聲。元史祭

祀志。宣聖廟其樂用登歌。其日用春秋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中丁。明清迄今。沿用上下。詩小雅。吉日維戊。戊於日為剛。朱熹注。外事用剛日。宣王田獵。外事也。故日用戊。今祀武廟用上戊。義本於此。然則自周以來。釋奠於學。而用中春中秋之上丁。其義從可見矣。蓋以日干在丁。則備太盛之氣。以備太盛之氣之日。釋奠先師。則人函感是氣。受教傳業。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化成天下矣。

唐蔚芝茹經堂文集序

汪會武

吾鄉陸桴亭先生。窮性命之學。躬遭鼎革。講學於鄉。天下聞風而仰慕。至於今稱之。宋學卒能不絕如縷。至吾朝康乾而極盛者。先生之功也。自致據盛行。其淺焉者。薄宋儒為迂疏。斥明儒為諂陋。桐城姚姬傳先生起而振之。尊義理之學。不廢攻訂之勤。以古文為天下倡。身歿而道益昌。其在京師。贈嘉定錢獻之序言。極論魏晉以後學術異尚。南北乖分。至唐而明示統貫。惜未能有所折衷。宋真儒出。乃得聖人之旨。羣經始有定說。元明守之。故明士大夫。猶能振綱常。守節義。豈非宋儒講學之效哉。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老蘇所謂不近人情者。比比皆是。老友同里唐蔚芝尚書。少宗桴亭之學。服膺宋儒。含咀羣經。疏析條貫。既擢高科。躋顯仕。未能用

其所學。自遭母喪。知天下事不可為。息影錫山。講學以維綱紀。俛思古聖人垂訓先其大者之意。筆之於書。授於其徒。俾學者知所趨嚮。風行海內。士人擔簣負笈從而游者。亦歷有年所矣。門人哀其茹經堂文集。分編付梓。其初編余既得而讀之。今二編行將問世。其文才氣豪放。以視初編之謹嚴。洵不相侔。洵後學之津梁也。比乃貽書屬序曰。同心之言。非若草屨。余少失學。長又奔走四方。孤陋一無心得。而於宋學。未窺其奧。何足以知高文。惟念尚書與桴亭先生同生一鄉。同丁未造。而講學亦同一轍。俛仰三百年間。宋儒之統貫。前有桴亭守其緒。後有姬傳振其衰。今得尚書以振式流俗。俾宋學不至遽墜於地。其功豈淺鮮哉。不徒以立言君子名之也。因書而就正之。丁卯九月。諸弟汪曾武謹序。

張清揚文正清安室詞稿序

何振木

清安道人斷樓心白業。長齋悅禪。檢平日所為詞稿付予。曰。此清揚半生幻中之塵。而夢中之影也。少時賦之。長而未數。每當憂來無倪。託以繁素。停雲延佇。玄覽莫測。嬰

河積年。屢用自悔。病中百字令一闋。略敘微衷。而未盡也。今欲取前塵任影。而滅之消之。轉恐塵壘相續。影影交迷。即離鏡輪。非獨目書。姑留此為塵為影者。取諸本來。盡為

序而存之。予昔居章門。與君論倚聲之學。以為濬源風騷。靜裏諸念都寂。有如朝暉始昇。爽氣來集者。予讀摩詰所無。固令懷。含潔吐芳。可以昭真性焉。君深然斯旨。後三年。君遊地海壘。病况蕭索。詞境一進。踰年南歸。時復有作。君誠有所獨喻矣哉。君詞藪子篋者且年餘。茲乃取選錄繁愁。益以幽咽。君性資絕機敏。萬趣希微。先物而感之。以自江右至海上者為甲稿。自里中至吳中者為乙稿。序亦觸物而悟。大心氣發。潛照內品。去歲游江南。貽予書云。而付之剞劂。噫。物轉轉物。匪跡伊心。作者靈根為不姓矣。此間爐烟窗月。何異前踪。以性境觀之。即湛若無礙。又云。其習未除。我則自惘也。辛酉春古閩何振岱。

詞

滿江紅 汪精衛

一夜秋聲。攪起我愁腸千

結。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燐碧血。魂夢不堪關塞闊。瘡痍漸覺乾坤窄。便劫灰冷盡萬千年。情猶熱。煙欲斂。鍾山赤。雨過後。秦淮碧。似哀江南賦。淚痕重溼。邦殄更無身可贖。時危未許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從頭。無遺力。

滿江紅和雙照樓均。李釋戡

滿目江山。問甚處歡場堪結。春遠矣夏木陰陰。啼鴉猶血。戰骨那知流轉苦。窮途不恨邊疆窄。望從頭收拾有仁賢。肝腸熱。人將盡。東流赤。家何在。夜蟾碧。過往日秦淮

。巢痕煙溼。舊侶誰招魂久斷。勞生未已頭先白。但相從風雨挽漏舟。無餘力。

滿江紅和雙照樓韻 陳獻湖

溽暑蒸人。捩機觸冰心片結。莫忘却四郊多壘。百川成血。寒雁嵌空天險逼。鯨波捲皺輿圖窄。且回頭省識藕風涼。青雲熱。滄海日。雙輪赤。岷源水。三年碧。見谷遷陵變。淚枯衫溼。說禮敦詩明後素。補天浴日搔垂白。又重來勒馬向江南。殫心力。

滿江紅和雙照樓韻 王西神

搔首踟躕。解不盡胸春眉結。但滿目蝸螻囊沸。元黃龍血。玉壘秋深

今古恨。金甌日蹙山河窄。只負螭抗戰尚依然。陣雲熱。肝膽照。向人赤。冰霜淨。後凋碧。仗中流砥柱。東薪起溼。填海心傷魚尾頰。移山志矢烏頭白。待詠歌重和太平春。回天力。

滿江紅再和雙照樓韻 陳獻湖

勝負何常。問誰個民生念結。還可惜別時鮫淚。戰邊龍血。周德雖衰天命在。我躬不閱心情窄。到於今始識舜絃薰。湯肩熱。河朔訊。原田赤。江南路。蘅蕪碧。指急流春逝。夕陽紅濕。苦柏蕭疎生晚翠。湖汀寥落迎秋白。感衰遲尚許共艱難。裏微力。



重訂三字經

程 涓

自序

三字經爲宋末區正叔所撰。前人已考定。凡以此書爲王伯厚作。或以爲黎貞作者。皆無實據。近日新出改訂本。云係章氏炳麟所爲。此書出自宋末。所述十七史。至宋而止。今既增至二十五史。應爲增補。理所當然。而常識大端。酌量補苴一二。亦無不可。惟增訂前人之書。與自著不同。必明於原書宗旨。及行文結構之序。不應任意增刪。致失原書用意之所在。原書以知某數。識某文。爲全書挈綱之語。自三四以次至九。知某數而言也。凡訓蒙以下。承識某文而言也。先通訓詁小學。次以經子史。各述其大略。俾知讀書門徑而已。首孝弟以前。則言父母當教子。子弟不可不知學。經子史以後。則多方引證比較以勉勵之。此原書結構之大意也。今新出之本。於原書命意結構。全未理會。五之下六之上。則忽言十。忽言四五。則次序凌亂。十之下四五之上。忽參以赤道黃道云云。則行文失系。經子史後。雖可增以集部。而賈董韓柳云云。終嫌挂漏。原書不言集部。殆有見於此也。今於數之可附者。以次採入而增補之。可取者亦因仍之。但求文從字順。有益學童耳。不必問今之教育家之贊同與否。及反對歌詠者之理論如何也。

孔子二千四百九十一年即共和二十九年庚辰五月

又按區正叔所撰三字經原本。係三百五十句。明清人增爲三百八十句。章氏改爲五百三十二句。今刪易爲四百二十句。區氏原本。西儒羅愛如氏於一七二一年并四子六經及孝經譯爲西文。久已流傳海外。吾國學童。昔年無不讀三字經者。難新以來。淺學之士。斥爲不合童蒙教科之用。於是學校禁讀。市上幾已絕版。忽忽三十餘年矣。十年前。日本犬養毅在北京孔教大學演說時語余云。吾國民治維新諸老。幾無不讀三字經及四子書者。余幼時所讀之經。至今尙能記憶。童子讀之。最爲相宜云。今年春。前日本同文大學教授清水董三。又爲余言讀三字經之益。彼之祖若父。無不讀之。噫。余固童時熟讀三字經。至今猶能背誦者也。時移世易。感教育之興廢如此。因誌其顛末。而附章氏序於後。以資參考云。

重訂三字經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 苟不教 性乃遷 教之道 貴以專 昔孟母 擇鄰處 子不學 斷機杼 寶燕山 有義方 教五子 名俱揚 養不教 父之過 教不嚴 師之情 子不學 非所宜 幼不學 老何為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學 不知義 為人子 方少時 親師友 習禮儀 香九齡 能溫席 孝於親 所當執 融四歲 能讓梨 弟於長 宜先知 首孝弟 次見聞 知某數 識某文 一而十 十而百 百而千 至萬億 三才者 天地人 三光者 日月星 三黨族 父母妻 三綱者 君臣義 父子親 夫婦順 曰春夏 曰秋冬 此四時 運不窮 曰南北 曰西東 此四方 應乎中 曰江河 曰淮濟 此四瀆 水之紀 曰土農 曰工商 此四民 國之良 曰去入 曰平上 此四聲 宜調暢 曰水火 木金土 此五行 本乎數 曰仁義 禮智信 此五常 不容紊 為岱華 嵩恆衡 此五岳 山之宗 青赤黃 及白黑 此五色 目所識 酸苦甘 及辛鹹 此五味 口所含 宮商角 與徵羽 此五音 耳所取 五倫者 始夫婦 父子先 君臣後 次兄弟 及朋友 三年期 大小功 至總麻 五服終 馬牛羊 雞犬豕 此六畜 人所飼 稻粱菽 麥黍稷 此六穀 人所食 禮樂射 御書數 古六藝 今不具 曰喜怒

曰哀懼 愛惡欲 七情具 匏土革 木石金 絲與竹 乃八音 古九州 今改制 稱行省 二十二 太陽系 九行星 地居三 繞日行 高會祖 父而身 身而子 子而孫 自子孫 至玄會 乃九族 人之倫 十干者 甲至癸 十二支 子至亥 儒教外 有道釋 回與耶 來西域 為學者 必有初 小學終 至四書 論語者 二十篇 羣弟子 記善言 孟子者 七篇是 辨王霸 說仁義 作中庸 乃孔伋 中不偏 庸不易 大學者 傳會子 自修齊 至平治 四書通 孝經熟 如六經 始可讀 易書詩 禮春秋 號六經 當講求 有連山 有歸藏 有周易 三易詳 有典謨 有訓誥 有誓命 書之奧 有國風 有雅頌 號四始 當諷誦 周禮者 著六官 儀禮者 十七篇 大小戴 集禮記 述聖言 禮法備 魯春秋 孔子作 寓褒貶 別善惡 三傳者 有公羊 有左氏 有穀梁 經既明 方讀子 撮其要 記其事 古九流 多亡佚 農兵雜 名法墨 儒家言 有荀揚 道家言 有老莊 經子通 讀諸史 考世系 知終始 自義農 至黃帝 并項譽 在上世 堯舜興 禪尊位 號唐虞 稱二帝 夏有禹 商有湯 周文武 稱三王 夏傳子 家天下 四百載 遷夏社 湯伐夏 國號商 六百載 至紂亡 周武王 始誅紂 八百載 最長久 周共和 始紀年 歷宣幽 遂東遷 周道衰 王綱墜 逞干戈 尚游說

始春秋 終戰國 五霸強 七雄出 贏秦氏 始兼并 傳二世 楚漢爭 高祖興 漢建業 至孝平 王莽篡 光武興 為東漢 四百年 終於獻 魏蜀吳 爭漢鼎 號三國 迄兩晉 宋齊繼 梁陳承 為南朝 都金陵 北元魏 分東西 宇文周 與高齊 迨至隋 一土宇 不再傳 失統緒 唐高祖 起義師 除隋亂 創國基 二十傳 三百載 梁滅之 國乃改 梁唐晉 及漢周 稱五代 亂不休 趙宋興 受周禪 十八傳 南北混 遼與金 皆夷裔 元滅金 絕宋世 蒞中國 兼絕域 九十年 返沙磧 朱元璋 稱大明 紀洪武 都南京 迨成祖 遷宛平 十六世 至崇禎 權闖肆 流寇起 自成入 神器毀 清太祖 興遼東 金之後 受明封 至世祖 乃大同 傳九世 清祚終 凡正史 廿四部 益以清 成廿五 讀史者 考實錄 通古今 若親目 口而誦 心而惟 朝於斯 夕於斯 昔仲尼 師項橐 古聖賢 尚勤學 趙中令 讀魯論 彼既仕 學且勤 披蒲編 削竹簡 彼無書 且知勉 火抄掌 錐刺股 彼不教 自勤苦 如囊螢 如映雪 家雖貧 學不輟 如負薪 如挂角 身雖勞 猶苦卓 蘇明允 二十七 始發憤 讀書籍 彼既老 猶悔遲 爾小生 宜立志 瑩八歲 能詠詩 泌七歲 能賦棋 彼穎悟 人稱奇 爾幼學 當效之 蔡文姬 能辨琴 謝道韞 能詠吟 彼女子 且聰敏 爾男子

當自警。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犬守夜。鷄司晨。苟不學。曷為人。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人遺子。金滿籩。我教子。惟一經。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

附章炳麟重訂三字經序

三字經者。世傳王伯厚所作。其敘歷代廢興。本訖於宋。自遼金以下。則

明清人所續也。其書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諸子。所以啓蒙稚者略備。觀其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校梁人所集千字文。雖字有重複。辭無藻采。其啓人知識。過於急就章與凡將篇之比矣。余觀今學校諸生。或並五經題名。歷朝次第而不能舉。而大學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經義。知史法。其猶使眇者視。跛者履也歟。今欲重理舊常。使人人誦詩

書。窺紀傳。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詒小子者。則今之教科書。固勿如三字經遠甚也。問嘗舉以語人。漸有信者。然諸所舉人事部類。其切者猶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於是重為修訂。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矣。中華民國十七年春季春元日章炳麟

詞

高湯台

汪主席召宴賦呈

潘叔璣

劫火銷冰。仁風解愠。中興詞奏還都。憔悴生靈。夷歌喘息來蘇。陰霾掃去青天露。染山川圖畫模糊。祝先生。行成勾踐。整飭坤輿。樽再醉梁臺月。喚吟邊俊侶。笑語都俞。指點滄桑。精禽填海心瘡。安危此日肩挑起。算平生不作潛夫。願同舟共濟艱虞。早息荏苒。

前調

和榆生秦淮水榭書所見

潘叔璣

美目流波。華鬢彈膩。鳳笙龍管方諧。一霎滄桑。歌聲泛

出秦淮。明珠冒笑宜清夜。願君心長繫儂懷。莫多猜。朱雀西飛。紫燕重來。酒酣不辨悲歡否。任魂牽蝶夢。魄結珠胎。峽雨迷離。難禁宋玉狂骸。寒潮捲盡春燈影。祇籠沙寶鏡奩開。愼安排。水閣焚香。雪臂攜釵。

虞美人

題研山作華月簾消夏圖

葉遐庵

蓮華世界。環空碧。渾似鷗波宅。調冰殺粉助清明。不信人間猶有俗塵侵。家山咫尺今何處。離合驚風雨。劫灰平地幾樓台。愁見鸞花偏旁戰場開。

俞曲園先生年譜 (二)

徐 澂 撰 秋 謹 輯

咸豐十一年(辛酉)四十一歲。春先生於上虞令胡堯戴處假得學海堂經解半部，讀之。俄聞山寇將至，先生又移居外槎浦村，村臨曹娥江，後負大海，先生賃小樓三間以居，入夜四望，每見烽火燭天。秋上虞失守，胡令死之。先生以槎浦亦不可居，乃坐牛車走海濱，棲於艸舍，旋復間關走甯波，附輪抵上海，賃一舟，於黃浦江中度歲。

清穆宗同治元年(壬戌)四十二歲。先生以洪楊之亂，流離遷徙，靡有定居，乃由海道至天津。時天津知府潘偉如(蔚)，為先生故人，遂流寓其地；惟生計甚窘，恃借貸以給，夏，天津多疫，先生鼓門不出，因寫定兒管錄四卷。先生兄壬甫，以舉行恩科鄉試，充同考官，得士十三人，解首王彬與焉。

同治二年(癸亥)四十三歲。先生著書天津。

同治三年(甲子)四十四歲。春，先生次女子歸許氏，親送入都。秋，先生為長子娶婦於樊氏。八月，李世賢陷漳州，先生兄壬甫募勇四千八以備。冬，先生命次子就姻於姚氏。歸安吳平齋(雲)遷寓吳門，與先生所居相望，時相過從，共稽經史。先生所著羣經平議成。凡周易六卷，尚書四卷，周書一卷，毛詩四卷，周禮二卷，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一卷，儀禮二卷，太戴禮二卷，小戴禮記四卷，春秋公羊一卷，穀梁傳一卷，左氏傳三卷，春秋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雅二卷，凡三十五卷，係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諸子平議，亦成大半。天津張少嚴(汝霖)取先生所著羣經平議中世室重屋明堂一卷刻之。崇地山(厚)侍郎以

通商大臣駐天津，請先生任修天津府志；以乏經費，無任採訪者，先生僅就故書中鈔撮，未竟其事。

同治四年(乙丑)四十五歲。李少荃(鴻章)撫蘇，兼攝兩江總督，薦先生主蘇州紫陽書院講席，昔書院燬於兵火，猶未建復，假黃鸝坊吳氏巨屋內為之。先生自津抵蘇，即移眷寓院中。時馮林一(桂芬)亦主正誼講席，時相過從。五月，清軍收復漳州諸縣，總督左率高(宗棠)彙保歷年文武官弁；先生兄壬甫，以功賜加道銜，調充鄉試內收掌官，試畢，補福州海防同知。冬，蔣蕪泉(益澧)撫部於杭州，出錢百萬，願為先生著述任剞劂之費。是歲先生同年孫琴西(衣言)適亦主講杭州紫陽書院，一時有庚戌兩紫陽之目。朱伯華(福榮)戴子高(望)至吳門訪先生，各贈以詩。

同治五年(丙寅)四十六歲。二月二十日，紫陽書院開課，中丞以下官吏咸集。蔣蕪泉鳩集衆工，登羣經平議全書於板。蘇松太道應敏齋(寶時)延先生主修上海縣志，設局上海南園。杜筱舫(文瀾)觀察，為先生刻成賓萌外集三卷，皆駢儷之文，並序其端。先生兄壬甫，署漳州雲霄同知，旋調充鄉試內監試官。

同治六年(丁卯)四十七歲。春，羣經平議全書刻成，董理其事者，為劉笏堂(汝璆)丁松生，(丙)任校讎者為高伯平(均儒)。先生銳意續撰諸子平議。正月二十一日，先生赴上海，微雨，泊唯亭，於舟中成列子平議一卷。五月，先生自上海乘輪至金陵，謁座師會滌生，宿督署中，會招李雨亭王曉蓮龐省三件先生謀集妙相菴，作竟日游。將歸，

會公又與同游玄武湖賞荷。先生返蘇，仍主講紫陽書院；院中人文甚盛，吳清卿（大澂）張幼樵（佩綸）陸鳳石（潤庠）皆列門牆。冬，先生以儀伯公靈柩尚浮厝德清，乃偕姚夫人回鄉，治葬於金鵝山之原，以前母蔡慈兩太夫人附焉。泊舟德清西門外者一月。吳縣知縣唐翰題重建飲馬橋關帝廟，先生為撰碑記。

同治七年（戊辰）四十八歲 先生受浙撫馬穀三（新貽）之聘辭紫陽書院講席，赴杭任詒經精舍主講。先生眷屬自紫陽書院移居大倉前。二月十五日先生於詒經精舍開課。三月，先生次子婦舉一男（陞雲），以其生於辰年故小名阿龍。閏四月，會滌生以大閱來蘇，過先生寓，同游木瀆，登天平香山而望太湖。九月，與姚夫人同游西湖，住詒經精舍之第一樓。十月中，湘鄉楊昌濬為先生刊春在堂詩編八卷成。先生是年撰成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先生兄壬甫赴福防同知任。

同治八年（己巳）四十九歲 春，尚書彭雪琴（玉麐）至杭就醫，假詒經精舍養病，與先生一見如故，遂訂交。江甯蘇州杭州武昌四書局，有會刻二十四史之舉，先生與其事。先生撰成湖樓筆談七卷。四月，先生以事至紹興，謁禹陵，登南鎮之香爐峯。先生欲遷杭州，而覓屋皆不當意，乃於蘇州賃馬醫科巷潘氏屋居之。六月初三日，為姚夫人五十壽辰，稱慶祝者頗眾。天氣新晴，笙歌小作，先生顧而樂之。潘少梅以「西湖長」小印一方贈先生。（高伯平均儒卒）

同治九年（庚申）五十歲 正月，先生航海至閩省，視太夫人起居時；寓兄壬甫福防同知官署，留一月方歸。先生在閩，與兄壬甫言閩越王無諸廟配享四人，皆無效，擬易以繇君丑，繇王居股，越衍侯吳陽，越建成侯敖。春，寶應王補帆（凱泰）校刊先生所著賓萌集成，並序其端。書凡五卷

，一論篇，二說篇，三釋篇，四議篇，五雜篇，以類相從，蓋仿晏子春秋之例。五月，先生游西溪。夏間，先生於蘇寓大病，兩月餘始愈。浙江鄉試，詒經精舍肄業諸生，中式者十九人；又有三人，以優行貢成均，鎮海宰官于即波（萬川）纂修縣志成，懼體例未當，將全稿寄吳門，求先生審定。先生編定春在堂詞錄三卷。潘偉如李眉生（鴻齋）吳平齋（雲）等九人，贖資為先生刻諸子平議成。是書係先生繼王氏讀書雜誌而作。凡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莊子三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董子春秋繁露二卷，賈子二卷，淮南內經四卷，揚子太玄經一卷，揚子法定二卷，凡三十五卷。八月，先生兄壬甫升授補授福甯府同知。十二月二日，先生誕辰，乘舟至梁溪，欲游惠山，因風未果，有詩述懷，寄會滌生彭雪琴，後兩日，得長子紹萊書，知奉檄攝大名府同知。會滌生六十誕辰，先生撰壽序以賀。（馬穀三新貽卒）

同治十年（辛未）五十一歲 春，先生所著第一樓叢書刻成。會滌生又以大閱至蘇，贈詩先生，吳縣潘濟之（祖謙）和甫，（祖均）昆弟，皆從先生學詩賦；是年，以先生所著春在堂雜文二卷，付之剞劂。十月先生嫂孫夫人卒於閩中。同治十一年（壬申）五十二歲 春，先生自錢塘江溯流而上，由金華處州温州至福甯，省視太夫人及兄壬甫；此行往返，凡得雜詩五十首，並撰閩行日記一卷。先生於福甯攜歸祖父南莊公四書評本一部，以堪作家塾善本，因手自寫定，恩竹樵（錫）應敏齋杜筱舫為醴贊刊刻。先生撰太上感應篇讚義二卷成。李少荃五十誕辰，先生撰壽序以賀，張子青（之萬）開府三吳，駐節拙政園，詢先生以斯園掌故，乃作長歌貽之。（會滌生國藩卒）

同治十二年（癸酉）五十三歲 三月，彭雪琴築退省庵於西湖；楊石泉中丞招彭公與先生作雲樓九溪十八澗之游。先生在西湖，忽得兄壬甫病歿福甯之訃，即水陸兼程赴閩，料理喪事畢，遂奉太夫人返吳下寓廬。先生長子紹萊，以道銜為先生請二品封。冬先生送兄嫂之柩，至樂清原籍。（戴子高望卒）

同治十三年（甲戌）五十四歲 閱撫王補帆與先生為兒女親家，春間入都述聽，道出吳下，先生宴之春在堂。姚太夫人至蘇後，以屋小謀遷徙，先生買馬醫科巷潘姓廢地，創立宅舍，構屋三十餘楹，築「樂知」「春在」兩堂，旁有餘地如曲尺，乃疊石鑿池，雜栽花木，顏曰曲園，李少荃恩竹樵顧子山（文彬）皆助以賞，徐花農並為繪曲園圖，夏，先生自武林歸，聞馮林一之訃。川督吳仲宣學使張香濤（之洞）致書先生，請入蜀主講受經書院；先生以奉母居，未赴。秋，浙江書局謀刻諸子，先生以嘉慶重鐫本十子全書貽浙撫楊石泉選刻之。先生為感旭人（康）撰留園記。

清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五十五歲 四月，先生新屋落成，十九日遷入，門懸李少荃所題榜曰「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吳縣雷甘溪（浚）訪先生於春在堂，出所著說文外篇十五卷相商討。姚太夫人年九十，於七月十二日舉觴稱慶，吳下諸賢暨中丞下官吏咸集。先生親家王補帆，以闡撫出巡台灣，感疾歸，卒於任。先生哭之以詩，並為撰神道碑。

光緒二年（丙子）五十六歲 先生兄子祖綏舉於鄉。先生長子紹萊補北運河同知。馮竹儒（浚光）觀察，於上海設求知書院，延先生總其事，先生力辭未赴。季秋，先生自吳至西湖訪經精舍，舟中讀法苑珠林，刺取其事成連珠一百八首，為梵珠一卷。李黼堂（桓）以湖南永順所出鳳灘石製

贈先生，銘曰「曲園著書之硯」。

光緒三年（丁丑）五十七歲 春，先生自杭繞道菱湖至龍湖書院參觀；院中有泉石，風景頗勝。彭雪琴尚書自浙出巡長江，過蘇，先生攜孫陸雲出見；時甫十齡，彭公一見屬意，以漢玉一枚相贈，旋由勒少仲（方錡）中丞為媒，以長孫女，見貞（字素華）許配陸雲。先生哀錄良宦易說，達齋書說，達齋詩說，達齋春秋論，達齋叢說，荀子詩說，何劭公論語義，士昏記對席圖，樂記異文攷，生霸死霸攷，春秋歲星攷，卦氣直日攷，七十二候攷，左傳古本分年攷，春秋人名地名對，劭易補原，讀韓詩外傳，讀吳越春秋，讀絕書，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致吳，說項，正毛，評袁，通李，議郎，訂胡，日知錄小箋，芥子，小繁露，韻雅，小浮梅閒話，續五九枝譚，開行日記，吳中唱和詩，梵珠，百空曲，十二月花神議，銀瓶徵，吳絳雪年譜，五行占，集千字文詩，隱書，老圃，為曲園雜纂五十卷，恩竹樵卒，先生哭之以詩，述其平生。翁叔平（同龢）以著艸五十莖，寄贈先生。

漢羅門引 何嘉顥

敬題 楮副院長為太夫人寫經冊子
華嚴彈指。鸞經應海換紅桑。旃檀頂
禮空王。優鉢羅化燧影。翠墨闕金幢
。有天龍呵護。湧現靈光。 人天渺
茫。念母耿耿風長。更惱淞瀟濁世。
夢證黃梁。思親涕淚。染貝葉。疊在
寫經牀。雲樹永。蒼雪浪浪。

陳可園先生年譜 (四)

東莞張江裁輯

十九日先生宿明光集。明太祖所生地也。以生時有火光故名。二十日宿澗溪。山路崎嶇。頗倦登陟。二十日抵盱寓。先生有詩曰。言入盱山境。心急捨車歸。徒行二三里。倏已到柴扉。高堂聞我至。喜極淚還揮。妹爲調羹飯。弟解牽征衣。各訴流離况。情話兩依依。感茲骨肉恩。深悔蹈危機。去年炎暑天。蓮月隄下醉。今年尋舊遊。處處皆能記。叩門訪故人。相見還相慰。讀我囊中詩。知我客中事。時勢任摧殘。未減狂奴氣。料理舊芒屨。湖山結新契。五月五日先生與焦芝園遊都天廟。廟在盱山之巔。高朗清幽。薄暮下山。即聞風陽陷矣。先生有詩曰。憶自蒼黃出走時。戎樓雲暗暮笳遲。道途轉徙心常怯。書籍拋殘亂可知。未息風波仍迭起。將頽廬宇孰能支。爲經數載萍蹤寄。不是鄉園也淚垂。初八日全家渡洪澤湖過龜山。山在湖中。上有大寺。神禹鎮巫支祁處也。遙望之。屋多圯敗。先生有詩曰。鐘聲杳靄白雲間。疊嶂層巒不可攀。避亂悠悠遊興減。隨潮經過古龜山。是晚泊蔣壩換舟。停五日乃行。十五日泊黎城守風。三月十九日泊寶應北關。先生有詩曰。干戈如蠅起。何處足容吾。市口人聲雜。波心月影孤。送窮偏作客。世亂恥爲儒。欲把魚竿隱。憑誰乞鏡湖。二十日至汜水。二十一日泛小舟至南趙莊。先生有詩曰。扁舟一葉逐輕波。夾岸人家總近河。村徑陰濃垂柳合。溪流曲折小橋多。頻年亂世干戈警。何處先生安樂窩。好入武陵仙洞去。桃花深處掛漁蓑。先生自癸丑至今。所積詩文漸成卷軸。今夏避亂匆匆。遺失略盡。先生有詩寄

慨。詩曰。過眼滄桑又一場。頻年擗管爲誰忙。敢云文被六丁取。只爲山無二酉藏。李賀心原可惜。張儀舌亦何妨。迂儒事業鈔胥筆。再注蟲魚補舊囊。春撫賊由六安州出犯壽州。粵賊渡江。寇滁州。南北交警。四月撫賊至臨淮北岸。官兵退守淮河南。五月初。賊陷風陽。八月慧星見。其長竟天。是歲江南之師。掘長壕以困賊。

咸豐九年己未先生二十三歲

正月鳳陽賊張濬有就撫之意。先生有詩記之。詩曰。妙算何須七縱禽。招安爵賞重懸金。狄青正奪崑崙日。唐賽先懷歸附心。(上元日賊妻柳詣勝營定議)。猛虎出山猶有勢。飛鷄食甚欲懷音。元戎上策無逾此。寂寂軍門畫角沈。三月先生大妹于歸周氏。先生有詩送之。詩曰。桃花灼灼映朝暉。簫鼓聲中擁彩軒。相贈翩翩無竹筍。此行好爲濯蘋繁。道南公瑾居同宅。徐北豐村世結婚。莫爲別觀頻灑淚。兩家俱可奉晨昏。左芬生小習閨儀。酒譜茶經熟讀時。此日催妝剛送汝。當年識字忝爲師。暗窗戴仿簪花格。香閣閒繙詠絮詩。休把聰明傲夫婿。郎君才調我深知。夏日遊寶應渣口寺。寺在南趙莊西三里許。唐時刹也。九月十一日先生續娶寶應汜水趙氏。先生有催妝詩曰。徧覓鸞膠續鳳絃。恩恩七載走風烟。感卿一盞胡麻飯。留我桃源住幾年。秋高懶聽鹿鳴歌。聊取瑤琴月下和。也算錦標今夕奪。逢人都說小登科。是年江蘇借浙開舉行鄉試。先生以祖母病篤未赴。十二月先生祖母李太夫人卒。

咸豐十年庚申先生二十四歲

春撫賊巢陷清江浦。實應大震。江南師潰。粵賊破蘇杭。三月先生有感江南事詩三首。詩曰江南糜爛不堪思。都護今番又潰師。城立頓兵終必敗。營中乏食斷難支。勒平空有交驩意。漢賊從無兩立時。只爲局中先著失。無端輸卻一盤棋。句曲山高峙半空。三軍餉道此間通。爪牙豈料全無備。腹背從知總受攻。差喜魚忙能漏網。休矜馬快善趨風。連營百里皆焚盡。枉說三年戰伐功。誰知此賊太狡猾。千里馳驅大戰場。宗弼才看趨廣德。令贊又復救南唐。(賊陷廣德趨杭州。還破句溧以救城賊)。城中困獸猶能鬪。封外貪狼更莫當。一帶長濠圍不住。念家山唱月荒涼。先生又作哀江南曲曰。江南與區難比附。大都小邑紛無數。就中財賦誰最多。蘇州遙接杭州路。憶昔金陵初陷城。風聲鶴唳幾回驚。半壁依然郭郭在。六年不見烟塵生。傳烽未到羣相慶。繁華更比當時盛。鈴轅聽鼓五千官。版籍列名十萬姓。大道通衢處處同。車如流水馬如龍。金錢比屋經商市。閭閻連雲土木功。台閣玲瓏山水好。鎮日冶遊看不了。瀛海樓觀八月濤。武邱路踏三春草。拾翠尋芳入狹斜。吳娃越豔幾人家。筵間舞愛雙垂手。陌上花迎七寶車。何處哀絲兼素竹。梨園子弟顏如玉。七尺靴能開戰場。兩行畫燭調清曲。莫言勝地太歡娛。賴此東南富厚區。下爲大軍籌餉食。上供天府轉糧儲。其間施予亦慨慷。流民多少資培養。郊原蕞德免鴻嗷。(蘇州設難民局。林院借人張虎榜。(己未科江南借浙開鄉試。慣誇文物與聲明。咫尺屯營正戰爭。豈似偷安爲得計。維何絕口不談兵。都護上游開幕府。壕成萬里守門戶。軍令中宵肅鶴

鶴。河山指日收龍虎。共恃長城不復憂。臨安那料破金甌。一方劫慘紅羊度。二月霜高白雁秋。(二月二十七日廣德賊犯杭州。錢唐江上塵氛擾。茂苑城頭防禦少。唇亡方慮輔車寒。眼穿恰喜援兵到。(提督張玉良由蘇援杭。敵入狡獪暫逃歸。裨將魏峨且駐師。列郡分防難弛備。督師根本突遭危。(賊規知南營兵動由廣德回撲金陵)。征雲慘淡風早怒。建康自徹東山戍。要途連失五堅城。潰卒誰憐九節度。白草黃沙古戰場。大星夜隕耿光芒。城亡殉節嗟余闕。(徐中丞死蘇州。事急捐生恨嗣昌。(督師和春死於浙壘)。網張四面魚難漏。誰敢挺戈猶格鬪。果然天地盡摧搶。浪說乾坤同錦繡。生靈如奈被虔劉。子女質財定徧搜。燕雀頻年棲幕樂。鹿麋一旦上台遊。(四月十五日蘇州失守。去秋我若武林去。山川城邑猶如故。吳江東下溯江波。一路風光恣盼顧。今日茫茫悔已遲。好遊真是負心期。半年事倏同冰解。大廈頽難仗木支。滄桑變幻原天意。乾淨幾無一塊地。流離困苦不須論。定似金陵初陷事。殺氣連天掃不開。側身遠望強登台。劍池烟月西湖水。併作江南一段哀。先生自鳳陽出走以來。書篋盡失。無可瀏覽。惟日吟雜詩以自娛。秋英夷犯京師。文皇帝北狩。降盜薛小擾高郵敗遁去。大水運堤幾決。冬英夷師進。是歲先生貧甚。日食雜以豆粥。先生有自述詩。詩曰。人生苦爲百年計。終朝鬱鬱營財利。運命難同造化事。那能事事如吾意。執鞭自苦不可求。况復生當亂離世。朝爲富室暮貧兒。今日不知明日事。縱使黃金白銀高如山。保守終身實不易。感此茫茫百不思。飽煖飢寒總聽之。天既生我任天爲。



地 學 簡 明 (四)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直至將及結作。必要再起高峯。迥然聳拔。超異衆山。謂之少祖。自此少祖山下。或起或伏。或大或小。或直或曲。但以玄湖頂後一節之星。名曰父母。父母之下。落脈處爲胎。如稟受父母之血脈爲胎也。其下未氣處爲息。如母之懷胎養息也。再起星面玄湖頂爲孕。如胎之男女。有頭面形體也。融結穴處爲育。如子之成。出胎而育也。自少祖山至此。最關緊要。須是合諸吉格。秉氣清切。護衛周密。乃以爲吉。諸家喋喋之論。總不必拘。無非顯其尊卑有序。大小有倫。自高落下。自粗變細。自老抽嫩。星辰之生剋不逆。撓棹之長短合法。則得祖宗父母胎息孕育之妙。乃有生氣融結。而鍾靈毓秀。造化存焉。依法葬之。福應如響。其或祖宗當高而反低。當大而反小。胎息當細而反粗。當嫩而反老。此則尊卑失序。大小無倫。凶所集。不可下也。

山爲緊切。審其龍勢。若有起有伏。逶迤走弄。活動棲閃。而頭面端正。星峯秀麗。枝脚隨身。及有落穿傳變。台屏帳蓋。走馬軍珠蘆鞭。王字、个字、之字、拋梭、展翅、飛蛾、種種貴格。而隨從之山。及本身枝脚。又起峯巒。如倉、如庫、如旗、如鼓、如天馬、貴人、笏、印、金箱、寶劍、文官、武庫、天乙、太乙等形以夾送之。此爲真來此處融結。是我們所用。親切無疑。以其在近穴數節間也。似此之地。結作真力量大。發福速。若少祖至近穴節內。並無吉星。不合諸格。或懶緩懦弱。死硬臃腫。粗惡直長。無枝脚。或枝脚拖拽。散亂尖利。而成鬼劫。任是龍虎、明堂、朝案件件皆美。奈何坐下無龍。真氣不鍾。諸般美利。種種成空。切不可認少祖以上之龍。特達可愛。而信庸師之言。謂遠龍奇好。必後代有貴。但初代不吉。怨近慕遠。希圖後代之富貴。而誤下偽地。反消己福。不知千里來龍看到頭。若到頭近穴處。龍既不好。其遠處雖有好龍。不能受用。或別有結

作。而此山必是正結之奴從。尤須檢點。再去審其少祖分行之處。某枝委是正龍受穴之山。若是真龍。自然尊貴特異。宜於此山。追尋正穴。必有真結。故審龍之要。必於入首近穴數節內爲緊。譬如人之遠祖。雖爲王侯顯貴。已在數十代之前。至於其祖父貧困無脚。遂爲賤役。及其身益伶仃不振。則其遠祖之王侯顯貴。安能庇及數十代後之子孫哉。遠祖雖或貧困。至祖父而崛起爲王侯顯宦。則其一二代之子孫。或受蔭爲官。或資產巨富。必能藉其餘澤。以享富貴。遠祖雖貧。何害焉。此好龍所以欲其近穴。而遠龍雖美。不可恃也。大凡觀龍美惡及諸貴格。於少祖山以下審之。合吉則吉。類凶則凶。禍福親切。不差毫末也。

(十二) 辨龍

龍有主從。有美惡。苟無術以鑒別之。則吉凶莫定。故必於其出身處以原其所始。於剝換處以察其所變。於過峽處以審其所度。於撓棹護送處以觀其貴

(戊)龍入首 未論千里來龍。且看到頭融結。故凡觀龍之美惡。及諸般龍格。只於入首穴後二三節內。以至少祖

賤美惡。則龍之真偽吉凶判然矣。

(甲) 出身 龍之出身。乃祖山發脈。離祖分行處也。吉者或橫開關帳。而穿心出脈。或連起數峯。而聳拔不凡。或五星聚講。或七政連班。正穿正出。中起中落。夾護拱照。氣象軒昂。枝葉蕃衍。步驟活動。其非吉者龍無星曜。低低前去。瘦弱萎靡。不起不伏。不活動擺擱。然又不可拘。固有前出不美而後復變吉者。亦有前出雖吉而後却變凶者。

(乙) 開障 發揮曰。大凡開障穿心。須是傍起兩肩。末如弓梢。肩如人肩。梢如弓有梢。橫鋪闊遠。始為正穿心。其闊者或十數里或五六里。狹者一二里或一望之遠。方為正穿心。三五丈間。不足謂之正穿心。不過為中心正出之龍耳。但開障穿心不多見。間見三五節。或止一二節。只須傳變不雜。氣脈不散漫。障中而行。或之立飛走。或拋梭鼻鞭。或蜂腰鶴膝。或鸞鳳飛翔。或蛇回蟬蛻。或登梯降階。不一而足。但要龍真脈的。皆為吉地。不必全泥穿心。又有一種穿心。梢頭又起員峯高峻豐厚者。自帶倉庫隨行也。主大富感。又有一種開障之後。絲線穿出特立秀峯者。障內貴人也。主大尊貴。又有一種開障

之後。兩腋特起員峯。不與本身聯屬。兩旁高聳端正。此暗庫星也。主富感。愛妾寵姬。自收典質之狀。然此等龍極為希罕。又有一種胎息偏傷。中間或有開障穿心。或一二節氣旺者。及至穿出處。或分枝柯散亂。或為斷絕空亡。終不融結。此為假龍穿心也。然何以辨之。蓋從宗以來。已覺偏斜醜陋。此可見一也。穿出之後。又復緩漫散亂。此可見二也。入穴之際。無神無氣。臃腫昂雄。輕重不等。收拾不勻。堂為毀碎。朝應無情。此可見三也。

廖氏曰。龍開障而出者。最為有力。金水腦為上。水星次之。要形如障幙。而角分明。有帶下垂方是。中出者為上。兩角出者次之。巨石在左為天關。在右為地軸。形類龜蛇串珠印劍等格尤妙。得此護脈方可。如無得障角遮護過亦可。

(丙) 剝換 剝換者。變化也。龍之形體。自老變嫩。自粗變細。自凶變吉。皆造化之妙。如金星發祖。博出水星。水星又博木星。木星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之類。迢迢生峯。節節合格。是為富貴之地。若遇相尅。貴有救星。如金根行龍。木星作穴。金尅木本凶。左右得火星以制之。或得水星是以助之。

亦為吉也。九星之變。只取貪巨武輔弼五者為吉。謂其體勢端正。頭面光彩。尖則清秀。員則肥滿。方則平正。故吉。而又廉祿破四者為凶。以其體勢欹斜。頭面臃腫。峻嶒竄險。惡石嶮巖故爾。此五星九星剝變吉凶之大概也。凡遠祖高峯。是吉星發龍。却跌斷過脈。退一換骨。變出吉星。作少祖星而結穴者。皮亦為美地。若後龍節節是吉星。中間二節吉凶不明者。只小凶而已。若遠祖是吉星。而剝出凶星。作少祖山結穴者。乃為凶地。不可下也。後龍節節是凶星。只退換入都一二節是吉星結穴。而葬者亦得一二代發福。駁到凶星。即主禍敗。後龍節節是吉星。只入首結穴一節是凶星。若穴情好。初代雖見退還。至二三代剝到吉處。却又發福久遠矣。此又剝換星體吉凶。觀前後節數。占年代。驗禍福之大概也。若其起祖迢迢。行至入穴。全無跌斷過峽。則是無變化。必無融結。縱有形穴。龍虎案對明。望諸般合法。而龍無剝變。無脫卸。氣不清。脈不真。徒有殺氣凶惡。及花假之地。發揮云。龍無傳變穿落。則無造化。不經退卸。則無秀氣。雖有奔走之勢。擺擱之形。亦為偽龍。多是奴從之山。不必尋穴。

文學與宗教 (續)

淳

(3) 原始文學，是野蠻社會的人們感情流露的粗製品，恰和其他品物一樣，粗糙、單調、幼稚、鄙陋、沒有經過雕琢與洗鍊。好像雜了石頭和其他礦物的金與玉，雖是價值寶貴，却總是未經加工的一塊石頭吧了！自音樂與詩歌的結合，詩歌的質素起了絕大的變化。音樂原是无字的詩，也是人類真情流露的自然產物，不過前者是藉文字符號表現，後者是藉樂器的配合表現。音樂的力量，是直接感動心弦的，不必經過理智的路徑，便能令感情興奮，而起共鳴作用。音樂的缺點，是它靜止後，作用即不復存在。詩歌能用文字紀錄下來，自是一種進步，但未經過音樂的洗禮，決不能視為發育完備的藝術。音樂好像是原始詩歌的熔爐，將原始型的詩歌，淘冶洗鍊，使它達到更為精粹的境界，予以新鮮活潑直接描寫感情活動的手段。詩歌雖以文字紀錄下來，但他的手段還是間接的，詩歌而音樂化，便足稱彌補文字一半的缺憾。它的效用，更為直接，不必迂迴曲折，透過理智，喚起記憶而發生作用了。因音節的抑揚波動，與韻律的參差互用，與人類心靈波動的感應，極為適合，若更助以文字的記憶，則詩歌的情意表露無遺，能愈令心靈搖蕩了。故詩歌的音樂化，確是一種進步。這種進步的起點，是從詩歌與音樂結合所產生。因音樂有節奏、韻律、格調、多種的變化，便同樣引起詩歌內容產生這種新的質素，以求適應，與音樂配合。努力於此項工作的收穫者，首推宗教的僧侶們。古代詩歌，多是頌神的樂章，全出於僧侶們的手筆，用於祭祀時，配上音樂演奏的。前面所說詩經的雅頌與楚辭的九歌，正是此類的代表作。後來詩歌與音樂雖重復分開，而詩歌的質素已完全音樂化，直到今日，詩歌很難擺脫韻律的束縛。蓋兩者相依為命，已有很久的年代，很難劃分了。

(4) 詩歌決不同說理的散文，他需要長言永嘆，以發揮感情。感情的波動，是參差錯落的，是反覆低昂的。詩歌描寫感情在波動的藝術，它的格調，需要與感情的動作一致，它的使命，不是在坦率的解釋與說明，而是將感情的波動，怎樣描寫與表現。故關雎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是詩歌的很好註腳。頌神的詩歌雖是宗教產物，但也非有所承襲的模仿品。高尚的宗教情操本來存在人類心坎中，這種景仰的意念，好像赤子景仰自己敬愛的父母那一種真摯的倫理觀念一樣。在半開化的社會，確是充滿了這種敬愛的心理。而為浸漬於近代文化的現代人，很難領會的。故讚頌神祇的詩歌正足反映當時羣衆心理對宗教的態度。當僧侶們，或者說道地點太師、太史、太祝們，制作頌、雅、的樂章時，一是須注意實際的效用，即須顧及祭祀儀式的動作全程，需演奏樂章與舞蹈，以娛神悅人。故祭祀的場合，除了宗教色彩外，無異民衆歌舞、音樂、的大會。樂章的長短，須使之適中，方合實際的效用。過於短促，便不能發揮敬虔、愉悅、的意思，過於延長，反沒有緊奏的好處，變了漫冗平板，沒有變化。但是他們很能理解這種長短的利害。創製一種特別章法，以求適應實際的運用。每一闕，其結構自為起迄，集數闕而成一章。數闕音階的組織是相同的，也許微有變化。數闕不同組織，是例外的一章不過三四闕，至五六闕，最多不過八闕，不分闕是例外的。換言之，即數闕的音階組織相同，首尾略具變化，而是循環

反覆演奏，實際的效果，即可顧及。二是迎合感情的波動，不彈憚再三再四的反覆謳吟，以符合詩歌長言詠嘆的特質。詩經裏面通是這種體裁與格式。只有周頌，因為是舞歌，須與舞蹈的動作諧叶，一字包括許多音階在內，全章演奏也廢了許多時間，便無須反覆謳吟了。南方的楚辭，須沒有反覆吟誦的格調，然這是它的優點之一，他是較進步的產品，他的產生在較後的時期，當時周代的禮樂已完全崩潰。楚辭是以巫音為主的，所用以伴奏的樂器，自然與周的詩樂兩樣，樂器不同，體裁也隨而不同。它的特點，即每章之後，有亂的一闕以結束全章。到亂的一闕時，便五音繁會，衆聲合倡。在九歌中，禮魂是每篇之亂。（九歌的排列如下：（1）東皇太一，（2）雲中君，（3）湘君，湘夫人，（4）大司命，（5）少司命，（6）東君，（7）河伯，（8）山鬼，（9）國殤），魂字，也許是伸字之誤。這代表南北兩地的頌神詩歌，各自保持其特色。適合於情緒的發揮，與描寫的展拓。給與後人以偉大創作的正確示範。這體例的創作，却是導源於宗教。

（5）宗教最重是祀神的節日，祀神的節日，必有樂章舞蹈以愉悅人神。雖處於現代社會裏人事日趨於繁忙，而流行各地的宗教，每年還舉行許多節日，則古代宗教節日之頻數可推想而知。宗教具有全面統馭的力量，人們對於宗教節日的聚習，無形中施行一種集團訓練。節日參與的樂隊與歌唱隊，是會受詩歌與音樂的訓練的，人們因繼續參與這種節禮，無異日夕受詩歌音樂的訓練。當這種場合的氛圍，充溢着音樂與歌唱的諧悅，愉快的氣息，使神與人的咄咄交織成一片。人們陶醉着模仿舞蹈的動作，參加樂章的合唱，玩味詩歌內容的章句，不知不覺養成愛好詩歌的習慣。平常感物觸興，便會聯想當日詩歌的韻節章句，也便吟誦起來了。試觀春秋前後，無人不能詩歌。朝廷會饗與燕飲，士大夫的鄉飲，奏樂之外各人賦詩。當時賦詩，與今日文人謙會出題作詩的風氣，絕不相類，只是歌唱當日時髦的歌曲吧了。孔子教育門弟子，音樂與詩歌，佔了很重要的科目。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許多弟子，懂得詩樂的。子貢問師乙說：自己應當怎樣學習唱歌，孔子欣然稱許他說：以後很可以和他談詩。子游當武城縣長，教民絃歌，孔子聽了很覺開心。孔子問弟子各人懷抱，會點說自己喜歡當春天時到郊外唱歌作樂，孔子便不覺說自己的心理也像他一樣。其餘如原憲、曾參、都能歌。論語裏說孔子歌唱，的不知凡幾。而三百篇的風體，大抵是閭巷細民，勞人思婦抒寫情緒的作品，便可見詩歌當日流行之普遍了。這種風氣，流行至戰國及秦末漢初。孟子說：「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史記載，荆軻入關刺秦王，燕太子丹和賓客送他到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至於流行南楚的巫音也和北方一樣風氣，人們謳吟，很爲普遍。楚辭後語說：「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止』。又載劉邦的大風歌：『置酒沛宮，悉召故父老人、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上，擊筑自歌，令諸兒皆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詩歌能普遍推行令老嫗皆曉，這種努力，不得不歸功於宗教。當秦末漢初時，去古已遠，禮樂已崩壞數百年了，宗教也已衰歇了，但由間接作用所培植的詩樂教育，却在社會上，樹立根基。他雖離了宗教的提攜捧護，亦能自由發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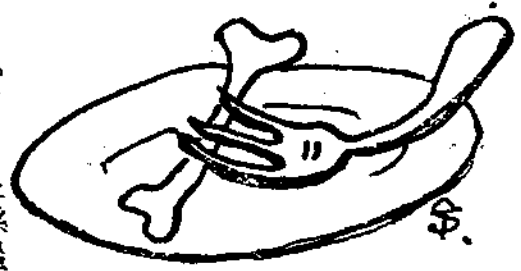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三)

翠微居士

一 經學類 (續)

- 詩傳遺說六卷(宋朱鑑通志堂刊)
 毛詩捷渡四卷(明徐奮鵬天啓刊)陸堂
 詩學十二卷(平湖陸奎勳康熙刊)雙劍
 診詩經新證四卷(于省吾影印本)韓詩
 故二卷(沈清瑞近刊)詩經原始十八卷
 首二卷(清方玉潤同治刊)增補詩經備
 旨十二卷(清顧廣譽光緒刊)毛詩證讀
 附讀詩或問(清戚學標嘉慶刊)毛詩鄭
 箋改字說四卷(清陳喬樞道光刊)齊詩
 翼氏學疏證二卷(陳喬樞道光刊)審定
 風雅遺音二卷(史榮畿輔叢書本)毛詩
 說三十卷(清孫壽嘉慶刊)詩旨纂解五
 卷(黃節近刊)詩經申義十卷(清吳士
 謨道光刊)毛詩辨韻五卷(清翁似祖道
 光刊)詩解頤四卷(明朱善通志堂刊)
 詩經體註圖攷八卷(清沈世楷坊刊)家
 禮集說(錫山馮善萬歷原刊)周禮注疏
 刪翼三十卷(明王志長道光刊)周禮節
 訓六卷(清黃崑圃乾隆姚氏刊)周禮輯
 義十二卷(清姜兆錫雍正刊)周禮疑粹
 五卷(宋嘉德道光刊)周禮政要(清孫
 貽讓光緒刊)惆悵私憐室藏其稿本)周禮
 精華六卷(清陳龍標光緒刊)周禮古學
 考十一卷(清李滋然鉛印本)周官辨
 方苞雍正刊乾隆卷)周官析義三十六卷
 (方苞原刊)周官指掌五卷(清莊有恭
 光緒刊)儀禮二十八卷(清姜兆錫乾隆
 刊)儀禮問津(清太谷孟先穎坊刊)禮
 經宮室答問二卷(清洪頤煊嘉慶刊)禮經
 箋(王闈運光緒刊)考功記纂註二卷(明
 程明哲萬歷刊)考功記通上下卷(明徐慶
 昭梅氏校刊本)四禮從宜四卷(清蘇惇元
 道光己酉刊)文廟祀典考五十卷(清龐鍾
 璪原刊本)喪服鄭氏學十六卷(張錫恭嘉
 棄堂刊)直省釋奠禮樂記六卷(應方伯通
 行本)讀禮記日鈔十六卷(宋黃震光緒刊
 (讀禮疑圖六卷(魯本嘉靖刊)讀禮叢鈔
 十六卷(張履祥道光刊)五服釋例二十卷
 (清夏燮同治刊)禮器釋名十卷(清桑宜
 光緒刊)禮記實疑四十八卷(清郭嵩壽坊
 刊)禮記約選六卷(清張官德通行本)禮
 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嘉慶刊)三禮從
 今三卷(清黃本驥道光刊)禮記補逸九卷
 附一卷(元汪克寬通志堂刊乾隆仰魯堂
 刊)夏小正詩十二卷(清歷城馬國翰道光
 辛卯刊)夏小正附弟子職(清王筠咸豐
 刊)三禮述註七十一卷(李光坡清白堂
 刊)三禮約編十九卷(汪基坊刊)三禮考
 注十卷(元吳澄萬歷刊)三禮纂註四十九
 卷(明貢汝成萬歷刊)三禮集解十二卷
 (明李輔明刊)四禮疑不分卷(明呂坤通
 行本)太平經國書(宋鄭伯謙嘉慶刊)讀
 禮叢鈔(清張華理光緒刊)參讀禮志疑二
 卷(清汪紱光緒刊)求古錄禮說十六卷

- (清金鶚光緒刊)秋辨疑四卷(宋蕭楚聚珍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十卷(杜氏註嘉靖刊)春秋述義拾遺八卷(陳晉熙廣雅書局刊)左通補釋卅二卷(清梁玉繩局刊)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華亭宋徵璧崇禎刊)春秋究遺十六卷(清葉書山乾隆刊)春秋取義測十二卷(清法坤宏乾隆中寅迂齋自刊本)春秋規過考信三卷(陳晉熙廣東刻本)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清張目超光緒卅年刊)春秋集義五十八卷(清吳鳳來乾隆刊)春秋左傳句解卅五卷(宋朱周翰明刊)春秋左傳屬事廿卷(吳郡傅遙明萬曆乙酉刊)東萊博議四卷(宋呂祖謙明刊坊卷)春秋權衡十七卷(宋劉敞通行本)春秋本義三十卷(元程端通志堂刊)春秋提綱十卷(宋陳則通通志堂刊)左繡三十卷(馮李驊等坊刊)春秋世族譜二卷(清陳曙峯嘉慶刊)春秋集說四卷(沈寶鐸咸豐刊)春秋三子傳六卷(清毛士述光緒刊)春秋左傳句解彙傳六卷(清韓蔭坊刊)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元新安鄭玉清樹滋堂刊)春秋明志錄十二卷(明熊過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原本)春秋管窺十二卷(新昌徐廷垣商務影印四庫原本)春秋穀梁傳古義疏十一卷(廖平近刊)春秋穀梁傳注十五卷(柯劭志近刊)春秋穀梁傳補注廿四卷(鍾朝美光緒刊)論語輯釋二十卷(元倪士毅元刊朝鮮刊)論語注二十卷(康有為光緒二十八年刊)論語古訓十卷(清陳鱣光緒九年刊)論語補注三卷(清劉開同治刊)論語話解十卷(清陳榕光緒刊)論語意原四卷(宋鄭汝諧同治刊)論語旁證二十卷(清梁章鉅同治刊)論語孟子劄記四卷(清李光地雍正刊)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光緒刊)論語書法三卷(清張瑛光緒局刊)論語經正錄二十卷(清王壘晉光緒刊)論語詩箋(清尤侗嘉慶八年刊)論語發疑四卷(清顧成章光緒七年刊)孟子師說七卷(清黃宗羲光緒刊)孟子時事考徵四卷(清陳寶泉嘉慶粹經堂刊)尊孟辨三卷(宋余允文守山閣刊)四書反身錄(清李顯嘉慶刊)四書心解(清王百相道光刊)四書集疏附正(清張秉直道光刊)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清陸隴其三魚堂集本)四書集注直解(明張居正八旗書院刊)孔孟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明譚貞默順治刊)中庸衍義十七卷(明夏良勝同治刊)中庸本解二卷(清楊賈驊同治刊)中庸參證(清沈輝宗光緒刊)大學正業一卷(清惲鶴生新刊本)讀四書叢說四卷(元許謙同治刊)四書箋義十二卷(元趙德道光刊)四書地理考十五卷(清王鑾道光道
- 四書說苑十一卷(清孫應科道光四年刊)四書與故畧(清凌曙嘉慶刊)四書改錯二十二卷(清毛奇齡嘉慶刊)四書拾義五卷(清胡紹勳道光刊)四書說約六卷(清屈晉繼道光戊申刊)四書益知錄二十卷(清桂含章光緒務本堂刊)四書因問六卷(明呂涇野嘉慶刊)此本軒四書說九卷(清焦袁熹道光甲辰刊)四書尊聞錄廿卷(清戴銓乾隆懷新堂刊)四書約旨(清任啟運乾隆辛卯刊)四書圖考十三卷(清杜炳雲道光丁亥精卷)四書語錄六卷(明艾南英康熙刊)孝經衍義一百卷(清葉方鵠等奉敕撰康熙二十九年刊)孝經傳說圖解不分卷(清金汝幹嘉慶十六年刊)孝經問一卷(清毛奇齡乾隆刊)孝經存解四卷(清趙長庚光緒十年刊)四書近指二十卷(清孫奇逢康熙刊)四書講義四十三卷(呂留良康熙刊)駁呂留良四書講義(雍正官刻本)中庸集解二卷(宋石塾道光刊)四書鞭影二十卷(明劉燦伴道光刊)四書典故辨正二十卷(清周炳中同治刊)四書恆解(清劉沅光緒刊)四書附考四卷(清吳英嘉慶刊)四書觀(清駱培原刊)四書纂言四十卷(清宋子庭崔嶠山房刊)四書攷輯要二十卷(清陳宏謀乾隆刊)爾雅直音二卷(清孫侶乾隆刊)



詩 緒 輯 雅 (續)

朱維魚著 曹惲依成

蠶 吐絲蟲也。爾雅蠶桑繭註食

桑葉作繭者。即今蠶。月令。春季享先蠶。註先蠶天駟星也。皇圖要覽伏羲化蠶為絲。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荀况蠶賦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禮祭儀註蠶畏溼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之謂蠶。漢舊儀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蠶經菀窳婦人。先蠶者也。蜀有蠶女馬頭娘。歷代所祭不同。今世俗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詳搜神記)蟬史世傳蠶乃馬化。故背有馬跡。蛻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名馬面若菩薩。即其神也。演繁露蠶為馬頭。古有其傳。周禮桑原蠶為妨馬也。今術家末僮蠶。塗傅馬齒。馬輒不能齧草。則蠶馬同類

信矣。雜五行書。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見雨。蠶大善。天中記蜀人二月望日鬻蠶器於市。因作樂縱觀。謂之蠶市。

蠅 馬蟬也。釋蟲。蚺馬蠅。註

蠅中最大者。格物論馬蟬五月鳴。七修類稿。蠅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蛻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蚺蠅是也。爾雅蟪蠅註夏小正傳蟪蟪者蠅。俗呼為胡蟪。江南謂之蟪蟪。埤雅詩云。如蟪如蟪。則蟪與蟪。實異非一物。蓋蟪亦蟪之一種。形大而黑者。昔人啖之。禮有雀鷄蟪范是也。一名蟪蟪。謂其變蛻。而蟪故曰蟪。亦其通名蟪。一名蟪。其首方廣。有冠似蟪而小。鳴聲清亮。一名蟪蟪。

莎雞 絡緯也。釋蟲蛤天雞。樊

光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又曰縹雞。詩疏如蝗斑色。毛翎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註莎雞有青褐兩種。一名酸雞。一名絡緯。以其聲如紡績織緯也。一名促寒娘。兼明書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蓋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為絡緯。

蠅 蟲似蠶者。釋蟲蚺烏蠅註蟲

大如指。似蠶。見韓子。爾雅翼蠶百萬為族。蠅則獨行。故詩以比獨宿者。韓子內儲說上七術。其三曰信賞盡能。玄壇似蛇。蠅似蠅。人見蛇則驚。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蠅而漁者。握蠅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埤雅蠅一名厄。詩大雅韓奔云。條革金厄。毛傳亦云。厄烏蠅。大如指。似蠶。

伊威 濕生蟲也。釋蟲蟪威委黍

。註舊說鼠婦別名。又云蟪鼠。負疏伊威是一。詩疏在壁根下齋底土中生。似白魚而大。食之令人善淫。一名鼠姑。謂之鼠粘。因濕化生。本草多足。色如蚺。背有橫紋聲起。大者長三四分。磚登及下溼處多有之。鄭康成云。蟪蟪家

無人則生。

蠶蛸 喜子也。爾雅疏此小蠶龜長脚者。一名長跖。俗呼為喜子。詩疏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採雅雜誌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蠶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又號曰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網羅居之。釋蟲土龜龜在地中布網者。草龜龜絡幕草上者。

宵行 夜行有火之蟲。幽風註宵行蟲名。似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錢氏詩話詩熠燿宵行蟲名。熠燿其光也。如後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亦是此義。不應指熠燿為蟲名按此則諸儒以熠燿為燐為螢火者。皆非矣。爾雅螢火即熠。邢疏本草夜光一名熠燿。東山詩熠燿宵行是也。陸機疏云。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埤雅。西北多螢。火大者如棗。夜行而有光。毛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為老槐生火。久血為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

蛭 蠃蠃也。釋蟲、蚘蚘大蠃。小者蠃。蠃打蠃、蠃飛蠃、其子蚘。疏蠃通名也。其大者則名蚘蚘。俗呼馬蚘

蚘。俗亦謂蠃為馬蠃。小者即名蠃。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也。一名打。蠃有翅而飛。名蠃。其在卵者名蚘。可以作醢。周禮醢人蚘醬。埤雅蠃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其場謂之坻。或謂之蛭。蛭從至。蟻之微而能為蛭。用其至故也。一名蟻封。又蠃有君臣之義。故其義從豈。亦或從義。善鬪。力舉等身鐵。鬪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

虺 蛇屬。郭璞曰。細頭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邢昺云。蟲有鱗。格物總論虺形短而扁。毒不減於蝮。江鄰幾雜志毒虺斷頭猶能聽以噬人。陳鼎蛇譜虺蛇尾秃而色黑帶綠腹。赤蛇中之最毒者也。不畏人。見人故遲遲行。醫者治少緩即斃。

蛇 紆行者。淮南子蛇無足而行。埤雅盤向壬地。壬北方也。蚊以眼聽。語曰。蛇襲虎鬣。

蝮 蝮蛇屬也。通雅、蝮蝮總曰蝮。大者山龍子。緣木曰蝮。在草曰蝮。在屋曰守宮。埤雅蝮蝮十二時變色。舊說蝮蝮有傷。此蟲輒銜草傳之。故有蛇醫之號。今俗謂之蠍虎。喜緣籬壁者也。陶宏景本草。形大純黃色者名

蝮。亦名蛇舅。(此戶錄一名蛇師)似蛇醫而小。尾長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蝮蝮。小而綠牆壁色黑者名蝮蝮。吳人呼為壁虎。漢書註術家云。守宮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今俗謂之壁宮。辟亦相禦之意耳。

螟蛉 桑上小青蟲也。郭璞曰。俗謂之桑螵。亦呼為戎女。詩疏似步屈(一步一屈即尺蠖也)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

蠃 蜂屬。釋蟲果蠃蒲盧。註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蠃。詩疏土蜂也。(鄭氏中庸註以蒲盧為土蜂)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埤雅果蠃。好禁蜘蛛。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今呼大蜂。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非此細腰土蜂也。捫蟲新語齋齋閱覽以果蠃蠃

蟻 蟻屬三種。銜泥營窠室間者名果蠃。穴地為窠者名蟻。窠於書卷或筆管中名蒲盧。揚雄法言螟蛉之子。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五雜俎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負他子作己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為螟蛉。此語相

蟻。大者山龍子。緣木曰蠃。在草曰蠃。在屋曰守宮。埤雅蝮蝮十二時變色。舊說蝮蝮有傷。此蟲輒銜草傳之。故有蛇醫之號。今俗謂之蠍虎。喜緣籬壁者也。陶宏景本草。形大純黃色者名

沿至今。然果贏實非取他物爲子也。乃於卵窠中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本草註云蠅蟻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蠅。滿中塞之。以飼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果贏負之。未言其已子也。則揚子雲類我類我之說誤之也。

射人蟲。洪範五行傳。生於南越。感亂之氣所生也。謂之短狐。詩疏一名射影。江淮小濱皆有之。在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殺之。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膚。其創如疥。博物志射人蟲長一二寸。口有弩。形氣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死。或曰以雞腸草搗塗即愈。雞腸草一名繁縷。多生下濕坑渠之側。人家園庭亦有之。埤雅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似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氣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麇有蠃。卽此是也。然畏鵝。鵝能食之。說枯。鶯鶯鶯鶯蟾蜍悉食之。蠃之爲言或也。字說曰。蠃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蠃蝮溺人影。亦是類耳。錄異記水弩之蟲。狀如蜚蠊。黑色。八足。鉗曳其尾。尾長三四寸。尾卽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八月卸之。時彎其尾。自背上至於頭前。以鉗執之。見人影射。小也。蠃無目。

蠃 蠃也。洪範五行傳。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蠃。今謂之蠃。皆其類也。說文一名蠃。一名蠃。

蠃、蟻、蠃、賊 皆蠃類也。爾雅食苗心蠃。食葉蠃。食節賊。食根蠃。李巡曰。食禾心爲蠃。言其奸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蟻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取萬民財貨。故曰蠃也。郭璞曰。分別蠃啖禾所在之名耳。蠃與蟻。蠃與蟻。古今字耳。詩疏蠃似好妨而頭不赤。蟻蝗也。賊似桃李中蠃。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蠃蟻也。食細苗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蠃。乞貸則生蟻。吏抵冒取人財則生蠃。實一種蟲耳。

蠃 爛灰中生者也。見淮南子。類從。蠃生於灰。值水溺死。以置灰中卽活。埤雅青蠃善亂色。蒼蠃善亂聲。青蠃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蠃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蒼。又云。蠃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蠃醜扇也。酉陽雜俎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清聒。在翼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赤頭者號爲景跡。青蠃尤能敗物。雖玉不免。所謂蠃蠃點玉是也。

蠃 蠃也。詩疏一名杜伯。幽州人謂之蠃。常謂蝸牛所食。以迹規之。不能動去。人以氣呵之。亦不能動。通俗文長尾爲蠃。短尾爲蠃。本草蠃毒在尾。緊小者名蚶蚶。五雜俎蠃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蠃鏡之類也。太平廣州記關州金壇縣大歷民有此人爲主簿。以竹筒賣蠃十餘枚。置之廳事之樹後。遂孽育。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人不識。呼爲主簿蟲。

蜂 飛蟲螫人者。爾雅蠃醜醜註謂垂其腹腴也。檀弓范則冠而有綏。註苑蜂也。方言燕趙之間謂之蠃蟪。或謂之坳蛻石藥。爾雅一名羅叉。山堂肆考蜜蜂朝夕排衙。朝衙畢方出采花供課。晚衙畢則入房。化書。蜂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有君臣之禮。採取百花釀蜜。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其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埤雅其大而。有蜜。謂之壺蜂。卽今黑蜂。蓋亦釀蜜。楚辭所謂元蜂若壺者也。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屋銜。以漆固其蒂。陰陽其尾。喜合末端。有歧者牝。銳者牡也。郭璞曰。大蜂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蜂。啖其子。卽馬蜂。今荆巴間呼爲蠃。似土蜂而小。在樹上作房者江東亦呼爲木蜂。又食其子。一種黑蜂穿作孔者名箇師。俗呼爲鑽竹蜂。

雨花石子記

王程會

近得猴頭石。少時崇拜孫行者。今讀得此。亦一紀念。容與諸石寄呈。此石到後。即存兄處。異日北返。再煩寄還。

近二十日以來。續得佳石甚多。已於昨午封好付郵。此次一包買價十六七元。蓄每枚有至一元左右者。至少亦一二角。因每次販石者得來新石。渠先選擇。巧立名目。即索十元八元一碗。弟再擇其佳者一二。再三商量。始能定交。此外則於羣石中擇其尤者予價若干耳。新石雖多。佳石却少。即弟所擇者。即尋常品。亦皆羣石中之上品也。販石每誇弟有眼力。謂羣石一經弟擇後。即拔其優秀。所餘皆下品。故索價昂也。弟未審兄及諸石友所得之石石價如何。乞示知。以免受罔。聞人言。事變前。金陵城內販石者數十家。今則全城只此一家。弟深恨太平時未至金陵也。黃石易名天孫織錦。此石背有凹痕。嘗係天然。兄可審視。結非人力所傷也。石質尚欠潤。不如莫愁湖石之有蘊藏也。莫愁湖石中蛋白中有蘊色。石外有焦黃。似日之初升。兄見之否。兄固真能鑒石。鑒石之法。不可浸水。固是不刊名論。

弟之選石。亦與兄同。然石中亦有必須浸水而後有明顯之美點。兄試觀弟所寄上之二次以後各石。在外觀不美者。浸水以觀。每一石有一石之特點。亦即弟之所以選入。非泛泛入選也。兄當深為細審。方不負弟苦心。切不可草草看過。第五批尤當細認。此次所寄。多以彩勝。已用墨筆標出。兄可先記墨痕之處。然後將墨痕拭去。就痕處細審。當可得其妙也。猴王為弟所深喜。幼時讀西遊記。深喜孫行者。已入腦。至今仍不可破。其餘皆可奉贈。又纏足一石。想非兄喜。做友中肯喜談纏足者。請將此石代為保存。俟弟返平。再煩兄速同美猴王石寄平。兄允將所藏石相贈。弟雖愛石。不敢掠人之美。所希望者。將來能到地。盡觀各色佳石。或將來有一定之期返平。再請將尊藏之佳石。寄我一觀。足矣。此時行蹤不定。切勿相寄。以免遺失。承允將弟購石經過。盡量入記中。此尤所歡喜。弟在此。日日即以到夫子廟覓石及接讀兄書為快外。無一足以相慰。亦苦悶極矣。兄能時時來書。一述田間野况。及二三同志瑣事。以慰我否。

此是第五屆石，余抄錄錯置第六屆石之後，凡人於局外不內家之事物，便不能細論深討，張侯於夙所不好之石子，一經為人謀，則竭慮殫精。鑽研入微。反有過於內家者。聰明且不必論。而耐煩乃至此乎。余姨丈在浙東時。有一石章刻耐煩二字。余當時以為尋常白話而已。後來略有涉世驗過。始知天下事無一處不用此二字也。為他人謀。本亦宜耐煩。不過盡心力而為之已告無愧。未聞有越俎代庖耐煩者。次溪之好勇不亦甚乎。

昨日星期。為兄覓石於秦淮河畔。得三石極合條件。一石質與莫愁同。中有鮮紅一塊。一石可配天際烏雲。一小石質同莫愁。此三石乃在羣石中僅有者。石販亦知名貴。卒以三元易得矣。俟再得有成數。即可彙寄。五六批石何以相延匝月。至念念也。

石販豈能知名貴何等。中有紅塊一石。乃石中第一絕品。石販不能識也。但以其大概優秀而名貴之耳。雖然。豈只石販。同好之內家。固當知不盡也。以次溪買石常價論之。紅塊一石。當值千金以上。(案此誤以朱幡護花石說)。

惠書領悉。第四五六屆石均已次第寄出。何以至今未收到。真令人不解。南來將及一年。無可寄託。無可告語。覓石確是一寄託。得翁書尤為一大快事。數日煩惱為兄之書洗淨盡。真勝惠我百千萬金矣。說雨花石子之書。當以兄為開山鼻祖。國光社會輯談藝之書千百種。彙印美術叢書。談石者亦有數種。然總未及雨花石子。弟因兄愛石之激起。亦擬得談雨花石子之書不可得。而縣志所及。祇寥寥數語而已。甘泉謝堃佩未之金玉瑣碎中。文登石條。略及雨花。謂有紅色一枚。狀如蟾蜍。入水則口銜一珠。出則無之。百試百驗。云云。亦一奇品。至誠所感。日內夫子廟石販販石到。或能為兄亦得此品也。

入水則口銜一珠。出水則無。此石罅有空氣作泡耳。石則未必佳。紅又與蟾蜍悖色。雖然。次溪為我所禱得妙石。發於至性之誠懇。不覺流露而成兩句動我心魄之言也。余未成童時。祖父教我認字。手中持一綠蟾蜍硯滴。觀喪家贊禮者戴金頂紅纓帽。歸告姑母。姑母夙鍾愛我。謂我曰。汝將來亦戴金頂為人。家贊禮焉。愛之切故禱之切也。今已衰老。撫摩愛我者皆久謝世。無

一在者。龍鍾腐敗。只討人嫌。不料復聞嗶啞呢喃聲為我祝禱也。寫至此。老眼已茫然。頃接長書。知五六兩屆石已到。甚慰甚慰。近又得奇石。俟有成數。當即寄也。石難須時刻前往。一有妙石即為他人買去。所謂稍縱即逝也。稍縱即逝。見好石者固大有人在。雖喪亂之餘猶如此。則太平時可知。今日赴夫子廟。詢諸石販。有無新石。據云再遲十天。即赴江北覓之。有新奇者必為弟留存。因石販見我時時。雖無石頭。亦恆周濟之。故極表示好感也。寫至此。偶憶一事。十餘年前。北京貨郎車上。時有石球成對出售。一經摩挲兩三日。球即精細。顯各色花紋。此項石質亦極堅。大約是大石塊用人工弄成球形著。兄知之否。弟兒時頗喜之也。

石球為北京西北山產。余兒時亦弄之。石之球狀者。兒童皆喜之。亦天性也。惟余白髮猶兒戲。弟待販石人却不惡。往往買不成時。必假彼一元或數角。作晚餐。而渠議價時。却不相讓。念彼販夫無知。不與計較耳。第六屆石。谷口橫琴。其質似

不堅。美中不足也。而兄愛之何也。猴頭石像否。兄能為一名目否。

石之稍不堅潤者。有景便可珍。余之好石。偏在景與顏色。至猴頭石類。無法另定名。次溪愛之何也。今日弟得偷閒。又赴夫子廟為兄覓石。以一元三角。得石六塊。主要之二石。純蛋白質。有赤色似紅不紅。似黃不黃。石端有深綠。亦奇品也。容再得成數。當再寄呈。石少寄麻煩。故須俟有一包也。

次溪每次寄石。內用紙各包。複總包之。然後纏繞繩縷。再四縱橫。然後外用布包。針線密縫之。麻煩極矣。捆繩結扣。複如蛛網。石包到時。諸孫環噪之。余汗急拆看。不得驟開。則剪刀以決。

大雨之後。天氣新晴。冒寒趨赴夫子廟。為兄覓石。無新奇者。石販因雨三日未出攤。今日游人少。終日未開張。極可憐。弟贈以一金。且善慰之。亦同道相惜之意。彼販石。我愛石。同是石道中人。

次溪見人多可憐者。不止石販。陽歷十一月二十六日。正是小雪節候。南京雖尚漏雨。不似北方。亦新寒可怯也。

近檢包裹條。弟南來共寄上雨花石子七批。似算處收到祇六批。便請一查之。兩月以來。雨花石子雖所獲不多。然集腋成裘。今晨檢視亦復不少。且多靈秀之品。已包好。明日即可寄出矣。今午赴夫子廟。以一元得石十枚。有一枚似前寄上之綠菊花石。惜太小。不成器也。此十枚則俟下次集有成數再寄矣。明日付郵之件。內有真藍色石。惜無花紋。公以雨花石無藍色者為憾。今當大喜。得見真藍矣。又一塊石上弟注有靈絕妙等字樣者。弟以五金而得。當可與前寄之棲霞莫愁菊石為匹矣。石到後。即請公遠視評語。以勵我覓石之勇氣。

弟近來辨石之眼光。亦超然而上向。凡石皆不能入目。又以石販枯立寒天。惻然起憐恤之意。半送半購。總以使石販尙念及有真同志。不致灰心耳。雨花石無藍色者，已成定案，所云真藍色石，或是石販所煮，染以嘗我者耳。次溪寄石。每得意矜張。或求獎勵余乃淡漠直簡。反無謙謝感激。種種吝氣。何也。天真爛漫之交。故無拘束痕迹。莊子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前日星期赴秦淮河畔。為公覓石。以四元八角購得不少。連前些日子所得。包成一包。又於古玩店見一靈石。以

高價買得。成交後，仔細把玩。忽發現鑽眼之弊。再端詳。則又似磨光。此則美中不足。惟其透亦不易得耳。雨花石之遺際。在北京多是磨光穿孔。拙紀亦言之。此石經磨。紋真光燦。雨花石家外人。無不驚悅之者。已轉贈門人李鏡湖。近日少佳石。容日內再去覓之。以慰長者。此已卯小寒大寒間來函也。余再三告次溪。天寒非弄石時候。晝短公務忙，亦且無暇。可作一段落。暫行停止買石。俟春暖為之。而次溪不聽也。（卷四完）

小 品

袋

▲五恨 劉滯村有五恨；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橋太酸。三恨蕪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見冷齋夜話。

▲大同踏青會 李深光滙象軒文集，有懷舊錄，中一段云：「大同亦東南有地曰柳泉灣，傍古刹曰南寺，水木明瑟，甲塞北。每年五六月之交，城內居民多舉家遊二地，陳食榼。張紗幔，食息曠野中，恆數日不歸。夜則宿幔內，骨肉情話，賓朋獻酬，儼若佳節之來臨。南郊十餘里，幄幕相望，管絃之聲，粉澤之氣，瀾漫田塍林薄間，覺別有一天地也。興盡言旋，振六轡，展雙輪，雲逐電滅，途中爭相逾越，務出

人前以為快。抵暮入城，觀者數萬人。夾道擁立，如屏如牆，車馬為之不前。蓋一歲之中，郡人以此時為最樂。寫土人習尚，宛然如畫，可補風俗志之遺。

▲通不通 朱默存少與李文忠同學，及同應試，文忠屢列前茅，默存斥為不通。迨文忠貴，默存往謁，文忠戲曰：我今通未？默存色變曰：君時溥通耳。拂衣去。文忠悔，追之不返，嘗譽為國士。

▲石超見劉銘傳 湖北童生石超，見劉銘傳中丞，年少稱兄弟，踞上座，劉不悅，命屬對云：「手八行書，見一等男，童主大膽梅兄弟。一石應聲曰：「持三尺劍，行數千里，布衣長揖傲王侯。」劉大奇之，延為上客，厚贖之。見合肥詩話。

采風新錄

四月十五日與展齋同游焦山

采異

七年重至萬緣非。但飲僧茶不舉杯。佳處留庵難再覓。先人還帶亦成灰。批糠周漢空神物。措柱金元念將才。歷劫兩翁惟太息。昔游鄰笛更生哀。

周無專鼎。漢定陶王鼎。宋岳鵬舉文。宋瑞書。及先退庵贖還揚文。采玉帶。皆燬於兵。端忠敏所築佳處庵亦燼。前七年癸酉。與哲維同游偕和。今哲維沒三載矣。

贈唐桐軒

采異

橫渠大儒喜言命。了翁之門日者盛。竹汀最精三統曆。排比日辰資考鏡。我生讀書好旁涉。瑤珠一篇時諷詠。窮冬始降真不辰。孤露寧非傷與病。早為逐客叢世譏。每直危時聞國政。官如草木身土苴。始信五行原遞勝。唐生談命如瀾翻。動引李徐成左證。細參未許我投閒。多口或疑君善佞。官穹年邁有何好。直與衆生供使令。蛄涎綠壁會有窮。龜尾曳塗聊自聖。不疑何卜出古語。三百喪齋亦前定。期君焚却枕中書。我意甘為牆角燕。

夢曉成吟語多費解豈所謂識者耶

亢虎

勝水殘山望裏非。斜風細雨直須歸。餘基半角翻新局。獨釣何心應舊磯。南渡衣冠雜優孟。東來戎馬逞高肥。興亡未必關天數。分付蕭蕭聽指揮。

掃葉樓和爰居韻

履齋

尋幽山寺亦良圖。高興梁陳並及予。揖客登樓和尚事。籠詩在壁故人書。若邊風柳誰新植。檻外湖蓮比舊疏。清景已過暮不得。苦搜閒趣付軒渠。

滬居苦熱見單雲閣主金匱園夜詩次韻卻寄

瞻麓

老鶴猶餘顧盼姿。圍隔予意何之。今年翻訝堯年燠。連海維山有所思。

詩開河漢雲俱淡。袂著天香露欲霏。業積寡勞人地美。上京今許憩元暉。

陳石舫求題嘜茗圖譚瓶齋爲作功夫茶歌

釋戡

老大彌思少小家。多君爲致武夷茶。竹窗活火尋常見。稍著工夫使足誇。

客餉中冷一器泉。恨無團月與烹煎。題詩并寄陳居士。合向風軒起畫眠。

寥士招飲十園卽席賦詩索和次韻報之

榆生

長夏困溽蒸。難覓稱意事。嗟余口欲瘖。太息此何地。觴詠感今昔。風流識所自。散原與石遺。壁走龍蛇字。騷壇苦榛荒。賴此稍芟治。春秋多佳日。寥寥想高致。好客曹使君。纓蕭偶共探幽邃。抗志欲飛揚。弄翰恥妍媚。澗落乃至今。所願百未遂。吟思隨枯澗。譬彼泉源匯。重來陵谷變。傷逝更墮淚。幸有百尺樓。聊可緩征轡。招邀集嘉賓。萬慮付一醉。逸興恍復接。新篁亦搖翠。飲罷晚天容。吾力豈遂瘁。

前 題

平一

亂離今俯樂。前史書佳事。雅會飲十園。倍憶追歡地。相知皆恨晚。文酒各有自。吾子詩中傑。復擅換鵝字。忘懷一醉臥。不管理亂治。贏得龍城繪。藻思寄布致。夏木深且長。聽蟬鳴高遠。雲山樂其所。婉約妍清媚。優哉又悠哉。適性運吾遂。俯仰空今古。縱橫極八匯。潛修九霄翮。盛懷獨掩淚。畫中詩意同。相期在攬勝。願言飲至夜。嘉友心相醉。憑軒一凝望。搖風含碧翠。期共崇明德。吾乃未云瘁。

題寥士單雲閣詩思圖兼訊看雲樓主默園

幾日雲容已變秋。秋衣臥作鳥相酬。君誠東野誰韓子。海內看雲早築樓。

金陵雜詩十首

叔明

亂後秦淮絃管稀。春花落盡過烏衣。尋常百姓家中燕。破巷斜陽無處飛。烏衣巷。

淺水平涵朱雀橋。落花飛絮莽蕭蕭。斷戈零粉傷心地。未暇閒吟弔六朝。朱雀橋。

青溪溪畔柳毵毵。廢寺斜陽屋兩三。君問前朝江令宅。野花芳草滿城南。江令宅。

秦淮春盡柳絲低。流水蕭蕭煙草迷。二十四樓無處所。楊花如雪暮鴉啼。秦淮。

往時金粉散如煙。柳色波光劇可憐。渡口無人待桃葉。春風閒煞過江船。桃葉渡。

十頃平湖靜碧流。樓臺黯黯夕陽收。石頭橋影新亭淚。不信金陵有莫愁。莫愁湖。

六朝往事滄無痕。零雨寒煙白下門。惟有半山芳草色。年年綠

上謝公墩謝公墩

碧嶺丹崖引興長。綠葵紫萼有餘芳。西山歸去知何日。慚愧春風過草堂。鐘山草堂。鐘山草堂。

鍾山王氣久消藏。寢殿無人宿草荒。憔悴宮門雙石馬。閒將冷眼看斜陽。明孝陵。

一代風流去未賒。名園景物最清華。只今臺榭無尋處。黃遍滿山新菜花。隨園。

掃葉樓

叔明

故園蒼茫勝此樓。馮閣景物似清秋。依然落葉浮揚子。終古斜陽滿石頭。北地笳聲愁外斷。南天兵氣望中收。遺民終是逢湯武。勝境能容坐臥游。

寥士以遊清涼山掃葉樓詩屬和敬步元韻

堅甫

初到曾居掃葉樓。欽遲半畝絕風流。天真幽淡倪迂筆。清麗芊眠王豹謳。在昔寓廬顏與石。予北京居東華。而今賃廬駕方舟。高軒過我歡迎送。佳什沈吟藉解愁。

為寥士題段無染畫單雲閣詩思圖

蘇湖

氣貌賢明坐小窗。雲生齋閣判單雙。冥搜不覺衣裳冷。清夢迢迢渡浙江。

尺幅秋林意葉舒。聊錫肝肺送居諸。同時曹霸丹青手。寫照高齋萬卷書。

戊寅重遊謝公墩

蘇湖

半畝犁煙積願孫。蒼生虛望指雲根。爵尊絲竹聲中叟。地擁棋

梓叔後村草木皆兵供折屐。役苗罷政詠爭墩。當時相業書於史等。是春江一漲痕。

立秋前夕秦淮河房赴寥士宴即用其韻

歎湖

燈明銀電九枝光。朝士貞元聚一方。登語吟風聲不遠。何當舉酒燕秋堂。

寥士招飲秦淮有詩紀之即次和

歎湖

竹葉新缸召我觴。座皆董賈與劉揚。故人零落餘三輔。在座誰能今雨。聯翩話四荒。勝水殘山同作客。飄煙抱月便為鄉。醉中誰識詩無敵。叉手成篇趣味長。

奉和寥士參事河房集飲原玉

遲公

名花入座競飛觴。投轄陳遵意氣揚。東晉風流猶可接。南朝形勝未全荒。並時匡濟推今雨。一棹烟波憶故鄉。莫謂萍蹤容易散。盍簪雅韻水天長。

一夜

西神

一夜潺湲雨。池塘蛙亂鳴。么麼矜得氣。乳鴨各呼名。偷息草間活。浮生芥末爭。何當逃寂寞。洗滌此心清。

物理參難透。炎涼判利那。繁聲醒世少。薄宦感秋多。人祝洗兵雨。天運反日戈。牀牀繩脚漏。補屋且牽蘿。萬方同一晦。雷雨積陰霾。天意還未悔。吾生亦有涯。途窮車坊。對對拙聲尋。竭居不得。跬步江湖闊。閉門聞鹿柴。

題十園集飲圖

顛齋

名園纔十畝。夏木結清陰。綠水池塘淨。碧天草閣深。招邀來勝侶。文酒暢幽襟。懷袍君能寄。吾詩費苦吟。

次溪廬題燕都風土叢

蔚如

憔悴南冠尚越吟。水雲祇是怯行程。春風又暖花之寺。夜雨還滋桑寄生。萬里江鷗心浩蕩。千年逸鶴語分明。金台掌故君能說。留取遺編證北盟。

還都二首

可生

還都慶典肅春官。父老相攜夾道觀。制作重光周禮樂。威儀復視漢衣冠。雲霓亟慰斯民望。玉帛新聯與國歡。況是此間形勝舊。鐘山一角尚龍蟠。

賢勞我獨愧非才。私幸隨班忭祝來。曉日鳧趨瞻魏闕。曉風鶴立侍平臺。定知舉國雕聲動。預卜中天景運開。此後吾曹須努力。匡時勉共效涓埃。

海上夢鄭無辯

卻店

有窮布衣鄭無辯。詩才坐窮告於典。一貧如洗雖也無。破帽青鞋屣軒冕。文章自棄不售世。孤興涼涼以詩遣。頗多閩士鳴同光。無辯亦鳴其所善。三十年華頭已禿。何曾削髮髮如剪。前身定是野狐禪。未入空門殆僅免。吟朋起辨千秋事。一諾分金罔不踐。賞音小鳥吟清風。觸緒春蠶吐嫩繭。達人論詩喜嘲罵。罵人唇舌無由賴。獨於老子眼長青。托益高歌興不淺。相君古貌意難老。尋常一病窮虛扁。春秋舉社祭湖堂。無辯入祀西湖廟。落日湖山供淚法。老尤感逝况天末。遺集錄前時。展方思搖筆作君傳。一夢分明話清華。平生足

不涉滄海坐船不耐風濤。吳淞一水隔重洋。豈真魂魄依吳編。

寒夜睡起

却店

獨起寒夜燈孤味較滋。心溫明日酒夢。釀滿懷詩。乾葉聲聽。紙僵蠅色。硯池明知梅近屋。不敢卷簾窺。

題風雨勘詩圖爲同邑高吹萬作

芳聖

海濱片壤風景好。地靈人傑泰望道。山莊小築號閑閑。中有一叟。皓然老禮。崩樂壞慨詩亡。碩學通儒都懊惱。君家累葉富青緇。坐擁百城志探討。無端鐵騎橫海來。烽火極天干戈擾。藏書三十餘萬卷。剝掠無存渾如場。獨有詩類九百種。先時轉徙貯孤島。朔風獵獵霜亂飛。夜雨瀟瀟月不皎。杜門謝客苦無聊。傷心人別有有抱。壁經差幸秦火逃。伏生况又腹笥飽。辛苦分明點勘時。挑燈瀉墨昏待曉。四夷交侵小雅微。家室漂搖真欲倒。舉目山河萬象非。邱麻雜黍半已稿。典與羣怨宜學詩。聖訓昭垂最可寶。一言可蔽思無邪。揚扈終朝猶未了。授之以政使四方。豈徒落筆絢文藻。難得良工寫畫圖。相傳神夏夏造。方今風雨難已鳴。神京何幸還豐鎬。游子應歌歸去來。莫恨田園隔縹緲。說詩君本媿匡衡。題詩我卻讓崔顥。

陳寥士先生招飲六華春賦此答謝

芳聖

莫謂新知遜舊知。良朋折簡慰相思。筵前擊鉢堪雙唱。燈下看花祇一枝。勸飲卻含情脈脈。傷時已勝紫絲絲。風流文采能驚坐。咳唾都成絕妙詞。

寥士席上出示近作蟋蟀詩依韻奉和

芳聖

偶聞唧唧亂秋光。決門聲威震四方。善戰上刑懷古訓。陣容莫再說堂堂。

登吳山懷吳步岳山

伯治

西湖似春酒。能作十日醒。青蔥湖畔山。乃與公同名。姓名偶合耳。風義伴呼嘯。憑高快縱覽。冉冉斜暉暗。胥濤打城堞。宋柏遶軒楹。雙堤綠如帶。作態舒而紫。三潭皎若鏡。滅相虛而瑩。緬公在杭日。此地常經行。爭墩請安石。改驛思陽城。伊人渺何許。猶對茲山明。行且與山別。踽踽傷中情。何年就東郭。一笑敲柴荆。

舟次嚴子陵釣臺

伯治

綠霧濛濛境最幽。畫眉聲答榜人謳。先生遊世成高逸。忍見江魚上釣鈎。

惆悵詩人遠以節物見饋疊舊韻爲謝

千巖

室如懸磬甑生塵。顛頤長飢老病身。肯向朱門求酒肉。疑從夜氣識金銀。悠悠那復酬佳節。戀戀何期有故人。祇愧屢空無以報。臨觴當賽自傷神。

惆悵私憐室主損寄長句次韻奉酬

千巖

芽屋江村與結隣。龐家誰主復誰賓。當時聚首無多日。別後銷魂又幾春。東閣久延珠履客。北窗猶臥布衣民。臨風千里何由見。笑語惟期夢裏親。

贈馬孟莊監委

運之

花祇一枝勸飲卻含情。脈脈傷時已勝紫。絲絲風流文采能驚坐。咳唾都成絕妙詞。

疏狂顧我舒青眼。雙鑠是翁稱白眉。此日相逢龍虎地。他年待領鳳凰池。易研象數誰先覺。字解形聲自得師。海上搗來冠翬豸。爰居鐘鼓慰調饑。

得羅叔蘊先生旅順書賦此卻寄

惆悵

長信尋香宿。江東遠逸才。石渠徵舊史。玉露注深盃。遠矚停雲霧。佳音附雁來。縱由遼水渡。筆挽倒瀾迴。公以所著渡。金石精專遠。兼葭我適汜。娛神圓較運。極悚短箋裁。楷法文孫繼。典居薄海懷。願倍劉與白。綠野共追陪。

簡齊白石先生舊京卽頌其八十壽

惆悵

道學文章繼戰功。湖湘人望殿成同。訥庵家學書兼畫。謝謫門庭月與風。歌聽皇琴忘髮白。酒沽燕市醉顏紅。由來德壽應天爵。重訪香山履道翁。

題譚湘人傷春憶遠圖并引

惆悵

庚申春暮、長沙潭子湘人、蟄居宣南湘館、紫藤一林、繁葩滿架、對花憶婦、造影寄情、忽忽十有四年矣、湘人偶檢舊篋、重睹厥影、而其婦歿已數年、根觸前塵、神傷不已、索余題句、爰賦兩截歸之、

江烟雨時

問總斷腸

立秋前三日寥士先生招飲泰淮酒家

叔瓊

泰淮未是傷心地。水閣臨流迤邐開。稍隔煙塵疑世外。豈知秋色過江來。座中主客誰醒醉。船上笙歌倦溯洄。猶有豪情銷不盡。戲調紅粉笑桃顛。

玄武湖

叔瓊

隈柳上湖綠。微風吹翠翹。燕穿雙蕩亂。鶯啼一笠嬌。水戲多遊女。夷歌豈勝調。田田荷葉小。乘興盪蘭橈。雙槳攜妻子。湖心濯綠波。水軍今不見。霸跡竟如何。鷗鷺時飛起。菱茨採處多。城門有吹角。夜色罷經過。

善伯次長招同九公部長紫陽祕書公武參事

憲子委員遊鷄鳴寺時憲庵世丈新從津來

卽席賦呈

叔瓊

滿山樓翠瑣禪扃。同倚危閣望渺冥。湖染六朝亡國色。容開千里大江腥。空悲雀殼臺城路。誤信雞鳴象法濱。劫後相逢歡復泣。人間何處不新亭。

讀惆悵大龔有賦

憐竈

高望一搔首。孤蹤獨寫心。紆妍言外得。幽邃靜中尋。細嚼左徒豔。耐爲梁父吟。想君頻攬轡。寄託抑何深。

贈張君次溪

憐竈

亦猶亦狂今有幾。不夷不惠世无雙。超然君自懷奇骨。老矣予真媿瘦筇。花事西園同踞石。酒人南國共臨窗。曾宴子于泰淮。把臂鍾山頂。不濟中原有此江。

曉行

鶴源

五更帶夢踏春堤。煙翠濛濛眼欲迷。行盡濃陰天未曉。月明還在亂山西。

太疏樓露臺落成程堪丈招同賞月

劫之

暑雨秋來清冶城。赤雲如兔晚蟬鳴。嚴宵滅燭蟾輝滿。子夜焚香約脚清。臺上快談風漸至。籬間吟語照初明。歸時景色中天好。露坐遙知過五更。

手植瓊花盛開

玉坡

樓名聚景瓊瓊花。節過端陽怒放葩。王母瑤池親手植。玉塘偷下種珠崖。

張脩府伍平一何顛齋段無染吳新民暨龍榆生伉儷集飲十園無染爲作圖

家士

畫中亦人境。酒邊無塵事。招邀備濟人。盤桓明瑟地。張公南皮。孫文襄孫。淵源乘有自。氣度沈且雄。規國規文字。伍侯申韓徒。詩學夙所治。平一兼長。何段精藻繪。清寧得高致。師事夏黃公。顛齋師無染師。造詣乃爾遠。吳君熱方聞。管筆非俗媚。報業有年龍。子工倚黃賓虹。遂詣乃爾遠。吳君熱方聞。管筆非俗媚。報業有年龍。子工倚聲。意到筆能遂。投硯固強村。聯吟思不墮。偷生有賴村。授硯圖胡。之。都作林陵客。共揮憂國淚。驗鬢吾有霜。澄清空攬勝。歷歷天華青。知天初未醉。雨過原塋蘇。蓬蒿亦蒼翠。嗟慰多賓游。一尊消百瘁。

晚坐

家士

鐘山積翠撲人衣。滄碧空青萬木霏。不是斜陽雲際暝。宵殘那復得朝暉。

寒翁屬題巖山三臺洞題名二拓片

家士

山石非自雷。半待詞人筆。勝流偶經過。千古垂劇蹟。摩崖或題名。豈肯交臂失。窈窕三臺洞。倒懸鑿石室。舊游竟吾蹤。回首飛鳥疾。寒翁丁丑遊。三載消一劫。張士在壬寅。轉眼將四秩。後蹤追前蹤。與感理則一。世賢何啻萬。足印隨飄逸。寶此數行書。永錫巖山登。登亦滄桑時。我詩長不滅。

題無染畫

家士

青山終不老。萬古烟嵐綠。喚取素心人。冥搜同結屋。

與張次溪遊清涼山掃葉樓訪白堅甫未值

家士

叔餘曾記一登樓。風雨今來訪傷流。彈指華嚴呈寶相。撐胸磊塊吐清謳。登高能賦漫簪筆。望遠當歸未買舟。豈必勝棋勝掃葉。隔城莫對莫愁愁。

雜題

家士

黃衫原俠士。碧玉是情人。東海千層浪。西家一段簾。絕淨塵羅浣。微醺酒作霞。山空松落子。石潤蘚生花。

夏盡夜燈下見蟋蟀作

家士

草蟲初解近燈光。戶外秋聲已萬方。善鬥善鳴餘勇在。人間何處半閒堂。

題徐善伯藏海藏老人草書吏部韻寶徐夫人對

家士

海藏手筆抵瑤璣。絕少矜持作草書。韻寶一編留劇蹟。雖沙泥印證如如。

夫人妙格補簪花。合璧聯珠萬口誇。肯讓彩鸞專韻事。便教再世定咨嗟。

挽趙靈飛

即賽金花

霜杰

序

嗟乎。天生此才。在於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奈何鍾美如斯。而推辱之至於此極哉。此汪中過舊苑弔馬守貞語也。夫容甫之於湘蘭。生不及見。特從楮墨。愛賞遺馨。猶有斯慨。矧余與靈飛。素暉樓上。曾接玄談。中散琴邊。復聞高義。自傷遲暮。等天涯淪落之人。哀此嬋娟。盡兩間靈傑之氣。語見宋謝成能無結轡。甯獨迴腸。愛託韻言。具陳本事。大驚驚樓序。

賽金花小影



託命儀鸞大體變。凡事見孽海花者下不復言。

絮果蘭因世所知。羅虬輕負比紅兒。玉簫再世痕猶在。

依約羅巾繫頸時。

臺省承平事已非。禮廬桃葉刺船歸。倉橋一曲銷魂日。

博士披香早鑿幾。用淖方成語意。

女君雅化被刑于。郎主恩綸拜錦車。行館小星榮替月。

宮亭始願已能如。

萬里黃華有坦途。舟中鈞黨半虛無。共言傾國西方美。

不及神人一藕姑。

金元輿地熟南齊。甌脫尋碑瀚海西。底事六洲仍鑄錯。

廬家海燕始雙棲。

移節歐西景物佳。鈞駟格磔漸能諧。舞鸞收影休惆悵。

但拖胡腰自遣懷。吉樂府中女兒抱胡腰。

枯楊識性已無猜。自有櫻桃侍鏡臺。吹縹春池干甚事。

堂堂紅杏出牆來。

佳俠相逢自有真。嫋姚身手試岷崙。粉牆風味梅梢月。

一縷柔雲縮劫塵。

漫云神女慣行雲。槃敦經綸迴不羣。中閭牢籠諸使節。

七絕三十首押上下平韻

枯蘭愁謝彩雲空。靈名曹夢蘭。又名傅彩雲。大定明昌警眼中。莫向江

亭橫滌望。殘山賸水美人虹。

貧鼓千場唱悽儂。傳奇無復蔣清容。劇憐補盡媧皇石。

四海聞名不禦冬。

烽火京師迫受降。掃眉報國秘雲臆。不堪牆壁公卿等。

一時爭拜石榴裙。

年時漢節重烏孫。簾箔殊榮入禁門。會侍牝朝同玉映。山河象服尚留痕。

嫩約晴鶯事亦難。何曾禁錮任人餐。向來面首誣良玉。穢史深文只等閒。

星槎溟渤壯游還。敲佩和聲入漢關。長恨仙龜歸太速。楊枝生未別香山。

金谷繁華一惘然。主衣忍着為人妍。分香賣履渾無計。惟有青樓舊管絃。

枇杷花下酒如潮。春恨彌天不可消。揮盡纏頭三百萬。背人眉黛復淒寥。

新進羣飛慮草茅。願游瀛島避危巢。傷神東市朝衣日。白奈斜簪舊故交。

晚翠既拜御銜，入閣辦事，趙力勸之曰，莫若出國，可免旋渦，近聞東使將易人，以吾力勸能為謀一等參贊，三年歸國，前程何限，奚必置身爐火上耶，僕住歲

通遊全歐，獨雨過橫濱，限於航程，未獲一覽紅葉神山之勝，引為憾事，若不還乘，使護衣箬，則固所願而不致請者，晚翠勢不能從，而頗自幸，常以告人，及其被禍，丹旆歸關，親知其致送，趙獨素服臨奠，其識略風義，即此一端，可以概見。

冠蓋如雲亦自豪。愛才時奏鬱輪袍。親費多 遊其門 曲中詎有周

整感。解甲男兒薄董逃。董軍演後筵間 視素帥莫如也

元老憂時鬢已皤。定從默賴女隨何。苟全宗社原天幸。誰識鴛鴦輾轉多。

皮裏陽秋擊浪花。固殊嚮壁碧雲駝。但饒梅子流酸意。碧玉年時正破瓜。

並騎戎裝出正陽。九衢爭識杜韋娘。祇愁勞燕分飛日。

萬里雲羅易斷腸。

令僕如驢慣駝行。草湖偷活恣哀鳴。當時差快風霜舌。射影含沙誤一生。

一生滄海潮曾經。萬口論功勝汗青。從此綠腮深似海。幾人能見照春屏。

驪騎蒼黃大獄興。覆巢完卵已難能。溝渠打鴨驚鷺後。衣馬垂垂散五陵。

風泊鸞飄可少休。澹雲微雨又蘇州。徐娘風味清柔甚。幾樹垂楊對畫樓。

婆娑花葉已成陰。綠綺琴心一往深。會見驚鴻三十載。淞波彈指去來今。

乙已趙居海上，嘗從王碧樓年丈訪其莊園，是日方為亡母作道場，魚梵喧闐，殊致人意，丈因曰，二爺

開通乃爾，尙未破除迷信耶，趙聲云，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徐復曰，習俗相傳，能至數千百年，亦自有其原則，以

僕觀之，迷固不必，信亦未可厚非也。丈為莞然，碧樓名尤哲，閩中名孝廉，以詞傳世。

北道相逢熟魏三。桑榆暮境正回甘。罡風又散迦陵鳥。生事如僧十笏庵。

樂府哀歌昔昔盟。寒天翠袖耐窮簷。近來謬託相知者。薑桂何曾受一縑。

殘淚金臺記道咸。東南金粉氣雕剗。平生鳴鳥秋風意。中有黃墟一涕銜。張亨甫有金臺殘淚記

虞美人 和雙照樓 李釋戡

鳳皇池上鳴珂處。簪筆翩翩侶。歸來華表獨經過。留得擎天一柱得天多。圖書四壁隨兵火。兀坐蕭然我。從今莫更說風流。斜日溪橋門外似西州。

無題三十一首其五 結步 詞 有 寄 公

錢塘周芷卿集玉谿詩句為無題三十二首。歿後。其稿散佚。僅兩般秋雨庵隨筆中記其事。及斷句數聯。如刻意傷春復傷別。可堪無酒又無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人間惟有杜司勳。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嬌獨許同遊。歎為天衣無縫。秋窗無事。戲補成之。

好好題詩咏玉鈞。東南出日照高樓。維摩一室雖多病。王粲春來更遠遊。浮世本來多聚散。酒墟從古擅風流。劉郎已恨蓬山遠。萬里誰能訪十洲。

雲鬢無端怨別離。菱花散亂月輪虧。座中醉客延醒客。君問歸期未有期。誰與王昌報消息。非關宋玉有微詞。蟾蜍夜豔秋河月。十二樓前再拜辭。

鸞鏡佳人舊會稀。私書幽夢約忘機。蝶含花蕊蜂銜粉。龍護瑤窗鳳掩扉。唱盡揚關無限疊。每朝珠館幾時歸。春烟自碧秋霜白。萬里雲羅一雁飛。

鄴城新淚濺雲袍。夢筆深藏五色毫。曉飲豈知金掌迥。楚絲微覺竹枝高。已隨江令誇瓊樹。不羨王祥得佩刀。正是澄江如練處。鎮西留與謝功曹。

來是無言去絕蹤。鬱金堂北畫樓東。玉桃偷得憐方朔。香棗何勞問石崇。子夜休歌團扇掩。華筵俄歎逝波窮。背燈獨坐清香語。牢合金魚鎖桂叢。

隔得盧家白玉堂。雕文羽帳紫金床。莫將越客千絲網。但得徐妃半面妝。柱上雕蟲對書字。簾鉤鸚鵡夜驚霜。蓬山此去無多路。亦要天花作道場。

帳望銀河吹玉笙。星光漸減雨痕生。江魚朔雁長相憶。

湘瑟秦箏自有情。細路獨來當此夕。相思迢遞隔重城。西樓一夜風箏急。更作章台走馬聲。

小姑居處本無郎。可惜秋眸一顰光。別館覺來雲雨夢。重幃深下莫愁堂。幾時心緒渾無事。不信年華有斷腸。莫向樽前奏花落。謝家離別正淒涼。

相見時難別亦難。碧城十二曲闌干。蝶銜花蕊蜂銜粉。犀辟塵埃玉辟寒。何處哀箏隨急管。豈知孤鳳憶離鸞。宓妃腰細纔勝露。不敢公然子細看。

猶自風搖九子鈴。金蓮無復印中庭。春蠶到死絲方盡。銀燭燒殘燄不馨。那解將心憐孔雀。免教辛苦更囊螢。未知歌舞能多少。却為知音不得聽。

秋河不動夜厭厭。未必金堂得免嫌。冰簟且眠金鑊枕。玉樓仍是水晶簾。春叢定見饒樓鳥。月姊曾經下彩蟾。欲織相思花寄遠。許教雙鳳一時銜。

簾外辛夷定已開。年華應共水相催。宓妃愁坐芝田館。温燭終虛玉鏡臺。斑竹嶺邊無限淚。芙蓉塘外有輕雷。殷勤莫使清香透。一寸相思一寸灰。

一丈紅薔擁翠筠。至今猶識蕊珠人。柔腸早被秋眸割。定子初開睡臉新。神女生涯原是夢。賈生才調更無倫。相逢

一笑憐疏放。去作長楸走馬身。

朱欄畫閣幾人遊。樓上黃昏望欲休。見我佯羞頻照影。期君不至更沉憂。可憐庾信尋荒徑。不及盧家有莫愁。腸斷秦臺吹管客。遠書歸夢兩悠悠。

高樓風雨感斯文。睡鴨香爐換夕薰。虛為錯刀留遠客。欲書花片寄朝雲。前身應是梁江總。繡被猶堆越鄂君。欲問孤鴻向何處。不教腸斷憶同羣。

對影聞聲已可憐。雲孫帖帖臥秋烟。豈能無意酬烏鵲。忍委芳心與暮蟬。二八月輪蟾影破。九枝燈擊夜珠圓。映簾夢斷聞殘語。只是當時已惘然。

更欲南行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已悲節物同寒雁。羞逐鄉人賽紫姑。楚館蠻弦愁一概。嵩雲秦樹久離居。玉璫緘札何由達。雙鯉迢迢一紙書。

雲母屏風風燭影深。玉孃湖上月初沉。朝雲暮雨常相憶。桂巷杉籬不可尋。顧我有懷同大夢。與君相伴條煩襟。芭蕉不展丁香結。遠隔天涯共此心。

省對流鶯坐綺筵。瑞霞明麗滿晴天。為憑何遜休聯句。莫見洪崖又拍肩。珠樹重行憐翡翠。鳳城迢遞憶鞦韆。春窗一覺風流夢。繡被焚香獨自眠。

十二層城闋苑西。赤簫吹罷好相攜。深知身在情長在。不是花迷客自迷。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訝玉繩低。金鸞不問殘燈事。阿閣華池兩處棲。

昨夜星辰昨夜風。西來雙燕信休通。風波不信菱枝弱。清露偏知桂葉濃。願去閨年留月小。直教銀漢墮懷中。曉簾穿斷蜻蜓翼。十二玉樓空復空。

香施燈光奈爾何。離情終日思風波。短襟小鬢相逢道。欲笑凝眸意欲何。桃李感時難寂寞。風光今日兩蹉跎。梁間

燕子聞長歎。一夜芙蓉紅淚多。

六曲屏風接翠帷。洞房簾箔至今垂。桂宮留影光難取。羅薦春香暖不知。憶得綵絲裁小卓。收將鳳紙寫相思。滿院柳色無離恨。且問宮腰損幾枝。

柳梢樓閣見南山。鳥沒雲歸一望間。翠袖自隨迴雪轉。瑤池歸夢碧桃閒。可憐夜半虛前席。又向窗中覩阿環。刻意傷春復傷別。斷腸聲裏唱陽關。

未解當年重物華。班駘嘶斷七香車。不先搖落應為有。少得團圓足怨嗟。猶自金鞍對芳草。更持紅燭賞殘花。離鸞別鳳今何在。倚樹沉眠日已斜。

家近紅蕖曲水濱。一年生意屬流塵。金蟾嚙鎖燒香入。錦瑟驚絃破夢頻。閒倚繡簾吹柳絮。枉緣書札損文鱗。如何一夜高唐雨。瘦盡東陽姓沈人。

廊深閣迥此徘徊。颯颯東風細雨來。碧草暗侵穿苑路。柳棉相憶隔章臺。金鞍忽散銀壺漏。鸞扇斜分鳳幄開。借問欵頭雙白燕。不知香頸為誰回。

聞聲不見隔飛烟。錦瑟無端五十絃。陂路綠菱香滿滿。玉池荷葉正田田。郎君下筆驚嬰武。望帝春心託杜鵑。惟有夢中相近分。鷓鴣聲苦曉驚眠。

水邊風日半西曛。清嘯無因更一聞。終日相思復相怨。可堪無酒又無人。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香爐更待薰。一自高唐成賦後。夢來何事更為雲。

金屋裝成貯阿嬌。當時歡向掌中銷。悠揚歸夢惟燈見。欲就行雲散錦遙。一自香魂招不得。暫憑樽酒送無憀。春心莫共花爭發。雨滿空城蕙葉彫。

梔子交加香翠繁。鳳巢西隔九重門。夾羅委篋單綃起。玉珮呵光銅照昏。直道麻姑與搔背。何曾宋玉解招魂。西園碧樹今誰主。為拂蒼苔檢淚痕。

臥枕芸香春夜闌。東風無力百花殘。蘭膏熱處心猶淺。蠟炬成灰淚始乾。河伯軒窗通貝闕。嫦娥衣薄不禁寒。此情可待成追憶。紫府程遙碧落寬。

畫竹離合記事詩

連理吟并序

謹子裁

巽庵伉儷情篤。丁丑之役。其夫人倉卒別於京寓。過歸奉賢里第。未幾淞滬淪陷。夫人復奉姑攜二子。流離轉徙。避地莫干山。備受艱辛。時戰事瀰漫。音耗斷絕。彼此不知存亡者半年。戊寅夏夫人得西轍士接護回滬。巽庵兩度探詢。始迎還都門。先是豫章柳子谷畫竹兩幅貽其夫。臨別各挾一幀以相祝曰。但願平安有如此竹。比相見。巽庵所藏。已破碎如買似道河山圖。其夫人雖幾經危殆。金釵翠鈿。皆遭蹂躪。獨此幀完。整如故。鏡未破而翠圓。幸於樂昌多矣。巽庵告余願末。異而記以長歌。仍命之曰連理吟。

蕭蕭木落秣陵秋。颼颼食狼闌畫樓。飛將忽從天外至。誰家少婦不含愁。潘郎本是京華客。翡翠一雙情脈脈。聞道契丹鐵鷁來。鴛鴦被底驚魂魄。吉凶無計知趨避。欲行又止綢繆意。祇因夫婿重功名。午夜鄉心別離淚。君近秦淮舊院里。妾藉吳淞半江水。臨歧珍重細丁甯。各抱平安竹一紙。雙星銀漢水迢迢。燦爛漲天城廓焦。咫尺家山歸未得。衝波水虎歇江潮。倉皇西向西冷去。又聞南浦軍飛渡。進退神馳到白

題畫竹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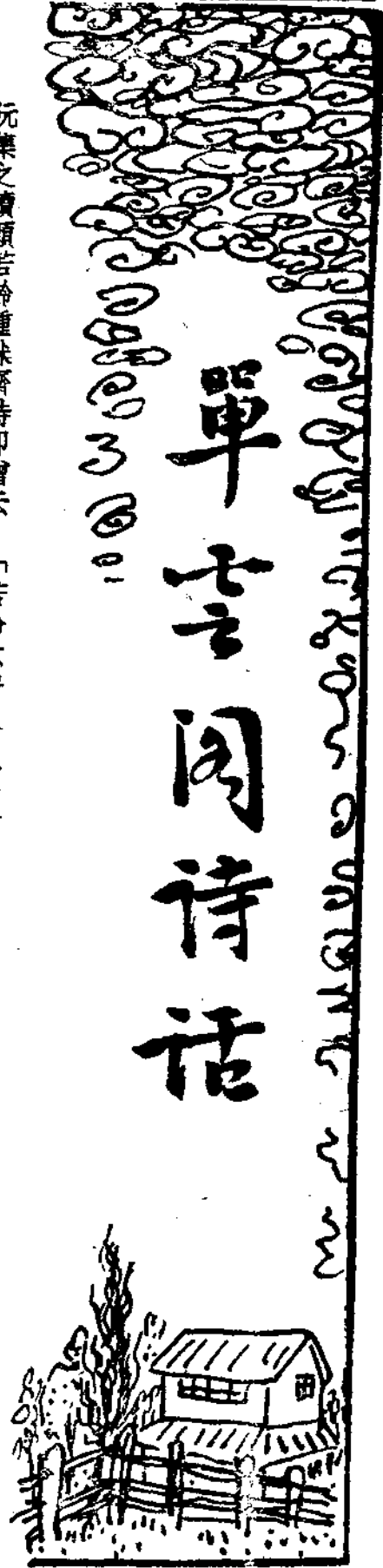
潘巽菴

丁丑之變。余與老母妻子離散。久之始得完聚。子谷之畫。亦隨人事離合。懷賢謹子子裁為賦長詞。并并以序。題於別幅。始末既具實。顧余滯跡白門。異秦嘉之奉役。問家瀝壘。愧杜甫之北征。能無蘭成之感。莊鳥之吟乎。爰復作絕句四章。亦猶陵谷難變。真心尚在云爾。

一派彭城尚可尋。晴窗靜對細沈吟。毫顛工力知何在。風有清聲日有陰。
會是分攜兩地愁。畫中竹葉不成舟。烽煙阻絕江南路。黃口紅顏共白頭。

偶遂生還異拾遺。夜闌羞讀北征詞。慰情減却湘娥淚。多謝
謹君一首詩。
乾坤尚許容孤直。素壁應教立萬竿。颯颯龍吟風雨裏。與君共此夜漫漫。

單言詞詩話



阮集之讀顏若齡種秣齋詩即贈云：「若齡玄對人。霞上接修軌。道開岩壑昌。跡謝簪纓滓。其身即貞松。清颺言下是。詩書肆愉悅。意至亦乘耜。任運趣彌超。觀生吉所止。秋橫綿鮮雲。春湖散芳芷。開樽吐長謔。思君應若爾。」溪亭云：「石瀨何濺濺。朝昏破青靄。云去龍居近。能使川雲大。初至趣如失。稍定理徐會。澗藥雜飲香。風簾漸交穎。靜覺物象繁。自負逸民泰。輕衣懼駘晏。轉屢值煙沛。境絕俗已殊。林靈鳥仍昧。數峯爾何心。蒼蒼立簷外。」余未也招同陳旻昭集烏龍潭賦云：「潭定水光白。諸烟無與爭。落花靜可數。時聽閉魚鳴。無言酬清機。林月悠悠明。遂永岩下觴。聊恻世上名。杖藜出山扉。蘿篠咸有聲。歸覺衣履間。空香爲我盈。」其起句之佳者，如「曙月如纖雲。不共秋河沒。」如「微風吹石髮。向夜集山響。」如「芳草不予欺。春深門已碧。」如「一公絕塵垢。其人即翠微。」如「秋峯漸明翠。深草微有路。遙識空際香。因憶林中露。」不勝條舉，皆躋乎澹遠空靈之境者也。

集之五言律，如巫山高云：「巫山不可憶。終古但啼猿。無絕夢中路。青搖空際魂。峽深雲有族。江闊雨無痕。靜慮撫琴瑟。幽通理自存。」有高唱入雲之概。久不至善提庵偶成云：「高枕代千峯。香林至亦慵。片籬江市隔。丈室雨花封。貰圃時春菜。超烟響暮鐘。見聞殊往昔。吟賞更無窮。」趙芝庭改官南使曹訊之云：「海月照秋樹。微風吹夕涼。故人官肄業。逸咏想滄浪。身即松篁翠。衙圍橘柚香。悠然高枕處。何屑較羲皇。」訪鄺公露著夷土異書于三祖寺云：「古寺通秋草。從君獵異書。文章遍蚪蚪。箋釋到蟲魚。怪軼齊諧上。圖開禹貢餘。因之謝鳩燕。」

。夢逐日南車。」其他佳句如「香激花中葉。青颺雨後山。」「澹游如閱夢。空慮直賓烟。」「賴有貧廚酒。能酬晚徑花。」「楚山浩無極。寒翠入江烟。蘆影亂歸錫。潮音宣定禪。」「薪烟綿土屋。荒雨滴山籬。」「觀心如古雪。栖興此寒山。」「春星繁若雨。燈火復江村。」「幽人即芳草。宵語若深山。」「向夜江烟定。春星次第開。」「對此一尊酒。悠然無盡山。」「千峯青且至。二月雪猶深。」「林陰若微雨。遂覺綠光繁。」「客當歸雁路。吟及落花時。」「旅吟香積雪。何以喻高寒。」「風絮殘春路。春燈旅夜村。」「溪草吹香暗。檣燈照雨涼。」「芳意含初蕙。微吟在落曛。」「烟草微何際。舟行綠漸開。」「意中諸嶂在。影際一帆生。」「花衆難難衛。蘿沈磬與疏。」「菊外山長澹。蘆中服自奇。」「林香開藥路。龍碧積苔衣。」「通花馮一水。隔渚笑雙星。」「雙樹挂殘雪。與君瓢笠分。」「潭影澹相照。松風幽自吹。」「磬從香際發。螢向露中飛。」「心魂碧何際。艸色滿瀟湘。」「蘿庭無淺月。竹塢有流烟。」「印屐寒林雪。攤書上屋暎。」「獨樹立寒色。諸煙爭晚山。」「松境不知雨。蒼寒自有聲。」「石竹搖空翠。籬花立晚紅。」「微涼生竹絡。返照下柴關。」「谿上秋無改。從君幾度遊。涼風醒野酌。暝色起滄洲。」「夕浦漁烟翠。霜厓積草黃。」「孤亭頹寒色。烟盡見諸山。偶就蒼苔坐。高談黃葉間。」「青山澹無恙。古處可爲鄰。」其琢句用字，均極儻刻。七言非其所長，不贅錄。

閩縣曾履齋之大父福謙，字伯厚，別署虬叟，嘗自謂其詩如年譜，如家傳，不曰詩集詩鈔詩存詩草，而曰詩帳，亦猶計簿之備檢查，花甲一周，會將歷年新舊各帳，一加清釐，刪者刪除，存者實在，釐爲卷目，以誌悲歡愉戚之境，窮通得失之遺。其語甚趣。晚歲以近立異，欲改之未果。歿後稿經畏廬匏庵昉谷諸老刪定，致題曰梅月龍詩。其詩與香山義山放翁諸家相出入，瀘州萬慎嘗稱其政則惠人之政也，其言則德人之言也，其詩則風人之詩也，許其必傳。

梅月龍詩，如漫興云：「尋山雖遠同尋友，得句能奇勝得官。」寒菜云：「冬心直欲欺逋叟，風味由來近冷官。」自檢吟草云：「年來詩思太闌珊。仔細思量咎在官。若使將官與詩較。好官猶易好詩難。」其用官字均甚可誦。

。峽江舟行雜詩之一云：「怒浪不可迥。山陡水亦陡。猛悍復雄奇。以石爲樞紐。象形極萬類。大小無不有。不知幾千年。孕此頑而醜。欲借祖龍鞭。一一鞭之走。險語制險灘。難神亦低首。」險語制險灘五字極新。子陵釣臺云：「人生遇合那有此。昔日故人今天子。天子不忘貧賤交。故人自命隱淪士。羊裘大澤果幽潛。安車元纁胡良止。諫議大夫官既除。中興正可助爲理。一朝名分定君臣。加腹毋乃乖倫紀。若學巢許卻唐禪。先生何爲不洗耳。若學夷齊恥周粟。先生何爲不餓死。龍影叶卜奏鷹揚。磻溪之璜豈如是。謂非千古釣名人。請質富春江上水。」用筆爽利無比，起子陵于泉下，亦無以自解。

世徒知吳霜厓工詞曲，不知其兄竹林之能詩也，竹林名興讓，有城隱彥詩鈔，余藏有藍墨本。偕鐵耕雨中遊煙雨樓云：「歸舟泛泛似鷗閑。衝破烟波入小灣。回首晚霞成綺處。遠林微界水天間。」移花云：「酸寒窮苦孟東野。解道詩人命屬花。我窮似孟詩未工，自羞垂老惜風華。小女何知儼解事。殷勤勸植不肯止。此花垂頭似感激。託根非地嗟何及。世間豈惟當門忌。材與不材何所擇。」移柏樹云：「前日移一花。今日移一樹。頓令瓦礫叢。忽生岩壑趣。亭亭自獨立。雅有超然度。孤聳干雲霄。惜哉無雨露。幸此免斧斤。與君共歲暮。」蔡韻笙同年以扇索書近作題此留別云：「君懶我更甚。經月或不見。不見歡自存。神交不在面。惠然足音來。語妙冷然善。論詩貴適意。適復計正變。此意與我同。陶韋尙蔥蒨。一春風雨消。遊少詩興倦。羸質冒烽烟。又作勞飛燕。問歸未有期。天涯芳草徧。滄波別後思。故國夢中幻。索書豈在書。久要視此扇。毋輕片刻譚。歲徂還堪戀。」六十言懷之一云：「學多無一名。好多無一精。交多無一密。願多無一成。萬事紛蕉鹿。何假又何真。大海一浮漚。倏滅又倏生。既往皆如此。念之意氣平。慎勿回頭想。太上貴忘情。」竹林嘗謂霜厓曰：「先師嘗詔吾，字須手寫，勿以筆寫，而其要在筆筆送到。手寫者，吾手持筆，筆爲吾用也。筆寫者，吾爲筆困矣。筆筆送到者，雖一波一磔，當如所至之地而止，慎勿以筆左右跌蕩。」論書恰妙處。

丹徒李遵義樵隱詩存三卷，硃印本，趙臣傑序之，有云：「樵隱少作，志名世也。中年則避世。晚年則忘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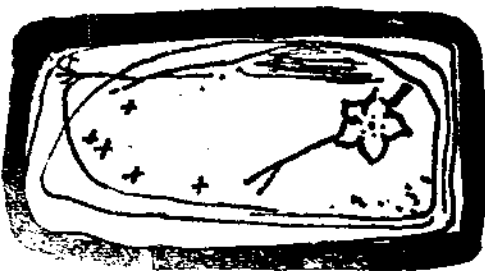
。「詩如盧生祠云：「一夢炊黃粱。夢醒黃粱熟。我來叩盧生。盧生猶睡足。」晨起口號云：「莊列寓言嘗八九。鯤鵬徙海忽三千。昔人異想超凡表。今日奇觀到眼前。島國春秋齊物論。神州男女太初年。如何不使金同價。黃白猶僱九府錢。」滄浪亭云：「愴懷子美南遷日。緬想商邱開府時。要使斯亭傳不朽。歐公詩與阮亭詩。」

舊京古刹，各以花事著稱，春秋佳日，爲觴詠勝地，篇什之富，幾可束筭。秣陵花事，惟靈谷獨擅，二月辛夷，三月牡丹芍藥，六月千葉蓮，一時無兩。余見靈谷禪林志，則昔時尙有梅花之感，今不可見矣。梅花塢外，尙有琵琶街月泉諸勝，明王廷相詠琵琶街云：「琵琶懸四絲。流音藉揮指。如何琵琶街。聲在空無裏。」劉龍和韻云：「琵琶屬何絲。乃不在彈指。有谷虛且靈。天真生應裏。」林樹聲和云：「琵琶作何鳴。不屬絲與指。入耳非根塵，聽在無聲裏。」潘珍和云：「拍掌響琵琶。無絃焉用指。方知太古音。不在絲絃裏。」清朱緒會和云：「推琵琶亦卻琵琶。非指以喻指。會心何必絲。清音在山裏。」皆圓妙得禪理。明黃璋題月泉圖云：「求泉不在山。求月不在天。寒泉打破月。任人來問禪。」釋果斌和云：「月明影在地。泉清光在天。何須分上下。空寂是吾禪。」似高僧說偈。祥符常茂徠秋厓著石田野語，常茂續樵街著臆見隨筆，皆精嚴圓湛，足爲樸學考據之光。隨筆中有一條云，「詩有四體，南也，風也，雅也，頌也，周召謂之二南，邶以下皆風，鹿鳴以下皆雅，清廟以下皆頌，合之則爲南風雅頌四體。傳曰，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詩曰，以雅以南。則南之爲南，固與風雅頌並列，而不得混入國風矣。」其說甚新。余有皮紙硃印本。

柳貫上京紀行詩一卷，薛漢書，北平故宮博物院景印，甚精。

武進費氏景宋本中興間氣集二卷，蓋取唐至德元首終于大歷暮年，錢起等二十六人詩得一百三十四首。其所舉佳句，如錢起之「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牛羊上山小。烟火隔雲深。」「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張衆甫之「不隨淮海變。空媿稻糧恩。」自當舟楫路。應濟往來人。」于良史之「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李希仲之「前軍鳥飛斷。格鬥塵沙昏。」

本節未完



秦淮四美人軼聞

耐充

秦淮四美人者何，名妓馬湘蘭名守貞，趙彩姬名燕，朱無瑕名泰玉，鄭無美名妥娘，是也。昔廣陵冒伯麟會梓馬趙朱鄭

長短句。名曰秦淮四美人合刻。此秦淮四美人之稱號，遂聞於世。明嘉靖時，海宇承平，士夫多喜吟咏。而平康巷陌，聞風傾慕，亦學譜詞曲，招致名流。因是紅葉綠多，青衫淚溼，花間草堂之句，恆聞於秦樓楚館之中。此馬趙諸姬工詞之由來也。

馬湘蘭貌僅中姿，小足尤長。有江都陸無從贈詩云，杏花屋角響春鳩。沈水香殘灑下樓。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鉤。蓋隱諷之也。其識太原王穉登百谷時，年四十一矣。百谷亦六十四。故百谷戲謂夏姬雞皮三少，惜余不能為中公巫臣耳。百谷作湘蘭傳，謂某太學與湘蘭昵，誓欲諧成伉儷。時湘蘭政五十，而太學春秋未半也。湘蘭乃笑而謝之曰，我門前車馬如此，嫁商

人且不堪外聞。以我私卿，猶賣珠兒，絕倒不已。宵有半百青樓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此亦一段趣事，堪資發噱。湘蘭有綺羅香味繡襪吐一首，爰錄於後。

「淡蕩春光，輕寒輕暖，多少嬌紅羞綠。深院沈沈，鈎起犀簾人獨。飄紅雨燕子交飛，迎碧浪鴛鴦爭浴。裁就三尺吳綾，玉纖描出花團簇。綵絲分擘，把金鍼繡朵，並頭湖淥。香汗微粘，遮斷巫山一幅。芳心縮閣住愁來，酥胸潤偷將歡卜。解春羅露出蓮房，重挑銀蠟燭。」

趙彩姬天資聰穎，迥異常人。一日中秋，吳門張幼大會秦淮，賦詩席上，彩姬吟云，試從天上看何漢。今夜應無織女星。一時傳為名句。冒伯麟於秦淮四美人詞，尤傾倒彩姬。謂所作幽微精進，無閨閣穠纖之態。彩妃有慶春宮招燕一首，亦頗可誦。詞云：

「雪暎東風，雲連暮雨，紛紛暗繞春城。柳眼青迷，桃腮紅隱，呢喃總是無聲。絳綰曾繫分離日，怪不聰明。

舊時王謝，畫堂無恙，應計歸程。

綠苔多少殘英，忘了雕梁，空掩疏檣。閉劈烏絲，忙揮象管，雁兒囁咐了甯。舉頭遙望，料不阻關山萬層。舊巢堪託，若是來時，卷幄相迎。」

朱無瑕幼學歌舞於朱長卿家，遂姓朱。平日閱人，有青白眼。復與樓霞禪師，結歡喜緣，著繡佛齋集。其釵頭鳳尋繡鞋云：

「雙雙繫。深深貯。尋時不見還驚異。人如暈。從思忖。打箇了鬢，是誰偷遁。問。問。問。愁難已。翻花底。牡丹庭畔長春砌。回眸瞬。忙來認。錦帶猶存，鳳頭紅褪。恨。恨。恨。」

鄭無美以身墜煙花為恨，曾作梅花詩云，虛名每被詩家賣。素豔常遭俗眼嗤。開向人間非得計。倩誰移上白龍池。讀者謂得詩人比興之旨。其西江月雷夜一首，亦鬱鬱不樂，見諸詞句。

「簾外紛紛飄絮。金鈎雙控頻敲。搖紅燭影麝香銷。錦帳夢魂縹渺。梅折一枝相寄，長途驛使虛勞。聲沈玉漏夜迢迢。展轉不知天曉。」

梨園述異

伶人被參二則

一 陳銀兒 (二) 渠

銀兒是乾隆末年轟動京師一位唱旦色的伶人，他與詩人李載園最相契。孫子瀟太史，對陳也頗為贊美，嘗有今昔辭云，其時有宜慶部蜀伶陳銀者，色藝冠諸部，楚伶王桂英繼至，入萃慶部，聲價遂與陳埒。兩伶既巧于自炫，又故傾襟名流，以顛倒公卿，一時朝貴，恆遭白眼，纏頭之擲，千金蔑如也。其「三日扇屏刻寫圖，閉情爭笑閱貞愚，漾波一碧深千尺，化盡高人傲骨無」。自註閱貞楚中高士也，工山水人物，尤工寫真，有某制府以千金求畫不應，幾中以法，人呼閱駱子，獨為銀作漾碧圖，三日始畢，漾碧銀子。又有為叔納題陳郎漾碧小影，(閱貞畫)墜歡前夢總如塵，重話春明舊日春，正是江南落花候，可堪還對鏡中人。白頭博士淚如絲，一幅生綃愛閱癡，雙頰紅酣雙黛碧，不會相見會相思。這都是關於紀述銀兒之事的。銀兒在當時享名既盛，態復驕橫，終因此致被御史加罪，譴責回籍，而一時人士，仍嘖嘖不已，以為談柄，這也實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情，所以我也樂為之一加搜輯。按伶人演戲，全以色藝為主，苟無色藝者，亦絕難有成名之一日。銀兒既傾動一時，那當然是色藝的魔力，關於這一層，在各書中，多有不同之描寫。吳太初燕蘭小譜載：「陳銀兒字漾碧，四川成都人，魏長生之徒。明豔韶美，短小精緻，庚辛間與魏長生在雙慶部，觀者如飽飫醲鮮，得青子含酸，頗饒回味，一時

有出藍之譽。嗣後闈妝健服，色色可人，其機趣如魚戲水，觸處生波，儂巧似猿升木，靈幻莫測。余見其烤火一劇，頓解易象。……并有詩咏之云，逸態翩躚青勝藍，多情不作寶兒愁，憐他醞籍香風裏，弱柳依依似漢南。嬌小儂翻巧則那，談諧成趣愜心多，幾回注目怡情處，道好聲難喚奈何。西州佳麗最堪思，怪爾風流擅一時，巫字山臨巴字水，柳枝人唱竹枝詞。……又余近見陳銀兒烤火一齣，狀女悅男之情，欲前且却，舉多羞澀，而慾念難消，肩背瑟縮，不能自禁。……又友人言，近日歌樓演劇，冶豔成風，凡報條有大關銷金帳者，是日，座客必滿。魏三滾樓之後，銀兒玉官皆效之。又劉有桂花亭，王有葫蘆架，究未若銀兒之雙麒麟，裸裎揭帳，令人如觀大體雙也。未演之前，場上先設帷榻花亭，如結青廬以待新婦者，使年少神馳目矚，罔念作狂。……張氏秋坪新語則云：「銀兒陳姓，籍蜀之成都，年十七，利齒輕軀，面目光澤，來京師，從雙慶部魏長生學秦腔。長生者亦蜀人，故曲中翕，然推為野狐教主魏三者也，陳盡得其技，聲容之外，兼通幻戲，遂以色藝傾都下，方是時劉芸閣之峭，王湘雲之媚，劉桐花之捷給，各擅其部，以相爭長，然以當陳，皆下駟矣，故燕蘭小譜中稱其如魚戲水，似猿升木，湘皋洋碧行云，垂鬢狐子比妖嬌，剪舌鸚鵡聽聰慧，蓋實錄也」。俞蛟夢庵雜著又謂：「蜀伶陳銀，走數千里，來京師，入宜慶部。短小精悍，顧盼自喜，演劇時雖傳粉調朱，弓鞋窄袖，效女子妝束，而科諢詼諧，熟詞穢語，醜狀百出，屠沽及輿拾糞，往往拍案狂叫，歡聲雷動，其具味相同，所宜然也。久之士大夫亦羣起叫絕，劇中無陳銀，舉座不樂。……」就以上各節所述，便可看出銀兒的色藝，是如何為人所稱譽。而於其演戲的猥褻形狀，更描繪得歷歷如

在目前。若至其所以受一班中下級社會歡迎的，也即在於此，久之使所謂士大夫者，便也與之有同好了。但是一般俗人，因為自幼沒有受過教育，到他稍能賺錢之後，便視財如命，到他錢多之後，便又驕橫起來。人一有驕橫之氣，便易招來怨恨，銀兒之被御史逮擊，原因即全於是。在燕蘭小譜有「惜乎交盡金夫，若羞澀者，但目逆而送之耳」。夢凡雜著有「數年間，有觴媚寢所得，金綺珠玉，累數萬。陳銀於是居奇炫異，謂京國好尚如此，凡踵門求款曲者，無纏頭之贈，贈或不豐者，皆拒不納。……」諸語，在這裏都可以看出他的居奇炫異，習尚豪華，而氣餒之感，尤足使一般平民為之側目痛嫉。遂有人出來向時相面前說銀兒的壞話，又適遇他誤觸巡城御史的坐車，乃以此為由，把銀兒參劾，加以逮捕。此時幸虧他的契好李載園，已任滿城縣令出頭替他週旋，方得被遣回籍。關於這一項事，以秋坪新語紀述為最詳，內載：「載園（按載園名符清，廣東合浦人，舉孝廉，出為縣令，乾隆中以詩鳴海內與翁方綱等友善，名在乾嘉詩壇點將錄中。）之初入都門也，雖耳陳名，固未之識。一旦友人偕造其寓，陳一見傾心，捉臂言歡，如舊相識，咄嗟命酒，珍錯畢備，飲酣自起倚簞，曼態嬌聲，淺斟低唱，屢影燈光之下，掩映生姿，載園為之心醉。自是往來莫逆，每值梨園演劇，載園至，陳必為致肴核，數下場周旋，觀者萬目攢視，咸噴噴嘆羨，望如天上人。或陳赴他園召，聞載園來，亟脫身至，其相契殆有至深者焉。載園既數與余相過從，暇常叩之曰，子與陳之淪浹，固知之矣，然傾倒何深至是。載園笑曰，唉，是正如山谷無題詩，盡空中語耳，外人皆以吾情逾斷袖，實乃妄墮綺語障，子知我者，奚亦問焉。予曰是何也，曰渠至吾寓，惟若談手話，往往夜分不去。予促之歸，

則牌帷昵枕，宛轉相，就若飛鳥之依人，大動人可憐色，故交頸促膝，無所不至，雖觸體皆靡，而終不及亂，詎未嘗不詫予之忍，予初不易我之介，如是而已，予笑不復問。先是有好事者，為湘雲作圖，復有為雲閣作賦，都下一時傳誦。載園亦倩名手，為繪西川海棠圖，遍徵題咏，予為題二絕云，細腰千載說橫陳，俗豔休爭別樣春，可是霓裳泥沈醉，華清宮外月如銀。翠拂修蛾霞點腮，錦官城外幾經開，春風帝里花如海，爭買胭脂學樣來。亦可為露華拂檻，彷彿聞香矣。歲丙午（乾隆五十一年），載園試宰直省，向因揮霍，負欠纍纍，竟難出春明。陳為之廣張華筵，演劇于宜慶堂中，大招賓客，無不樂為解囊，遂獲千金。又出已貲，代償債家數處，載園乃得脫然去。去之時，租道廣渠門外，執手纏綿，語刺刺不休，西山翠色，如與眉間淺黛，遙為結恨。已而夕陽在樹，風荻蕭蕭，暮色自遠而至，不得已而後行。自是陳聲名愈盛，日不暇給，梨園別部演劇，觀者恆寥落始曙星，往往不終劇而罷。衆深嫉之，有大力者譖之要津，謂妖淫惑衆，且多狂誕不法，而陳又適以誤觸巡城御史車，因逮送秋曹，決三十，使荷校徇五城，將遣問。陳多方夤緣，乃得薄責遞回原籍，然已狼狽如幼芳矣。載園時攝篆保定，再署滿城清苑，聞其事，亟遣力致助，隱為週旋。乃題授鹿城，陳以遞籍，迂道至，一見握手，悲而喜，喜而復悲，不知啼笑之同從也。居數日，為治行李甚備，厚有贈賂，具與馬送之十里外，殷勤後期，痛哭而別。知其事者，無不歎為兩情各盡其義云。予己酉（乾隆五十四年）自瀾歸，過鹿城，晤載園，話舊酒爐，燈施載園出海棠卷副本，指謂余曰，花枝依舊，子亦憶卷中人乎？用見銀兒被禍，實為受人嫉恨，在張氏作秋坪新語時，僅謂有大力者，譖之要津，而不敢指

明其人爲誰。至禮親王昭棟作嘯亭雜錄時，始明謂「爲和相（坤）所覺察，因荷校銀官緹帥署前以辱之，爲緩頰者，皆謫貶有差，乃遂陳銀官歸川中。……」按新語所述銀兒以誤觸巡城御史車，其罪微甚，僅僅把他遠決便可。若據雜錄所云，爲緩頰者，皆謂貶有差得推知亦爲必輕御史以妖淫惑衆狂誕不法八字，具白簡以參奏者。不然只一遠決的囚犯，何至把許多官員，或謫或貶呢？所惜距今年代久遠，參奏摺中之詳細，已難以考知。又關於此案年月，書中雖未指出，若參考諸書，亦可得其大概。蓋據秋坪新語，謂銀兒年十七，來京師，從雙慶部魏長生學秦腔，可見銀兒不是隨着長生一同到的北京。魏長生是以乾隆己亥（四十四年）入都，而燕蘭小譜載，銀兒在庚辛間，與魏在雙慶部。庚是庚子，爲四十五年，辛是辛丑，爲四十六年，照這樣看來，銀兒當是以庚子歲到的北京，其年爲十七歲。迨其離師自立，即改入宜雙慶部中，他和李載園的過從，爲他入了宜慶班以後的事。按載園爲滿城縣令，係在乾隆五十一年二年之際，則他二人的

契好，應屬在五十年及五十一年兩年之中。載園以五十三年授鹿城縣令，則銀兒之得禍，爲五十二年事，迂道至鹿城爲五十二年事。（此際銀兒應爲二十五歲）迨銀兒去後不久，載園即亦他調，至乾隆五十九年，再任鹿城，嘗有懷陳而寄托於海棠之詩，題云鹿城西院，海棠一株，余前宰時所手植也。五年未着花，今春花盛開，而樹已尋丈，不勝江陵人木之感，因成四絕句中，及海棠圖，（即指西川海棠圖）殆有所觸也。詩曰，前度劉郎手自栽，五年邀勒待重來，捲簾相對還相識，故遣三頭爛漫開。輕紅一抹睡痕新，細雨冥冥小院春，記得長安三月半，粉房夜醉月如銀。（按粉房指粉房琉璃街，爲銀兒寓居之所）。西蜀名花尚有圖，圖中花與此花殊，花前試向圖中問，能似當年解語無。一枝高出院牆南，刮目看時酒共酣，轉似金城隄畔柳，樹猶如此我何堪。這幾首詩，讓我們讀來，真覺一往情深，低徘徊欲絕。我認爲李陳遇合情事之曲折，更在畢秋帆李桂官之上，獨歎尚無人編作戲劇，以排演之耳。

宣外大蔣家胡同有雲間會館清季新建樓房耿伯齊農部有詩紀其事燕歸廬主蒯君旭人旅舊京多年近用耿農部韻成四截句郵示索和依韻答之

黃考墅

寄跡他鄉話故鄉。崇文宣武兩門旁。峨峨館屋今無恙。不見當年舊帝王。憶昔燕京選勝來。天安門外憩行臺。也從蔣徑驅車過。知貯南金東箭材。雲間耆舊傷寥落。儕輩於今鬢已華。萬變燕雲誰管得。塞衢車馬尚喧譁。燕歸廬主早投簪。霖雨猶存濟世心。大廈幾經桑海劫。西風斜日度光陰。



曾李

鴻章居恆好整以暇，素上置宋榻蘭亭，日臨摹百字。飲食起居皆有恆存。長于奏牘，時以曾李並稱。

夢卜覓求

左宗棠字季高，湘陰人。嘗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胡林翼亟稱之，謂橫覽九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年且四十，顧謂所親曰，非夢卜覓求，殆無幸矣。一日，文宗召問郭嵩燾，若職舉人左宗棠乎，何久不出也，年幾何矣，適此精力已衰，汝可為書論吾意，當及時出為吾辨賊。林翼聞而喜曰：夢卜覓求時至矣。

曾左抗行

宗棠為人多智略，內行

甚篤，剛峻自天性，穆宗嘗戒其褊衷。始未出，與國藩林翼交，氣陵二人出其上。中興諸將帥，大率國藩所薦，雖責皆專事國藩，宗棠獨與抗行不少屈。

翁同龢追謚文恭

翁同龢字叔平，常熟人。書法自成一家。被開缺回籍後，又奉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之殊諭。卒年七十五。宣統元年詔復原官，復追謚文恭。

清流

張之洞字香濤，南皮人。少有大略，務博覽為詞章，記誦絕人。短身巨髯，風儀峻整。蒞官所至，必有興

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愛

才好客，名流文士爭趨之。卒謚文襄。往者詞臣率雅容養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時寶廷，陳寶琛，張佩綸輩，鋒起糾彈時政，號為清流。

一夕票二百錢

許庚身字星叔，仁和人。嘗代同官夜直，一夕票二百錢，署名牘背。文宗閱本心識之。以詢侍郎許乃普，乃普為其諸父行也，遂命充軍機章京。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入直，是命蓋異數云。

翁潘

潘祖蔭字伯寅，吳縣人。卒謚文勤，建專祠。生平嗜學通經史，好收藏，儲金石甚富。先後數掌文衡，典

會試二，鄉試三，所得多真

士。時與翁同龢並稱翁潘云。

治史三大例

唐景崇字春卿，淮陽人。博覽羣書，通天文算術，尤喜治史，自為編修時取新唐書為作注，大例有三：曰糾謬，曰補闕，曰疏解。甄采書逾數百種，家故貧，得秘籍精本，輒典質購之。殫精畢世，惟缺地理志南羈靡州，及藝文志，餘均脫稿。

于式枚隱宮

于式枚字晦若，賀縣人。博聞強記，善屬文。李鴻章疏調北洋差遣十餘年，奏牘多出其手。生而隱宮，精力絕人。夜倚枕坐如枯僧。

內介而外和，論事審諤，有聲公卿間。

寇連才泣諫

太監寇連才上書泣諫太后，請歸政，廢頤和園，且言不為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為計。以違制被刑以死。

古逸叢書

黎庶昌字莼齋，達義人。少嗜讀，從鄭珍講求經世學。中國古籍經戎虜後，多散佚，日藩族弄藏富，庶昌擇其足其經史者，刊古逸叢書二十六種。

文通

馬建忠字眉叔，丹徒人。

博學善古文辭，尤精歐文，自英法現行文字以至希臘拉丁古文，無不兼通。以泰西各國皆有學文程式之書，中文經籍雖皆有規矩隱寓其中，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乃發憤創為文通一書，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中文義例之所在，學者皆稱其精。

劉世珩所著書

劉世珩字聚卿，貴池人。嗜古富藏書，校刊古籍尤

精，有聚學軒叢書，貴池先哲遺書，玉海堂宋元整本叢書，及曲譜曲品等。

馮煦鬻文自給

馮煦字夢華，金壇人。居官廉而好施，平素講學，以有恥為的，重躬行實踐，文章爾雅，晚境至鬻文自給云。

畢沅功名不終

畢沅字練衡，鎮洋人。以文學起，愛才下士，職事修舉，然不長于治軍，又易為屬吏所蔽，功名遂不終。

吳大澂善篆籀

吳大澂字清卿，吳縣人。善篆籀。罷官後貧甚，售書畫古銅器自給。著有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考，恆軒古金錄，寒齋詩文集。

銅柱銘

大澂奉詔赴吉林會同副都統伊克唐阿與俄使勘界，即所侵琿春黑頂子地也。遂援咸豐十一年舊界圖，立碑五座，建銅柱，自篆銘曰：「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于是侵界復歸中國。

何君海鳴陳君達哉年均五十書此奉貽

十園

海公用兵如用筆。早歲學成萬人敵。達公用筆如用兵。橫掃烟氛老更成。我昔投筆仍簪筆。紙上談兵無寸鐵。秣陵把臂同遨遊。蒿目時艱共煩憂。兩公合作期頤壽。願翻東海化春酒。我年較少鬢已霜。高歌青眼慨以慷。倚醉賦詩當馳檄。兵其可弭筆可擲。

竹林七賢之清談及其影響

許星甫

(一)

東漢末年，是個很紛亂的局面，在州牧郡守割據爭雄的當兒，在文學史上，也開一個特殊的局面，因為一般人對於文學嗜好的風尚，已有些轉變了。他們再也不能做粉飾太平富麗典雅的賦辭了。這種紛擾併吞的亂世社會生活，使他們深刻的普遍的受到民間文學極大的影響，一般文人清客們竟也想模倣民間俚俗的樂府歌辭了，以通俗化的詩歌，作文壇上的骨幹，脫離了豐禱詞藻的辭賦，表現他們自身慷慨悲壯的感情的，確是這一個時期文學的特色。這個時期的文學，文學史上稱為「建安文學」。

這「建安文學」時期過去了之後，明帝曹叡雖很提倡文學，但正始時期（二四〇—二四九）的文學相繼而起，其影響無非是唾棄名教，菲薄儒術，使得一般的文學思想，無不流于偏激，並沒有從前那樣的光明燦爛。當時有所謂「竹林七賢」——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尤為這派思想的中心份子。

(二)

晉書第四十九卷上說：

「所與神交者，推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藉兄子咸琅琊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嵇康列傳）

竹林七賢之中，比較最好的，要推阮籍嵇康。晉書中關於阮籍的列傳：「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卷四十九）

嵇康（二二三—二六二）字叔夜，進國鉅人。娶魏宗室女，官至中散大夫，有奇才，美風儀，人以爲龍章鳳姿，恬靜寡慾，喜談老莊，彈琴詠詩，悠然自得，因為他給山濤的書信中，有「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話，那位有野心的大將軍司馬昭以爲他含有譏諷的意思，就借着他的友人呂安因事下獄的機會，連他也殺了。他和阮籍最有詩名，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二徒，率多浮淺，惟嵇旨清峻，阮旨遙深。」由此可見，他倆的作風不同，無非是爲個性的差異了。

向秀字子期，好老莊之學，有莊子注行世。

山濤字巨源，以啓事著稱。

劉伶字伯倫，容貌醜陋，放情肆志，嘗憑婦戒酒，其辭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切不可聽。」又作酒德頌。

阮咸字仲容，籍之姪，嘗於端陽日庭懸犢鼻褌，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王戎字濬仲，遭母喪，飲酒食肉，不遵禮制。

(三)

阮籍鄙視禮法，嘲罵士儂，和嵇康同抱消極的厭世思想，但他謹慎已極，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一味飲酒耽癡，故能苟全性命。他作大人先生傳，便是他怪誕荒僻悲憤悲憤的思想的結晶品，他說：「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這是他的理想社會，至于他說「天地解令六合闢，星辰隕今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似乎是把宇宙看得虛無，連神仙也不要做了。他有詠懷詩八十二首，寫他的感情懷抱，詩意頗覺隱晦，時多忌諱使然。其中有一首云：「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懷 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共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往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很有曹植「飛飛摩蒼天」之慨，但五言詩經他一提倡，漸漸的脫盡了俚俗的氣味，差不多完全是文人的產品了。

嵇康被司馬昭逮於獄中，曾有幽憤詩數首，其中一首云「嗚嗚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會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可以想見他的傲然憤歎，他的四言詩還有好幾首。如云：「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這是從來被後人所傳頌的名句。

七賢文學，各有所長，阮籍嵇康實為領袖，阮籍詩賦類，均能發揮性情書寫狂誕之思，詠懷二十八首，辭旨遙深，抒情隱僻，極亂世之哀音。嵇康絕交山岳，既可發揮其人生文學，更能表現其峭直癖性，詩亦清麗淡雅。劉伶則大膽破壞俗禮，而表現其「蠶蠟之與蠟蛉」之人生觀。他如山濤向秀王戎阮咸，大都一味破壞禮教，此皆因文學為時所輕棄，文學家不得志，於是遂起反動，故其反對禮教，甚至盜酒，醉臥於人妻之側，而亦不為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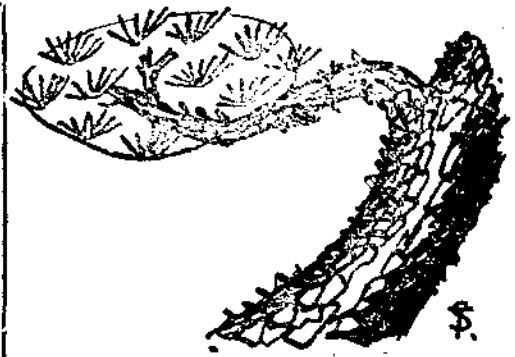
(四)

自此以後，百子士夫鼓吹自由，標榜放任，破壞禮教，相沿成風，老莊之學，風靡一時，政治社會，俱受莫大之影響，國事既無可救藥，人民復遭受無限之悲痛，此種思想，受其影響所及，約可分為兩端：

一、關於思想方面——此種清淡思想，大概非薄儒術，蔑棄禮法，無才流於偏激。所謂偏激，便是習惡俗儒之拘泥，排斥經術，於是往往託於神異，逃入昏迷，而生厭惡思想，空談之風，威極一時。

二、關於道德方面——因為習惡俗儒之故，所以就放浪形骸，任意縱情了，結果更鄙偷酒，也不以為奇，影響所及，於是淳厚誠樸之風俗，變成流瀆之氣也。

就是在文學方面，受了這思想之攻擊，亦更換了一副面目，由古樸而趨於細膩。文學地位莫不被清客雅士們獨佔了，這可算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過渡的黑暗時期，過此，便是光明燦爛誇煌萬世之唐代文學了。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續)

拜袁堂主人

京師四時之景物

京師正月朔日。後。遊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打恭式。打鞦韆。元宵前門燈市。琉璃廠燈市。正陽門摸釘。五龍亭看燈火。唱秧歌。跳鮑老。買粉團。十六夜。一〇女子出遊。謂之走百病。燒金龍玉凍石獅牙。以療牙疼。十九日。集邱長春廟。謂之燕九。二十五日。謂之填倉日。大小之家。俱治具飽食。二三月高粱橋踏青。萬柳堂聽鶯。弄笙簾。涿州嶽廟進香迎駕。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看海棠。豐台看芍藥。煮豆子結緣。送春賽會。五月遊金魚池。中頂進香。藥王廟進香。六月宣武門看洗象。西湖賞荷。七月。中元夜街市放餞口。點蒿子香。燃荷葉燈。八月中秋踏月。買兔兒王。九月登

高。花兒市訪菊。城牆下觀八旗操演。婦女簪掛金燈。九月歸甯。十月上墳燒紙。弄叫由子。十一月跳神。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即潛紀聞)

都門八古蹟

乾隆間詩人多賦都門八古蹟詩。一為法源寺觀音。相傳安祿山史思明建。一為太醫院銅人。在署內藥王廟。作於宋天聖時。世謂從海湧出非也。一為報國寺觀音像。高尺餘。寶冠綠帔。手捧梵字輪。一為潭柘寺妙嚴公主拜觀。公主元世祖女。削髮居寺中持觀音文禮大士。拜痕入觀。額手足五體皆俱。歲久軀壞。獨留兩足痕。明萬歷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覽藏之。一為覺生寺大鐘。明永樂間鑄。萬歷間從經廠移置萬壽寺。乾隆八年移覺生寺。一為慈壽九蓮

菩薩像。九蓮菩薩。明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作慈壽寺。建九蓮閣。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相傳菩薩為孝定前身。又長椿寺有黃綾紫軸繪九朵素蓮花。題曰九蓮菩薩之位。即孝定也。一為刑部楊忠愍公手植榆。在北所。康熙按。都門古蹟。唐以後明以前。見之載記者甚夥。此人者殆偶然寄興。或當時尚在也。窳變觀音像。昔高宗臨幸。曾鑄銘詞見御製集。(即潛紀聞)

桃木棍子

秋冬之間。鄉人荷斧入山林。伐桃棗枝作杖。每屆廟期。羅列於靈感宮外便道上。以活枝為佳。死枝不耐久也。香客回香多購一枝。以助行履。鄉人相傳桃木棍兒用以掛門可以避邪。故購者乃多。棍以

杖曲灣為佳。無裂紋破皮者為活枝。桃木之外。有取柳榆花枝杜梨之枝者。然統名之為桃木棍子。(妙峯山紀略)

陳銀兒

乾嘉間燕都梨園以豔名著者。首推陳銀兒。優師武億授堂詩鈔中。有詩數章。皆記銀兒事也。其都下感傳海棠圖詩者亦漫為一絕句詩曰。輕陰薄霧雨零絲。纖影工顰小睡宜。費盡人間唐突句。何如老杜補題詩。其送人歸蜀詩曰。幻盡竿頭幻也非。逢場啼笑總堪悲。錦城花發應相待。

好趁春風聽子規。其再題海棠圖句應友人之屬詩曰。往歷川中慣識顏。碧鷄坊下領仙班。於今腸斷無消息。費手重為寫淚殷。會憐濃蕊紫拳絲。爛盡春芳又一時。拚我口口口下土。他生暈上淡胭脂。笑閱桃春與李春。阿誰金屋貯斯人。看來只此幽籬下。也算相逢得季倫。昌州好事頻開宴。徐老多傳舊有巢。管領春風屬我輩。憑邀蜀客半衡茅。

福兒

福兒者。用絨絲纏銅鐵絲盤成蝴蝶形。或佛壽萬等字形。復以紙塗采抹蠟。剪成托盤。或作花葉。以鐵絲串成花朵朵。插於葦

排子上。或紙盒中。列攤於靈感宮外便道上以求售。香客回香多擇購以歸。插於帽邊。或髮髻。徐行下山。則見而即知為己朝山而歸矣。買人見客至。高聲而呼。「福啦。福啦。帶福啦。帶啦。帶福還家啦」。蓋以蝠福同音。戴帶同聲。香客朝山意在取吉利。喜聞吉言。不惜出此小費。故多購之。而售者所獲之利。亦可觀矣。(妙峯山紀略)

提督衙門

宣武門外十間房。孫公園迤南。舊有提督衙門公所。按提督衙門。最初設於西城刑部街。乾隆中。移於地安門外帽兒胡同。嘉慶己未六月始改建於此。

南橫街

南橫街。在宣武門外驛馬市大街迤南。昔時地頗荒僻。近以城南繁鬧。逐漸南移。車馬亦日見喧闐。在清初。歷為名人所居。如劉文定(名綸字慎涵。武進人。乾隆初由廩生舉鴻博。文章浸淫六朝。根祇漢魏。與劉統勳相得。時有南劉北劉之稱。)程文恭(名景伊。字聘三。亦武進人。乾隆進士。工詞章。精吏牘。服膺濂洛五子之學。)會文正公。皆會

寓此。「(文正於道光二十年。(公歷一八四〇年)寓巷之千佛菴。二十七年。(公歷一八四七年)復賃居於巷之北。」又錢辛楣亦嘗居此。其年譜云。乾隆甲戌。(公歷一七五四年)移寓南橫街。讀漢書。撰次之統歷衍四卷。秦文恭公薰田。邀訂五體通禮通攷。休甯戴東原震造寓談竟日。按辛眉名大昕。乾隆進士。精研羣籍。兼通中西歷算。自太初一三統諸歷。盡能得其測算法。著述極夥。三統歷衍一書。即於居是巷時撰成云。

戧子市

戧子市在前門外。打磨廠內。該地商肆舊多售戧子者。「戧」係俗字應作「等子」。按李方叔師友談記載。「秦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鋒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自銀元興。數碎銀兩遂不多見。戧子之用處。除藥行外。頓見稀少。售戧子者之生意。乃一落千丈。此亦時代上落伍者也。

伊藤博文致張之洞手札

徐善伯次長藏。友邦朝野名流題詠者八十餘通。書中所語，五十年前，已燭見今日東亞局勢。至足珍也。因題一絕云。

豈有唇亡不齒寒。端須英斷策平安。伊藤早有深沈語。莫作鄰邦越俎看。

十園

張之洞大人

伊藤博文

貴國航運之盛，實為東亞之冠。余於去年，曾蒙貴國政府之盛情招待，深感榮幸。此次來滬，見貴國之進步，益覺驚心。貴國之強盛，實為東亞之幸。余所望於貴國者，莫如能將此種進步之精神，推廣於他國，則東亞之和平，庶幾可期矣。此頌。伊藤博文

張之洞大人
貴國航運之盛，實為東亞之冠。余於去年，曾蒙貴國政府之盛情招待，深感榮幸。此次來滬，見貴國之進步，益覺驚心。貴國之強盛，實為東亞之幸。余所望於貴國者，莫如能將此種進步之精神，推廣於他國，則東亞之和平，庶幾可期矣。此頌。伊藤博文

之患無賴，越法而之，誠實為一可惜。閣下圖之，則飲水不圖。大東亞之盛，實為東亞之冠。余於去年，曾蒙貴國政府之盛情招待，深感榮幸。此次來滬，見貴國之進步，益覺驚心。貴國之強盛，實為東亞之幸。余所望於貴國者，莫如能將此種進步之精神，推廣於他國，則東亞之和平，庶幾可期矣。此頌。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首

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像小生先畫辟冒

冒果，字辟疆，號
 樸庵，自號巢民，如皋
 人。幼有俊才，負時譽
 。所居有樸巢，水繪園
 ，深翠山房諸勝，賓從
 繼進，極一時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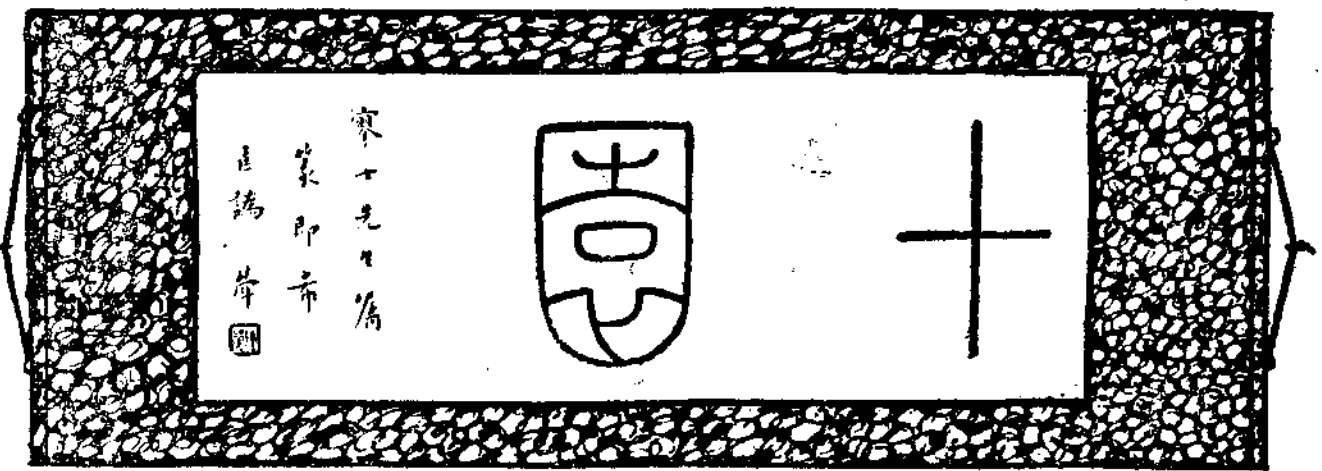


董小苑小像

董白，字小苑，又字青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中
 ，豔名卓著。嫁冒辟疆為妾，比歿，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悼之
 ，為世傳誦。或謂清世祖董妃即小苑，吳梅村清涼山懺佛詩
 ，為詩中一疑案。羅瘿公陳石遺均有考證。



王西神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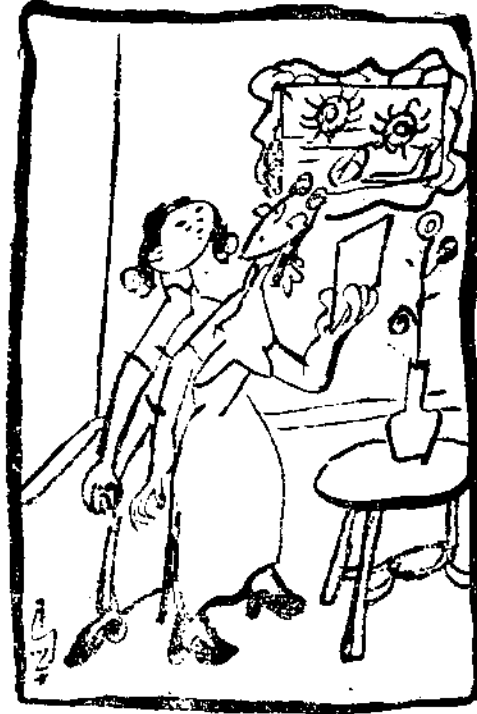


陳巨來篆書

狂 想 曲 馬 午



甲：「依每月要請假一、二天，倒不如早些和阿揚結婚！」
乙：「這傢伙靠不住，拉板馬車！」



甲：「狄張照片新吔？」
乙：「阿是預備送小張！」



甲：「密史趙真不愛漂亮。」
乙：「可是伊格工作能力比唔妮強！」



甲：「聽說依同陸先生打得火熱？」
乙：「別瞎三話四，狄隻曲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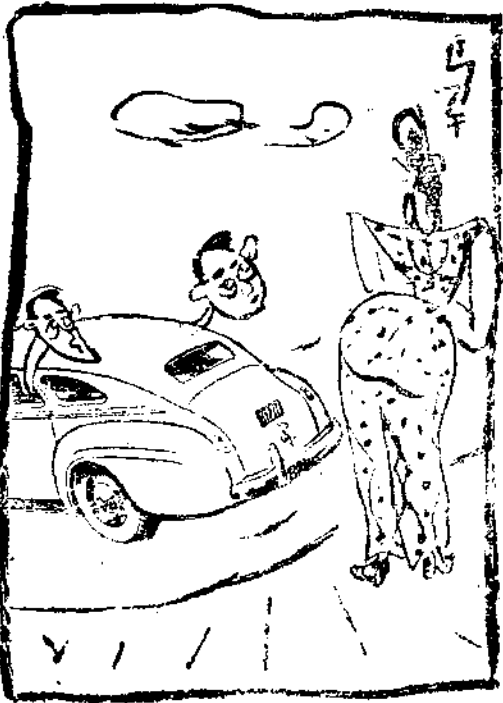
狂想曲 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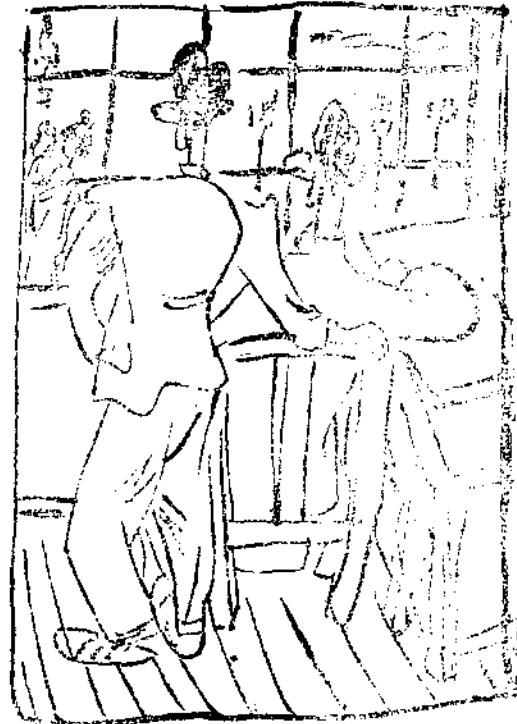
甲：「昨天老兄很得意吧？」
乙：「唔，大有前途！」



甲：「前面穿黑旗袍格新哦？」
乙：「人家有男人格！」



甲：「狄格密史那能？」
乙：「像煞變有些工夫！」



甲：「老李，小蘇州向儂做鬼臉。」
乙：「別胡說！」

夏之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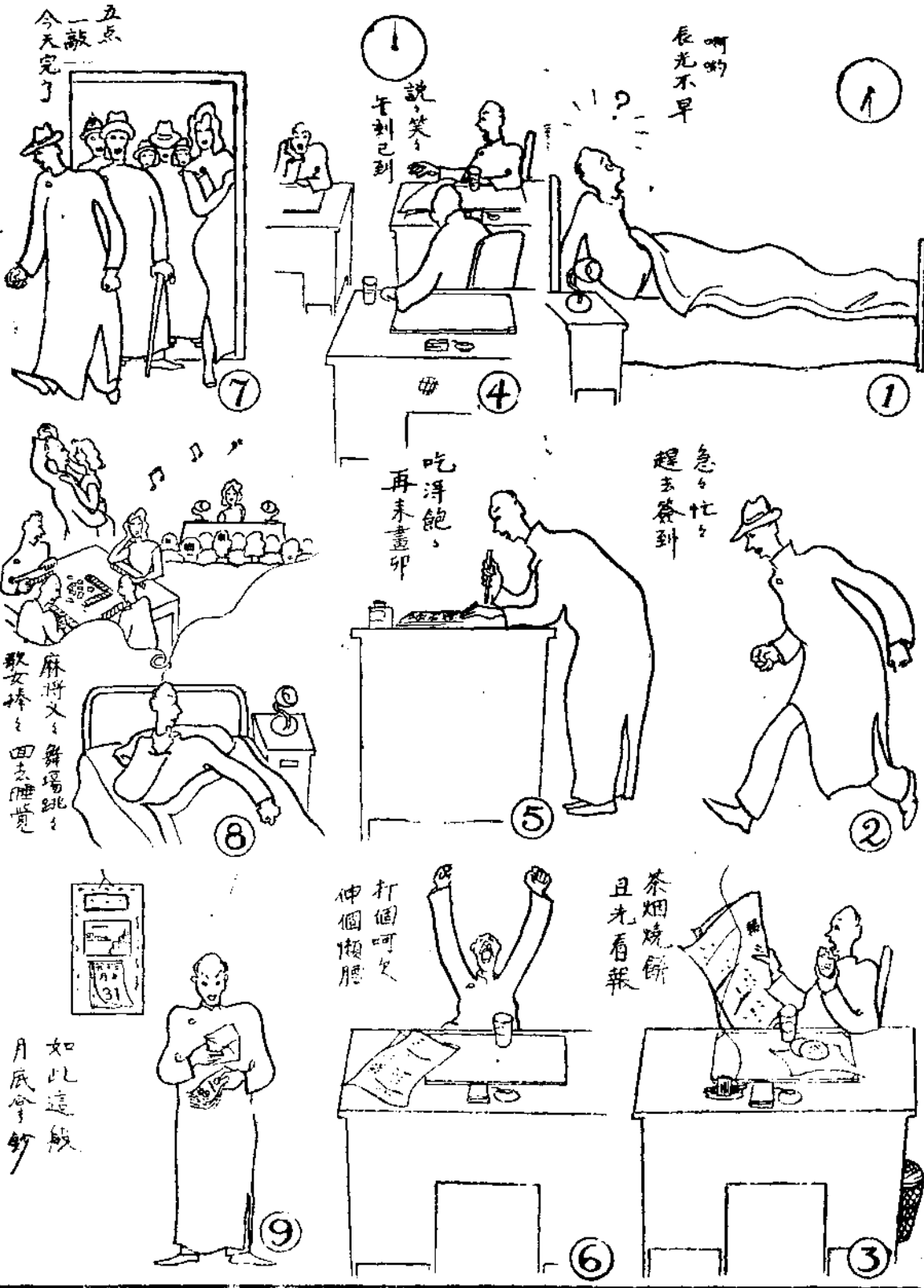
打，葵扇招涼，不怕他長夏炎炎，火傘高張。我們祇有袒裊裸體，你如覺得熱暑困人，那你不妨跪起大腿，在綠蔭下午。

以去了未得地睡
 追了當嘗一會
 尋不，真是一脫熱
 午可，真是一脫熱
 夢，我何解小下風
 ，妨妨渴活。子吹
 屬草。一。拍進
 陋席。張。一管
 室，有西脚勝
 ，上錢瓜夾
 何嘗人瓜了生
 不是北到涼
 仙露，二十既
 境。身戴元殺
 倦河莫一奏其
 拋莫元一奏快
 書，千元一奏樂
 ，山十元一奏不
 倒嶺一担，香
 也嶺一担，香
 可消一担，香
 夏水一担，香



三

公 務 員





無 絃 的 散 曲

原

(一) 二重的錯覺

華彩雲對程炎說：「你太像我的愛人了！我初次見到你，以為愛人和我重見了！誰知道是你，你却會像愛人一樣的而且加倍的愛我。」程炎對她微笑。

十年以後，程炎碰到了朱美紅，他以為十年前的華彩雲又見面了。二個的聲音笑貌，一些沒有兩樣。他愛朱美紅和當初華彩雲的愛他，是同一個動機。

(二) 終身不跳舞

在一個私人宅中的大議會，包含了

十三國的男女來賓。田大厂也是座中的一個。

不知怎的，有一位西班牙的小姐，拉了女主人作介紹，要請田大厂和她跳舞。

「抱歉得很！我不善此道。」大厂婉轉的辭謝她。

依西方的禮俗，跳舞應由男子邀請女人，現在她「移樽就教」，反碰了一面冷水。

她實在太美麗了！田大厂恐怕墮入情網中，後來，竟爲了此事終身不跳舞。

(三) 交換的安慰

一個出賣靈魂的摩登女性，對着交際家說：「你樂得送些鈔票給我，謝謝

我的生活。我也樂得送些戀愛給你，消除你的寂寞和苦悶。」

(四) 去留的矛盾

昨天晚上迷醉着的人兒。

今天晚上旅舍之夜，林中奎已朦朧睡去的時候，忽覺有人推動他，睜眼一看，她坐在床前，要求他能夠留住她。

中奎揮手請她出去。她徐徐的起身，徐徐的走動，徐徐的開門，回眸一笑，輕輕的說一聲「我去了！」司必林的門「嘖」的一聲關了！

那時，中奎完全清醒了，四面張望，一切都靜止，一切沒兩樣，心頭受了低氣壓似的，就是少了一個迷醉的人兒。

(五)前後三戀人

所以王公非的結論「戀愛都是魔鬼」。

王公非自己招認說，他有三個戀人。

第一個戀人，是他追求她的。第二個戀人，是雙方巧合的。第三個戀人，是她追求他的。

第一個是「處女之愛」，後來為環境不允許，她別嫁了。

第二個是「女學生之愛」，那個女學生，曾經有人進攻她，她不願接受。

正在公非追求他女性失敗的時候，雙方忽然都和理想中的條件適合而相戀了。

第三個是「蕩婦之愛」，那個美麗

得像蛇蝎的蕩婦，在許多男子中被她選中了王公非，用盡種種的心思和方法，集中注意力于公非身上，結果，被她達到願望。

第一個，是她離開他，第三個，是他離開她，第二個雙方都不願離開，不知怎的離開了。

(六)遺扇和還扇

宛文僱了街車回家，在車上拾到一柄摺扇，顯然是前度坐車的人遺下的。

扇的一面，寫了一首詩，下面寫着「夢齋自塗」字樣。

夢齋的詩，是宛文所最喜的，尤其是他的扇子。但二個人並不相識，又不知道他的住址，所以無從還他。

宛文本來能畫，就在扇的另一面，畫了「杏花雙燕」，也題款道：「宛文作」。

在國際茶舞會中，夢齋瞥見鄰座一把扇子，很像他的。扇又在摩登小姐手中，不便過問。

正在出神的時候，一個友人拉了他的手，去介紹宛文。宛文一笑，也不說話，祇將扇還他。因此結成友誼。

前賢論書語錄

芸芸

晉衛夫人曰。初學先宜大書。從小楷入手者。以後作書皆無骨。故宜先從徑寸以外之字。盡力送之。使筆筆皆有準繩。乃可次收小。

唐太宗曰。初學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

歐陽修曰。雙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得名矣。

盧雋臨池訣云。作大書必用雙鉤。使指間凝定而懸腕從送。筆力乃透紙背。

董其昌曰。書法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處。蓋用筆之難。難在逆勁。而逆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乃是如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

姜夔曰。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結之痕。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結之痕。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結之痕。而有力。

褚遂良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鋒藏。書乃沉着。蘇軾曰。歐文忠謂予當使手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此之謂筆正。王世貞曰。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

難 中

(下)

(偶 果)

(四)

當我要把後門關上的時候，小貓絆住我的腳，我用盡方法引牠出來，牠總是兩隻腳在門外，兩隻腳在門裏。牠不願離開主人，又不忍離開這家，我爲了牠直悲哭。後來，牠跟我們出來了，我把門關上鎖上走了，可是那小貓走了幾步，還是跳上家的屋瓦上去了，牠叫了，直到我走遠了看不見牠，眼淚不自主的滾下來，這種好像是訣別的傷感，從此後到現在，我再沒到我的家去過。即使我能回去，我的小貓是永遠也看不見的了。

鄉下的風景永遠是美麗的，何況是細雨濛濛的迷霧中，然而，我們却靜坐在船艙中，默無一語，只是單調的船艙聲，在異鄉團聚，也只是懷涼中的怡悅。那時我的大姊已經隨軍醫去南京了，直到現在，連信也從來沒有回來過。



(下) 小波

「花埭吧！這裏有圓杯式的庭院，有臺閣式的茶寮，面對烟波浩淼的珠江。試想！當小雨溼濛的時，這美麗的小天地，都像下了層珍珠編成的軟帳，真是值得人油然神往的！何況這裏還有許多碧油油的芭蕉呢？想來不更有意思嗎？」

「妙極了！妙極了！就定了花埭吧！」雨還是浙浙瀝瀝地下着。

我回家裏，整晚沒有睡，想像行將降臨的美夢，——春雨，——戀愛，——這一箇恰到好處的安琪兒。

第三天我們整天埋怨這天公掃興！

第四天早晨，鉛蒼色的雨雲，將大地變成晦暗。這雲一片一片地在空中慢慢移動，不久，這全面天空變成了茫茫的雲海，雨點紛紛很微細的灑下。我心裏覺得莫名的舒暢。急忙跑到她家裏，靜悄悄地對她說：

「你看今日這天色可合我們的心願麼？博！(她的名字、是博君)我們決定走吧！」

「好！你就先行，我不要讓你看見我在祖母面前拉話。我們須預先決定到什麼地方？」

我告訴她須先到某地方集合，一同過海到花埭的某地方。說罷又叮囑幾句必須的說話，便先走了！

我帶着勝利高興的心理出門，也不顧得雨點灑在衣袖。心裏儘對這未來幾點鐘所要發生的事情想像，我好像預料到將必把握着美滿的結果一樣。脚步是朝着長堤走，但走得很慢。我并不懊喪，沒有戴傘子，儘讓着雨淋在身上，并覺得很暢快。越過沙面(音七)的東橋，趕快跑到堤邊的大樹的椅子坐着，等候我的聽雨同伴。我面對着珠江，望着對岸的芳村，他的輪廓已沒入雨線濛濛的境界，隱約的變成藍灰色的一線。我看見每一顆雨點，跳躍在水面，這環紋的細浪，就好像張開雙手來歡迎它們一樣。小舟在江上移動得很慢，似乎戴着詩人在蓬底賞雨，試想！那雨點蕭蕭地打在蓬上，和着鴉軋的櫓聲，不是很足吟味的意境麼？但是

報章當然早就沒有了，可是消息却多得可以，也有說克復蘇州的，也有說上海都太平了，然而，也有人說已經到了無錫了。反正樂觀的話全是青年人嘴裏說出來，悲觀的言語總是老年人說的。

第三天早晨，天才剛亮，我被馬蹄聲驚醒，當我正從樓窗上欣賞牆外整齊的軍械時，房東家的老太婆抖抖擻擻的走來，口吃的說：

「快關窗，街上都躺着死人了！」
父親母親從床上跳起來。即刻收拾了東西，我和父母和二個妹妹各人帶一包東西先走了，留弟弟和一個丫頭將大件東西再裝哩。我們的目的地是東姚，從這焦店到東姚，須過一條渡河。河這邊是五里，河那邊也有五里之遙。

母親嘴裏儘念「阿彌陀佛」，看看兩個妹妹也跟着走，「寶貝，罪過人。」說個不停。從小沒有見過死人的我，在担愛着自己性命的時候，對那些河裏的地上的死屍，一點也沒恐懼，現在想起那樣子，總心跳得厲害。

我和父親把母親弄好東西送到了東姚，回到渡口等着，心裏焦急着弟弟這麼還沒來。沒有軍械的兵，三個兩個的走過，渡口的人一看見，就一起蹲在田

我那時心裏有點踉蹌不甯了！雨點漸漸大而且密，樹上的雨水，像小水管般的倒在椅上。我的衣服、鞋、襪、全都濕透了！從這一株樹，避到那一株樹下，并不足以避免雨點的侵襲。一時又一時地過去，應約者簡直蹤跡渺然。這早晨歡喜得將理智弄昏了，忘了帶傘出門，并忘了進食。到底她是避雨哩？還是忽而獨自徑行過海，在那裏等候哩？躊躇了很久，身體的飢餓和寒冷，強迫我離開這難堪的崗位，只好獨自僱了小艇過海。

在小艇裏，我已無心放出詩人的態度，蓬帳已把四圍的空洞遮蓋，防雨點的侵襲。我把衣服鞋襪絞去水份，渴望能快些到岸，獲得飲食。

到花埭，穿上濕衣服，冒雨趕到預先約定的茶寮，她還沒有到。我只得納悶地匆匆進食，食完了後，我以為也許是雨太大了，少停雨勢稍靜，定然會如約而來。我又把濕衣服脫下，慢慢地從這個廳房，踱到那個廳房，從那迴環曲折的走廊這一端，踱到那一端，走遍了這佈置成園林式的茶寮。這偌大的一片小公園，竟沒有多少茶客，都被這場愈下愈酣暢的雨，擋駕了。幾個走堂，都沒精打彩在這裏瞌睡，我想這豈不是真適合於我們理想所挑選聽雨的所在麼？要是她一會能來，這裏便成特地為我們而設的離宮別館了！她若來了！定是好像從藩籠飛來的小鳥一般愉快，但她為甚麼不來哩？一時一刻地挨過去，雨已漸漸下得細了！中午已經過去了！縱即時到來，也沒有多少時間許你領略了！我走上樓上迴欄，望那在大江來往的小艇，也許這時她會在裏面吧！盡我的目力來監視，這每逢小艇泊岸時上岸的客人，但每次都使我失望。每次樓梯閣閣的作響，我便興奮地跑去，但那裏會是她？時鐘一秒一分的移動，我心裏的荆棘，便一寸一寸地長大起來。她真不會來麼？她過了甚麼？蕭閉的茶客，趁沒有雨時都走光了！走堂們，用怪詫的眼光注射我，我覺得他們對我逗逼一定有些惹厭，也只好由他們再嫌惡一些時候吧！一片樓上，只聽見我皮鞋蹣蹣來回的聲響。

雨又漸漸作無情地大下來！那瓦簷底下，便像幾十把開放的小水管，一齊把雨水傾瀉到地上。這時強要留我在這牢籠裏，聽這愁悶的雨聲了！它高興地在瓦面跳躍，在蕉芭上，台階上，鏗製的器物上，擊出異樣單調的節拍。這時我的心境誰會想像呢？我已決定她在這時斷不會來，她因大雨而折回家裏嗎？或是給租

裏，父親爲了幫船上的人拿東西，跌下了河去，弄得全身濕，我趁他回去換衣服的時候，決定冒險回焦店看弟弟，一口氣奔到了看見弟弟，心才放了下來。因爲我們姊弟五人，就只這一個弟弟呀！

遇難的時候，大該對什麼人都要親切一點，我們央求一個人挑東西，我們感激他不知怎麼想着叫他「娘舅」來。好像不這樣，他就會不肯替我們挑的。丫頭也特別賣力氣。我和弟弟各人攜一只大箱，那箱子是很重的，我後來覺得很奇怪，我當時怎麼會有這麼大力氣擱了重箱子在很短的時間內走上十里的路呢？現在我的身體很弱雖是很短的路也沒氣力走，真是「逃難的命」了。

父親急得在渡口（他老人家又到渡口等他的兒子了）跳，怎麼一個不來又是一個去了。一看見我們心裏像落下一塊石頭，到東姚村時，母親在哭了，她擔心着兒子女兒丈夫。我們一起就住下來，睡的是泥地，雖然有些柴草填着。

(五)

母親一看見黑的氣球，和遠處的煙火就哭；她越是害怕越是喜歡東張西望的聽謠言，聽了謠言回來就是把自己戴的金飾和單據等另藏一個地方，無論那

母和兄弟們禁止出外嗎？她竟然爽約了！我不是成了戀愛上的丑角嗎？——真是笨伯！暮色漸漸籠蓋，雨還沒停。這黑色的魔線，把大地污穢的地方，變了更污穢、清潔的地方，變了更清潔。我把濕衣服穿上，離開茶寮，還是冒雨向灌滿污水的街道，步涉回去。

我狼狽的闖回家裏，連被父親怪話的詰問都幾乎失了氣力回答。換了衣服，便倒在床上。心裏很麻亂，只是自己懊喪。機會再會給我努力麼！錯過不在我們身上，這惡作劇的雨，要負破壞全盤計劃的責任。它還是整夜浙浙瀝瀝的在唱它的凱歌。

明日上課，她幾個兄弟都到齊。她看見我，似乎眼睛告訴我：「我昨天失約了！抱歉得很！你哩？」及下了課，她淡淡地說：「昨天整天整夜都下着大雨，我被迫整天半步也沒有移動，你哩？想來在這傾盆大雨中，不見得會跑在外面吧！」

「笨伯的我，昨天在外面給雨淋個痛快，可說是整天給雨淋着。」

「真麼？爲什麼呢？」

「爲着一個期約。」

「我希望你再不會遇着期約失望的痛苦。」

「只一次便夠痛苦了。」

其後我們再沒有機會說下去，她這樣慧心，機警，使我忘記昨日所受的痛苦。我會得着酬報麼？我希望我的努力不會落空。

但她祖母佈置的監視網仍然存在我們的四週，簡直一句閒話也沒法插口。她也是保持小心翼翼的態度，我不是沒有發動的勇氣和技巧，只是沒有發動的機會和沒有用武的餘地吧！不多時，我們補習的時間也完了！我努力設法延長這期限，但沒有效果。這是可以保證說的話，我從她依依的眼波，和惆悵的顏色推測，確知她心裏的情苗，已因反應而茁長了。

暑假我考入測量學校後，忙着應付眼前的功課，彼此的關係又漸漸疏遠了！縱然見面，但總和她家人在一起。她這像老鷹的祖母，像隔在我們間的冰障一樣，誰敢多說一句關切的親熱的說話哩？！在她的眼裏，還保留熱烈的情緒，這是一

一個地方她都覺得靠不住，但是都得放一放。雖然是那樣慌急，她胃病並沒有發，很吃得下，然而節省得雖是一塊錢二十斤的牛肉，也不捨得買多少。

我們完全過着流徙的生活，簡直的和逃難。我們各人一小包東西，另外我是弟弟和丫頭各人還得攜一個鋪蓋，總是用腳走，不論雨天晴天白天黑夜。而且是一個消息來，不管是在吃飯也好，睡覺也好立刻就走。我們由東姚而西姚而董村張家村台莊又回東姚，每一處都是住一天或一夜。東西就在一次一次的流徙中丟掉。

我們會經是有計劃的，然而已被打破了，我們都是沒注意的走，沒有計劃，也不知地理。反正東邊來就西邊去，左手打就右手逃。我們平常總是每樣事情都要放慮三番的，那時的行動却常是一言為定。

東姚是一個小村四面是水，只有幾條河堤，通別的村莊，而且那許多河堤全在後村，而我們却住在前村，母親一想起那洋洋大水，總恐怕牠會我們的歸宿。他整夜不睡，老是一點聲音就以爲是兵來了，把我們全體喚醒，我們睡在陰濕的柴草上是很不容易睡着的，一被叫醒，也就坐等天明。

件苦惱的贈品。好在學校的課程繁重，沒有多餘時間給我空想和回憶。我的好友——假使當時我的頭腦，像現在對你說話時一樣冷靜，決不會讓這柏拉圖式的戀愛，在精神生活裏擾攘，我們會戀愛麼？——不能！我們的戀愛會享受美滿的結果麼？——不能！——我們的戀愛她老鷹般的祖母會不干涉麼？——不能！但我那時縱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時間，心裏也讓這戀愛的苦惱所充滿。

戀愛的喜悲劇當中，果然有柏拉圖式存在麼？果然是充滿了苦惱和犧牲麼？我便十足是一個榜樣。在這一年中，我們彼此沒有突破這原始和固定的關係，還是見面，寒暄，她的祖母插入冰冷的面孔，和斬釘截鐵的談話，她照例使幾回眼色，便下幕了！我回校經過一番苦惱後，立誓不再見她，但一到假期，立刻把苦惱忘個乾淨，又把這平凡的把戲，重演一會。到了她全家去美國三藩市後，才得結束。

她祖母想在三藩市的支店，擴充她的營業，便率同她和兩個年紀較大的哥哥親身渡美照料，并聘我的長兄當司理，我聽了，曉得我的戀愛，已走到盡頭的末段。雖是發愁，也無可奈何。我經過苦惱的思考後，決定在她未動身前，要向她表白我的心。這樣拘囚在內心的戀愛，是苦惱極了！我準備發洩透我的感情，不管她接受我的愛也好！不接受也好！就這樣算了！但最困難的是告假問題，不能告假，我的計劃，便要取銷了！恰可她下船離廣州那天，是星期，但使那天忙着別事！我的計劃便沒法下手了！我向教務長告假，但得了不准離校的答覆，我只有向後一條路走了！我預先給信她說：「星期天我準來送船！」

星期六那夜，我思潮起落一晚沒有合眼。同學們歡天喜地準備各自認爲最滿意的消遣辦法，而我却無可告訴。不料五更的時，天突然瀟瀟地下起雨來，這時雨。豈不活像去年襲擊我的命運的雨一樣嗎？但我希望他明天會停止，否則我的失敗是決定了！

然而我的命運，壓根兒便決定要敗北的，就戀愛而說，也并無異致。明早我被雨聲驚醒，我急起來，望望窗外，雨像傾盆的倒下來，這自然的變化，真使我驚惶着。我走出校門看看，能否冒雨而行。只見雨不浪漫瀟瀟街道，成了一條急湍的小河，兩旁的瓦簷便像幾十條小瀑布，潺潺的注下，雨如不稍停，除了是

一個人到危急的時候，也就把一切歸諸天命了，自己到也泰然。我常一個人在水中划划小船看看聊齋。然而逃的時候的那種恐怖，是不容易形容出來的。

一天，那是陰歷的十一月半，鄉村的夜蒞臨得那麼早，何況又是冬日呢？雖然只有六點鐘，人都睡了。突然前村的人來敲門，叫我們快起來，我們不敢點燈，在黑暗中趕緊穿衣服，二個妹妹也被叫醒，各人習慣地把一個包擡在肩上，打了三個鋪蓋，由我和弟弟和了頭擡着。

一出大門，大家的牙齒都在打戰了。又是冷，又是怕。西面不知道是什麼地方，鎗聲非常緊密，並且着火了，映着半天紅。我們即刻向東邊走。兩邊是河，一條狹窄的河堤，要不是月光好，準會有人「下湯糲」。逃的人很多，雖然不寂寞，却仍是一樣害怕。本來只有鎗聲，後來是機關鎗，再後來是炮聲，簡直沒有一分鐘停過，母親的阿彌陀佛念得比往常每次響。

走了幾里，我們被一條牛欄着只好慢慢的跟着走，因為一條牛把整個小路的闊面佔住了，弟弟暴躁地叫起來：「人性命要緊，還是牛性命要緊？」那牽

魚外，可真沒法通過了！

等到雨勢稍殺時，已是下午兩句鐘了！我焦急地冒着忽斷忽續的雨，拖着濕浸的皮鞋，很艱難的向那滿浸了雨水的狹隘街道前進，雖是春天，但是不多時，已渾身大汗。你要知道，我們學校在廣州的東北，他家在西南，那時馬路還沒有開闢，這樣的行進，比強行軍還要困難哩！好不容易趕到她家裏，她和祖母，已下船了！我情知是沒有談話的機會，也要踐約到船上送行的。趕到碼頭，船已鼓浪開行了！她幾個送行的兄弟，從人叢中跑來，向我招呼，拿一本書給我道：「這是你的書。博說：『是借你的』她好久想還你，今天便當面還你，等了許久，不見你來。」我接了書看，原來一本英文本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亞。我呆了一會，沒有話說，眼中幸虧極力忍住，沒有吊下淚來。

我的愛情便是這樣生生被埋葬的，從此我對雨又怕又恨。她去了幾個月後，我會經寄過幾封坦白而懇摯的信給她，但沒有回音，是她祖母沒收了哩！還是她接了信後，因別種緣故，——可以想像的。——而不作覆哩！我便不敢決定，此後我再沒有再接再厲的勇氣。愛情的喪鐘已經敲響了！命運為它下土，為它埋葬，并為它唱出悲哀的輓歌。一切都完結。

我畢業後，派在外面測量隊服務，年年在外面奔走。我和一般不幸人一樣，苦笑與無聲無淚的哭泣，充滿我的平凡生活，我開始懷疑宇宙，否定人生。我厭惡戀愛的把戲，憎恨婦女的裝模作樣，總之我生活成了畸零，病態，和神經質。

她渡美後，進了美術學校，我想這種作業，是很適合她脾胃的。後來她結了婚，到了她回國時，已成為四個兒女的母親了！她和他的丈夫感情不對，終竟離婚了！她得了肺病。她的藝術，很有成就，也許她的精神寄託在這裏吧！她遇到我父親時，很關切我的生活，問及我的職業，問及我不結婚的緣故。可惜我為職務的關係，自從她回國後，竟沒有機會看她。後來到我知道她在療養院養病的時，我趕到廣州探問，她已經死了！

你許會不相信吧！你許會說我特地要圖粉飾這平凡故事吧！當我參加這極度悲哀的殯葬行列到郭北時，雨也要同時參加我們的行列，把悲哀的空氣，弄成更加悽慘了！我昏昏沉沉隨着眾人走到墓前，人們頃刻已把一切事情造妥。這逝者

牛的人却說：「沒有牛性命也就沒有人性命。」實在鄉下人所有的財產，也只有一條牛而已。到三叉路口，他讓我們先走過去了。後來想起來，那時情景是很好笑的。然而當時却焦急得恨不得把牛推到水裏去。

我們一直走到月亮正中了，到了一個新安鎮，大家在人家的階沿上坐到天亮，那時炮聲漸漸稀了，慘淡的月光襯得火光更紅。

我們就在那鎮上住了下來，東西也陸續拿回來一點。

(六)

街頭巷尾全是切切私語的人羣。大家知道這鎮上將發生大搶劫案了，窮人太多，逃也把錢逃光了。伯父那時候也逃到新安來了，和我們住在一起，四叔也在新安。都是逃開了又逃在一起了，我們整天憂慮着，母親把弟弟關在家裏，好像外面等着綁票似的。

伯父整天罵：「洋學生，說打仗是你們，現在一個個躲在家中，你們軍事訓練，訓到那兒去了？綁票也怕了吧！」雖說是罵堂弟，實在是罵我的弟弟。

「洋學生，一天到晚 Dodoso, Dodoso，現在好了，逃逃燒，逃逃燒。逃也逃夠了，燒也燒完了，看你們還唱 Dodoso。」

已經跳出自然的魔爪下，得着長眠是何等安慰的事。我想起數年前，和她一切關係，便感覺人生的無常。明知是無常幻當，却不能不手攙手踴躍的跳進扮演，這是最平凡，而又取神秘的悲劇。不要責備我沒有勇氣，儘我用盡我的能力來打開這套把戲的困難，頂多不過造成一套有聲有色可泣可歌的悲劇吧了！

我的朋友說完後，噓了一口氣，把茶呷了兩口，更補充幾句道：「你可瞭解我厭惡下雨的原因了！命運是湊巧的，無數的湊巧，便造成濃厚的神秘觀念。我常常這樣解釋，也許這雨是阻止我踏進更悽慘一步的惡運。」

我說：「兩盤片兒麵、糯米雞、香芋角、雞絲香片，再加上一點葡萄酒，我想這幾樣東西，對我們神經質體格的脾胃，是沒有問題的。我們該進一點東西，準備第二齣開場時所需的氣力，喂！喂！喂！走堂！走堂！來！」（註八）

廿九·七月·七日·南京。

(註六) 花城是廣州對面靠近珠江一個小島全是藝花的花園

(註七) 沙面即廣州英法兩國的租界

(註八) 廣州茶樓兼營小食的賣買

Dodoso 不？」雖說是罵自己女兒，實在是罵我們和父親，因為他是辦教育的人。我們總忍氣吞聲。患難的時候得不到自家人的互助，我到如今還是憤恨在心頭的。

據父親告訴我，我家從宋朝退出官場後，就世代行醫，到現在已是第十世了，在家鄉是有點小名氣，財產當先是不能算少，可是也被抽鴉片（從前醫生都抽鴉片）也只有一个排場了。何況這次逃難並沒有帶多少呢？然而在鄉下人

看來，我們就成了謠言搶劫目標中之

了。我們和四叔家決定走，在決定之前是非常慎重的，四叔特地設了香壇，磕四個響頭，卜一個牙牌神課，說是走好，于是叫了船回東鄉來了。這次特別慎重是有原因的，從西鄉到東鄉是要經過一頂汽車路橋的，據說那橋上有兵看守着，那地已是淪陷區了。不過到了東鄉，我們就可以到上海租界上來了。我是贊成東行的。

冷天的河水特別淺，河面本來就非
常狹，除了看見岸壁，看不見地面。站
在船頭上才看見這裏完全是瓦礫場了，
我因為以前沒看見過那裏的繁榮，除了
嘆惜而外，並沒有今昔的傷感，那條河
名鳳涇河。

天冷得叫人混身發麻，河面的寒風
分外侵骨。五點鐘天已是黑了。嬌母和
母親念着佛，全船沒有一個人說話。因
為離那汽車路橋只有二三里路了。

「停住！」這一聲像晴天霹靂，母
親急得叫我躲到船底去，因為我是「大
姑娘」。兩個妹妹哭了還有別的小孩，
母親急忙掩了她們的嘴，她們完全嚇呆
了。

船主哀求他們說：「全是難民」，
可是他們非叫靠岸不可。我從船裏探頭
出來，知道不是兵，是匪，我就不必藏
下船底去了。

父親和四叔都是文質彬彬的，尤其
父親還帶着一付近視眼鏡，母親和嬌母
都不讓自己丈夫出去，却又相互慫恿別
人的丈夫出去，結果土匪是上船來了，
我知道他們全是農民，可是打着花臉是
人又像鬼，讓大家不敢看了。

「不要鬧，一里路前面就是橋，苦
頭就更大。」一口南腔北調的官話。
我們全船的人哀求他，他却說：「有飯

大家吃，我們連雞棚也不騰一隻了。」
什麼也不顧的搜索各人身邊所有的法幣
，並且把九隻船上的東西搗去。

我怒得要跳起來，我一面說：「捨
了不富。」一面就把船板一拍，一個槍
劫的剛好低頭拿船艙裏的東西，我的船
板打得他額上一個瘤，他把身上的手鎗
拿下來，對準了我的胸膛，全船的人為
我都跪在這可惡的土匪面前了，我才免
了一死，可是到今天我並不因為這可惡
的土匪的不殺我覺得應該感激他。我雖
然可憐這些窮苦無告的農民，可是我痛
恨這種卑劣行為，和給我們的痛苦與可
怕。

他們一共有五六十人，有真刀真鎗
，還有扁担繩索，他們好像有過訓練似
的，一個在船中一個在船頭，一個在岸
上。我就站在船頭上。當有一次船頭上
的人還在把箱子遞給岸上的人的時候，
船中的人已經將一隻皮箱送上來，他沒
有注意，我就接過來，藏在弟弟的背後
，他們全站在船頭上成了一排。隨後我
就從船邊藏到船夫の後艙中去了。然而
這並不是重要的一只箱子，我又跳上岸
去，要打開箱子拿藏在箱中的單據田票
等，實在一起還有金飾，他們答應我
去拿，然而箱子已不在岸上被搗走了。
我們害怕，然而過分的傷悲，大家
反而呆了。他們臨走時說：「舖蓋留給
你們，關照你們，十二點鐘過橋才沒有
危險。」就這一點是應該感謝的，我們
只騰一隻船了。

真危險，我們船過橋洞沒多遠，就
聽見汽車聲和鎗聲。我們互相怨怪着不
該走這一條路。可是後來大家也就歸諸
命了。從此我們非常窮困了。

「沒有早些給你找個好人家，也不
要跟我受苦了。我知道你還想到上海去
，他也許走了，以後你該得讓媽給你找
個朋友了。」她還堅持着不贊成我和他
的交朋友，當然更不贊成訂婚或結婚了
。

然而，到了東鄉，因為是倫陷區，
我又是「大姑娘」，整日雖然扮了男裝
，仍是東躲西藏，不能出來吃東西，頂
危險的一次，我只得躲到空棺材裏，母
親覺得我應該先避到上海去，一直到了
江輪上，我才敢換掉衣服脫去靴帽，那
是父親的禮帽剪去了邊的做成的呢。

(七)

記在腦海裏，我覺得並沒有什麼用
，寫了下來也沒有用，何況有些想說的
並不能寫下來，我覺得記下來的更沒有
意思了。

不過，從這次經過，我覺得親戚們
的往來，只是太平時代的點綴而已。到
患難時同陌路人一樣的勢利冷酷。

從這次經過，我覺得計劃全是多餘
的，越是要計劃的事，越是不依計劃走
，他不過給人以美夢而已。

從這次經過，我有些信命了，因為
我從土匪手中接下的一隻皮箱，在父親
來上海時終於被三偷去了，命中不該
有。

春宵

楊火魂

在一個迷人的春夜，空氣中好像投下了麻醉劑一般，還吹着使人懶腰的和風，年青人底心靈，全都沉浸在強烈的威士忌中，陷入昏糊狀態裏了。

月兒躲在雲隙裏，露出半隻面龐，對人們嬌媚地微笑着，銀色的小星光，閃爍地瞬着眼睛，似乎在窺探人間底秘密，天空洗出明淨的顏色，真好像新入浴後處女的肌膚；花的影，樹的影，寂靜地接受着美麗而柔和的月光撫摸，宇宙萬彙，一切的存在，像中了酒的一般，在愛慾中燃燒着，陶醉着。

天真爛漫的她，近幾日來，血管中底血液，也怕要沸騰着了。她走進臥室，就感覺到有點昏悶，便順手把一扇窗子推開了，窗一開，迎面送進來一陣不寒不暖的晚風，像玫瑰花般的幽芳、鬱勃、甜美、烘熱、把她底腳脛兒，先就輕了一頓；心頭癢癢地，似有小爬蟲在蠕蠕地動搔着想鑽出，又好像四週圍底空氣，層層的逼攏來，越堆越厚，似繩索般細緊了的苦悶，她真不知如何是好？

一眼看到蔚藍色幕上晃動的星兒，好像狡獪地在引誘她，對她招着手，又好像在恥笑她底孤寂無伴；她羞愧，同時她感到空虛，覺得缺少了一種重要東西似的，但是又說不出缺少的是甚麼？她賭氣地把窗子砰的一聲關了起來，她頹然坐到自己底床上，沒精打采地解着衣紐，凝望着微弱的燈光，呆呆的在思索，覺得自己身子，有點飄渺無主起來，突然一陣莫名其妙的悲哀，侵襲了她底心房，眼眶中無端的

掛下兩點晶瑩的淚珠來，沿着鼻邊而至嘴角旁，淌過粉頰，成爲兩道黃色的小溝，她用鮮紅柔軟的舌尖，慢慢地舐着，感着一點淡淡的鹹味。

她一會兒又笑了，她想：難道我瘋了不成嗎？好端端的又是這樣子了，假使媽媽瞧見了，豈不是又要說：「你這小妮子，真太會淘氣了」。其實這也並不是淘氣的事，不過有一個合理的情緒，深深地盤據着她底腦海，已好久了；每當孤獨無事的時候，它就會擾亂她光明聖潔的心靈，說出來吧！怪羞人的，難以出口；永遠的埋藏在心田吧！真作怪，它在喉間癢癢的跳躍。總之，她需要一個瞭解她心情底人，她纔肯低低的傾吐，但是或許有時候，即使有了一個適當的人在她的旁側，她仍是沒有勇氣說出，終於把它吞下去了；所以她近來處處感到很深刻的煩悶，煩悶得幾乎連胸腔都要爆裂了，橫互在胸頭的癥結，總是沒法把它解決。

風帶進來隔院的無線電收音機底聲浪：「……我倆的愛情啊！永遠像中秋月。……」一個女子妖媚地在唱着，這是流行的茶山情歌呀！她已爛熟得很，曾其中底意義了，不過這時候，她聽到了，起了一種毫無意識的嫉妬，迅速地成爲憤恨；她歇司的里地跳到了床上，抱着一條柔軟的棉被，反覆地亂滾，她不知自己究竟要怎樣？她只覺她底情感教她這樣做，理智已逃避到另一個角落裏去了。

她在這樣的瘋狂狀態中，忽然定一定神，側耳地傾聽，無線電底聲浪，已停止了，只有隔房爸爸底鼾睡聲，似雷在

震動；又張着朦朧的眼，望到白色牆壁上掛着的西洋電影明星——希佛萊——底大照象，正在誘惑地對着自己媚笑，她感到方纔的舉動，有點可恥，面孔漲得飛紅，直紅到耳根，血液循環力，更加快速度了。她就嬌羞地把被蒙着臉，閉緊了眼睛，準備向甜蜜的夢鄉進發，但是睡神，永遠不肯光顧，一幕幕底景象，似電影般在她底腦幕上開映着，人猿泰山中的韋斯密勒，勇氣糾糾的肌肉美，尤其是兩隻壯健堅實的臂膊，她是最忘懷不了的，又出現在她底眼前了。

思緒接下了另一個思緒，無邊地纏繞着，她也想跳出這個網，可是不能。她用兩手，按在起伏不停的胸部，嚇！真夠那個，跳得多激烈哪！同時她口中感着發燒似的乾燥，她偷偷地用作賊般的脚步，到外房倒了一杯冰冷的開水，注到滾熱的心湖中，她纔起了一絲絲的涼快。

靜躺在桌子上底小鐘，衝破了沉寂的空氣，悠然的鳴了兩下，在這暫時的響動消滅後，又的答的答地奏起很微細的

音樂來，房中深夜靜寂的空氣，立刻回復到原狀。她依舊在

床上，轉輾地反覆着，她想：這時候，他們都已醉倒在嬌妻底懷中，她們都已在雄健有力氣的雙腕間，失去了魂魄，或者有些人們都已在熟睡；她羨慕，她失望，她煩惱，各種混合的情緒，交織了她底奇妙複雜的心境，她氣昏了心，把電燈熄滅了，可是長圓形的開關握，到她炎熱的纖手中，神經敏銳的她，頓時又聯想到其他類似的東西，她緊緊的把握着。她又想到女孩兒家不應當有這種含有猥褻的舉動的，她急忙把手縮入被中，此刻情慾與理智，展開極猛烈的鬥爭。

她在無事的時候，也會讀過幾首古人豔體詩，不覺深深地受了他們影響，到此便不自覺地脫口吟着：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默默地環誦着，環誦着，打了幾個呵欠，合上了失神的雙眼，纔進入了她底幻想的樂園中去。

——(完)——

上海秦硯畦前輩泮水重游

次自詠原韻奉和

黃芳墅

斯文淪喪願多違。蒿目中原聖教微。
蚤聽呦呦鳴鹿野。敢忘嘖嘖颺鶴旂。
生丁浩劫滄桑換。週甲重游歲月飛。
記得朱衣會點額。欄衫脫却著袍緋。

瓊瑤貽我感多情。真和余六十述懷詩最近又服

題拙著孤島吟聲氣嚶求仗友生。交訂忘年真異數。場開選佛共題名。清季同被選入蘇路議局道無遺幣恩施樞。公主辦同室有藏書喜滿楹。八秩遐齡猶未老。試瞻丰采正英英。

秦硯老結婚六十年誌感二律仍用泮水重游詩韻謹依韻奉和

黃芳墅

戒且雞鳴敬不違。漫嫌霜鬢各稀

微。三林故第承先澤。一代文壇建大旂。

梁孟歸來身共隱。劉樊老去步如飛。家風荆布安吾素。豈羨宮袍色染緋。

六十年前記定情。畫眉有筆夢花

生。早知錫福成仙眷。奚止金婚炫美名。西俗五十 瑞靄溢軒楹。秦嘉伉儷欣攜手。笑看森森後起英。

雙子營的故事 (續)

(七)

紳士們隨後聽到他敘述鎮上突然遭遇紅軍的打擊，他怎樣描摹他們像土匪作風的飽掠？他說這些紅軍兇淫嗜殺的天性，決不比土匪落後。他們口口聲聲喊專殺土豪，土豪是甚麼？就是我們紳士吧！他們是亂倫的畜生，他們配談戀愛嗎？我們要戀愛，是規規矩矩的。他們哩！兄妹也得來戀愛一下。隨說及發覺黃大寡婦家的事情。最後他表示替這全縣的老百姓擔憂，青年人都愛模倣共黨的舉動，這城裏不是剛四處張貼打倒劣紳土豪的標語嗎？噯！噯！噯！……」

在座的人聽了，都一齊嘆息！但他們決不是悲觀主義者，四圍空氣并非緊張，共黨的刀子，還沒有加到他們的頭上，自然不必過份激動感情。但當張大鼻子提議請高老闆回來的時，大家都一致贊成了。

他們也有些憂慮！這些憂慮，正是張大鼻子所喜歡的。他們聽說，劉大奶奶近來追求馬團長很利害，不過有沒有成交哩！還不甚清楚，若讓老高回來，這三角戀愛又會緊張起來，假使再度衝突，怎麼辦哩？他很像胸有成算地說：「這倒不必担心的事，好在三方面都是我的好友。讓我預先調停，他們還會衝突麼？我看馬團長也不會貪戀這些，老高也不會這樣鹵莽不顧大局吧！」

後來他們聯名請求省府調回高營長到本縣駐防。這共黨威脅地方的消息，不久成爲人們關心的一件事。正當這時候，張大鼻子的公館門口，却發現幾張黨部張貼的

淳

標語。什麼「打倒土豪劣紳即所以根絕共黨」。「土豪劣紳是製造共黨的來源」等等句語。他看了，不覺又好氣又好笑，心裏想：「小鬼們當我是死老虎般打鬧起來了！不過這樣打鬧，倒底好笑！便和野孩子們打罵時，吐了對方一口唾沫一樣。又想他們的伎倆，只此嗎？也許還有其他陰謀吧！倒要留意他們的舉動！不要再給這些壞蛋們冷不提防的向致命地方咬一口！真是這樣，再糟沒有！他覺得自己孤掌難鳴，高營長到底是個好幫手，如果這次請求調防本縣失敗，將來自已定會喫虧，省府不一定賞臉給本縣的紳士們。也許黨部的壞蛋們反對我們的請求，也許馬團長暗中阻撓我們的行動，又怎麼辦哩？還是疏通馬團長？抑或向黨部妥協哩！這班壞蛋把紳士們恨煞了！假使有機會，定會將我們全打倒，妥協是沒辦法的。也不是單獨仇視自己個人，說到縣裏挺紅挺紅的紳士，原輪不到自己，他們貪劣不法的行爲，實在十惡不赦之列。自己比起他們的手段，原是望塵莫及。但這些壞蛋們，真是欺軟怕硬，爲什麼不向他們攻擊哩。他們也是變相的土豪劣紳吧！像某縣劣紳，原不是黨部的人麼？喫了幾年捐務的飯，便全變了！這時張大鼻子最後思考的決定，以爲黨部的行爲，只因眼熱紳士們的活動，故因羨生妬而吶喊出來，只有隨他們吵嚷。目前維持自己地位的最好辦法，還是向馬團長疏通。他當真要放棄文三姐麼？他果然寬恕他自己切齒的情敵麼？」

張大鼻子正是沉思的時候，他的細作陳九太太來了！他

見了這裝模作樣的婆娘，便把問題放下。這一對半斤八兩的怪物，照例見面時，總是互相調笑了一會，最後才清算他們的工作，陳九太太說：「你可不得了！把事情弄大了！」

「不要嚇我了！鎮裏的事情，殺我麻煩了！到底什麼事？」

「你把共黨的事情，四處宣揚，全城的人，都騷動起來。人人以為共黨早晚要來。城裏的人，太平慣，聽了殺人放火的共黨攻城，怎能不會令她寢食不安哩？盧秘書告訴我，縣長接到你的報告後，很埋怨你害他兩天沒有好睡。想據實呈報，駭怕省府給他面子難過。就算不申飭責備，以後也沒有太平的日子。不知要怎樣應付才好？」

張大鼻子冷笑道：「他的太平縣長還造不殺麼？又想拿錢，又不担干紀，世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他反覆豎起五個指頭大聲告訴陳九太太說：「這兩年我們替他掙下的錢，總有十萬上下；難道還虧了他！」

「真有這許多麼？你的扣頭自然也不少！怪道你近來還裝窮哩！上月我脩房子，手頭不便，求你暫時幫忙一二千銀子，你却左推右托，我實在沒法，央你向別處暫挪，也只給我四百，還要算三分利息，怪不得黨部說你是劣紳土豪，務要將你打倒。我幫忙你的事情，還算小嗎？就算白送給我用，也不會虧負你，你年中花在娼婦們的身上，也何只三二千？這許多錢，不見得是你血汗掙來的吧！你是十足的土豪劣紳，真該打倒。我也說該打倒哩！」

「不要說空話了！那天晚上，我對他們說的話，他們隨後有什麼批評沒有？」他笑嘻嘻地說。

「怎麼沒有？說你是該打倒的土豪劣紳。那天晚上，共黨攻入轎子營時，你倒交了狗運，沒有給他們斫你的頭。」

她板着臉孔神情冷淡地說。

「殺了！殺了！某甲後來怎麼說？某乙又怎麼說哩？某丙大概沒有說話吧！餘外的人，恐怕沒有甚麼主張吧！」

「你猜錯了！你以為某丙是你的好朋友，便不說話。他說的話最多。他說你：『這一次，會一敗塗地，還不止革職的處分，恐怕還要治罪哩！某甲素來不肯多說話，自從反對甚麼新文化給學校的學生們包圍辱罵一頓後，對於各方批評，更加謹慎了！他只搖頭嘆氣說是『劫數應該這樣，你看亂象已成了！還有辦法來收拾嗎？種田的反抗納租。不識字人，干預政治。讀書的人，被罵作土豪劣紳。造手作的人，也鬧着神聖職業。婦女們，不顧廉恥的嚷着離婚。學生們丟下書包，要幹什麼運動？子弟們，要來家庭革命。自從反正後，君臣一倫，便給亂臣賊子們廢掉了！現在越來越兇，看起來要將五倫全廢掉了！才肯罷休！沒有五倫，世上還能望平靖嗎？蠻子營的事變，不過大海中小小微波吧！將來大亂還不知要翻覆到怎樣程度哩！』某乙說得很滑稽。他說：『共黨來否，全和他沒有關係。他太太早已去世了！女兒久已出嫁了！田產賣的賣，押的押，全光了。真是公妻共產，他才佔便宜哩！』其餘那些沒有什麼表示，但都以為你近來害着單相思，給你腦子弄糊塗了，很替你擔憂。他們以為共黨真要來，算是十個老高回防，也于事無濟。」

「馬團長有說什麼沒有？」

陳九太太把頭搖了兩搖，「他却没有說什麼！不過劉大奶奶開了一場大笑話，你却沒有聽到。她這幾天，糾纏得團長更緊了！幾乎一刻都不肯放過。不是男的要往清風店，便是女的要進城。把雙方的下人，忙個不了。她打扮得過份漂亮了！你見了幾乎不相信她會是這裏的女人。團長表面上，

對他的誘惑，還不大表示熱烈的反應。我看看不過是假裝的吧！也許曉得她和老高的關係，避免人們的閒話吧！果然，昨天張局長在我這裏請他們倆喫飯，還有幾個熟人相陪。他們倆，好像新婚夫婦一樣，不避嫌疑地同時到了！大家在抹牌，談笑得很熱鬧。團長坐在她旁邊，看他打牌。若果真是夫婦，倒配合得很相稱。我偷看她，兩片嘴唇沒有合攏過。光是笑迷迷的，兩隻眼睛常常望着她的戀人。她像全將在場的人忘記了！她把牌也打錯了！這團長，也像心神恍惚地，也全不給她矯正。我們都笑說打錯了牌。她嬌嗔地問他，「爲什麼不給自己提醒」？團長說：「剛在想着一個小問題」！她逼迫着要他說出什麼事情來。他說「不過小問題吧了」！原不值得考慮的」。陳所長打趣的說：「恐怕是正想着民衆學校吧」！她詫異地問：「爲什麼你知他是想着民衆學校哩！這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陳所長說：「考慮是值得考慮！想念是值得想念的」！她說：「想念甚麼」？陳所長說：「你自己問團長吧」！團長那時不待她問，便趕忙分辯說：「瞎說！甚麼民衆學校？我正想打牌制勝的秘訣，便給你們吵斷我的思路了」！她像若有所悟，立刻斂了笑容，把手上的牌，覆在棹面，停下來，對團長說：「遁辭！遁辭！到底想什麼？公開了吧！我曉得了！又在想心事了！楊小姐哩？還是黃太太哩？大底是黃太太那個妖精了！是不是」？陳所長搖頭笑笑，把三個手指豎起。她說：「哦！哦！對了！怪不得；三姐嗎？還說值不得考慮！如果我是團長我要日夕考慮哩」！團長着急地分辯說：「你不要聽陳所長挑撥離間吧！甚麼三姐四姐」？她說：「公開了！以後我便不再追究你」，說得大家一齊笑了！連團長自己也笑了！她苦苦追究，這箇總是矢口不認。後來她推故說是身體覺累，請

我替他下場。女的閃入我的房裏，男的也隨着進去。聽出來的時候，眼圈紅紅地似哭泣過。男的說許多悅耳的說話討女歡喜，女的還是默默不應。喫飯的時候，他竭盡所能地伺候這位太太象一個勤務伺候他的主人一樣，她才高興了，團長在席間宣佈自己戀愛的經過，似乎有了這段故實，便可以洗刷人們一切的浮言。他說自己從前在某城中學的時候，和一個女子戀愛，彼此很相得。自己本來是窮措大，女的家裏却很富裕，所以他們的戀愛，并得不到家庭通過。他們私下訂婚。他要求對方向家庭坦白的披露，她游移不決，末尾她很憂慮地告訴他，父母已將自己許配某人了！他囑她反對，她不敢答應，他約他私下逃出來，暗中結了婚，然後通知家庭。她答應了，却給他家庭知道他倆的計畫，生出許多意想不到的糾紛來。最後女的背畔了他，他憤極了！那時廣東正組織革命政府，他一口氣南奔，投考黃埔軍校。畢業後，便參加北伐，經過許多戰役，一直達到現在的地位。他表示自己對女人懷疑，他不信任她們的熱情。他感覺現在自己的獨身生活，是快樂的。絕不懊悔以前戀愛的失敗。她說：「我說這女人，是你的恩人，你失了過去的嬌妻，得了現在的團長，若不是這一激之功，你那裏會從老遠跑到廣東去！不跑到廣東？那會掙到現任的地位」？團長說：「也許是如此吧」！劉大奶奶說，她興緻頓然高漲起來。誰曉得她那時內心是怎樣甜蜜？她覺得酒是甜絲絲的，在這熱烈的氛圍中，何妨多飲幾杯？她看見團長給在席的客人，你灌一杯，我灌一杯，臉色已完全赤化。她忍不住，搶了他手裏的杯說：「我代你飲吧！也許立刻還有公事要辦理」！大家一齊笑了。一會這男的，已酩酊起來。她雙頰也紅得像蘋果一樣，一樑心突突的跳動，很是難過。她還想掙扎起，扶他到床上。突然見這

少年軍官放起嗓子來唱道：

原野茫茫黑暗中，

星辰隱沒了天空，

夜色掩蓋了西東，

萬物如死，大地夢夢，

空氣沉沉也全不活動。

突然騰起一星紅。

像血光，像櫻唇，像朝曦，像劍鋒，

火花閃爍蓬蓬。

霎時蓓蕾怒放，吐舌如龍。

呼呼捲起了長風，

火海浪波洶湧。

奔騰怒突前衝，

飛越崗陵，叢林灰滅無蹤。

人呼，獸噪，鬼哭，神嚎，四處敲響了喪鐘，

如馬走，如電閃，如虎撲，如蝗食，如魔爪，發洩它的

怒氣沖沖。

是劍與刀的洗禮，使美與醜都歸於雷同。

噫！原來不過一星紅！噫！原走不過一星紅！

他唱完後，嘴裏還嚷着：「噫！原來不過一星紅！」站

起來，脚步東歪西倒地，跑到客堂後座的書房裏去了，大家

都說他醉了。她想跟他進去，心房像想跳出身外一樣，只

好不由自主地坐下。她嘴裏還喊那正在後房已斃聲大作的團

長：「喂！喂！團長！等等我，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哩！

喂！團長！英！英！我有許多話告訴你，聽到嗎？英！英呀

！哎！呀！」她感情與過度而哭泣起來了！大家覺得她是醉

，只由她哭。一會兒哭聲漸漸低小，便睡熟了。那時與醉

的，也有兩三人。吳局長也是爛醉，他先已踉踉跄跄跑到我寢室裏熟睡。膝下我和幾個沒醉的人坐在客廳裏閒談。忽然他醒了。把塗了蔻丹尖長嫩白的手指摩縷自己的惺鬆醉眼，四圍一看，搖搖擺擺的站起來，顯然醉後乏力的模樣。我們問她，找甚麼？她搖頭不答，慢慢地走入內面了！我以為她總是找團長吧！也不去理會她。不久又聽見她在內面哭泣起來。原來她走錯了房子，她她到我的房裏，這房裏黑漆漆的沒有點燈。吳局長像死人般睡在床上。她推他說話，那裏推得醒！吳局長和團長，身段相貌，本來有點相像，黑暗中原會認錯。她在醉中，神經自然更加不由自主了！推他醒，要和他說話，這箇偏偏像死人般不理她，她的酒還沒有醒，又哭起來。我們趕進去看，才知四處是弄錯，便扶她安睡。第二天，團長見了我，有點不好意思的模樣，又怪我們不該灌她酒喫。這女的，問他昨晚的舉動，全忘記了！只說酒力太霸道。這豈不像一段故事麼？不過還沒收場吧！老高回來，你頂好將那天的情形，告訴他。如果真是這樣造，我只有將你的秘密宣佈出來。你的故事比她兩人的故事，要好聽得多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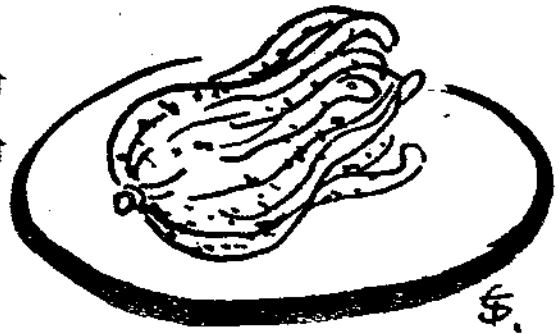
「我決不會對老高說，不過同席的人，有十多張嘴，誰敢担保他們不拿來當作談笑的資料哩？自然會傳到老高的耳裏，這便不能怪責我了！我還有事情托你向劉大奶奶說的。」

「什麼事？」

「等我預備妥當了，才和你說！」

「你又在擺佈什麼陰謀詭計了！」

「噫說！我和她商量正當的事情吧！」（未完）



防諜
小說
帶刺的玫瑰

佐山英太郎作
鳳介譯

遊戲的店夥

……噲，噲……

小六正在那裏敲着開午飯的小鑼，是叫人來吃飯的表示。

小六是世田谷高台的青空公寓裏的小孩，這個公寓的經營人，是中井金，小六便是她的兒子，在小學校裏三年級讀書。

「喂！是誰在這裏開滿了煤氣鑪子燒開水呀，小清！是你吧。」

「是。」

這裏有兩個下女都是十六七歲，這主婦中井金據說她的丈夫做過小學校長，已經死去六年了，她些微的有點存款，又變賣了點產業，更從親戚那裏借到五百元，開了這個公寓，她這個時候，正是拿出全付精神來監督這些用人。

「小政！浴池添了水嗎？你這還成！那樣的把自來水管全擰開，那要多少水呀，小清！你也要留心哪！要曉得的不論是煤汽是自來水，只要些微的把栓來開開一點，那錶並看

不出走動來，不知不覺的水也開了，浴池也滿了，真是我和你們說了多少次了，可是總不留心。這怎麼好呢，噯，水已經開了，呀，是誰已經進大門口了，小政還不去看看嗎。」

女主人總是這樣的大聲喊叫，像是時常生氣的，一面喊着，一面手和身體總是活動着，寬寬的臉，小小的鼻子，臉上常常像出汗似的，眼睛往上吊着，她正在這裏拿刀切那十個人吃的鮮魚肉「來的客叫田口榮一」。

小政從大門口轉回來說。

「田口榮一？這個男孩子來了嗎？」

「是的。」

女主人的表情，臉上立刻變了顏色，彷彿夏天烈日之下，起了濃雲一班。

「有甚麼緊的事嗎？」

「……」

「你去問問看，現在正忙着，問他有甚麼事嗎？」
田口榮一是死去的主人堂妹的第二個兒子，和自己的女

兒小永，兒子小六是姨表關係，五年以前，在外國語學校畢業過業，前往中國，在漢口經營貿易，今次事變完全破產，是隻身回來的一個青年，鄉下雙親早歿，東京親戚，只有這中井金的一家，他想來此探親，所以到這公寓裏來了，還有一層，是和姑娘小永也有關係，在田口這邊說，人是太無口才，而性情高傲，輕易看不到他笑容，小永自從十二三歲小學時代就喜歡他，星期日來玩的時候，總是哥哥長哥哥短的混在一齊，在主人這一面也是覺着是至親，心裏已默許他們將來可以永遠的在一塊，但是女主人因為小永是個長女，總想教她嫁做博士或局長等類的夫人才好，必是這樣而後自己一生才有個依靠，她心裏老是這樣想着。

榮一這樣的無口才而又不會對着女人獻媚，臉上時常沒有表情，又加上這次是因為事變歸來，外觀亦不甚雅，自然不為她所歡迎。

女主人這時臉上越發變得緊張，直打的那些廚房用具嘩啦啦的響。

「說要見太太和小姐呢」。

小政從大門口回來說：

「小姐？你告訴他在家嗎？」

「是的」。

「蠢貨」！

拿眼瞪了她一下。

「好了，你告訴在林先生房裏照顧的小永小姐，就說是田口榮一先生來了，但是如不願見他，可以說是不舒適睡着就是了，不出來也可以，你去到大門口把他請進來，先在那邊的空地上教他等着吧」。

二千圓

「真好，真美，這畫可不錯，這不是岡田三郎助先生的嗎？」

「小永小姐，你真能幹，一點不錯，是三郎助的，好容易昨天才從朋友手裏讓給的，二百圓咧」。

「呀，二百圓？林先生真是有錢，可是這畫真好啊！」

「因為這個很像哥絲髮絲小姐，就是兩百圓也不算貴呀」

姓林的這青年，有很濃的眼眉，美麗的眼睛，善於發笑，他帶着笑眼望着小永。

「嘿……」

自己的美麗很像哥絲髮絲那就好了，是她這樣想着，將五色的玻璃窗子關起，正映照着她穿的那濃紫色內衣，現出一種綺旎嫵媚的姿態，心中忸怩的表現，不由的露在臉上，却故意的躲開林氏的視線，去看那一張畫。

二層樓向下一望，可以直見牧場，和網球場的A室，住着的是叫做林淑郎，年青的一個醫學士，這房子是特別室，所以這全公寓裏都在注目的小永姑娘，是常來照拂的，這層裏在靠西南角上掛着一張畫，這畫是一叢極美麗的名花之中，躺着一裸體美人。

「天氣真好」！

林淑郎放下筷子，向窗外望着秋天的晴空，

「這一次的星期日，就是落雨也去，林先生」。

「好的，若是小雨，仍然請你帶我去吧，」

「你是喜歡走路的吧？」

「好，很好」。

小永是在自來公司裏做打字員，因為林淑郎曾經託她要求於這星期日前往參觀水道的水源，所以有這決然前去的約

會。

「中央市場的視察，還沒有給我詢問嗎？」

啊，忘了說啦，可以呀，我可以和主任說一說，這主任還是和你同姓，也姓林呢，下個星期吧，就是下午也可以呀。」

「是嗎，謝謝你，我對你真是說不出來的感謝。」

「噯，這不敢當，這點事情，還不是應該的嗎，指望你趕快的研究，趕快的得一個博士吧，母親也在那裏喜歡着你。」

「你母親真是好人哪。」

正在這個當兒，小政來傳話了。

「榮一君來了！」

聲音一變，小永也不知爲了甚麼，不很願意去見他了，雖是這樣說，可是心裏並非恨他，也並不是嫌他，或者她心裏像滴了一滴水似的，不由的回想起那個男子，好像新國劇裏的島田的面貌，不說話，不見笑靨，白白的面色，緊閉的口，這種印象，浮上心頭，對他就冷淡起來。

「母親會着他嗎？」

「是，所以又要……」

「那麼，你悄悄的去說，說是不見他。」

小政去了，林問他是甚麼人。

「沒有甚麼，自中國事變失敗回國以後，好像一個叫化子樣子的人，不錯，從前又是因爲親戚關係，但是……」

彷彿不高興的樣子，隨便說了。

「中國兵不文明，大概是隨意的破壞了日本人財產吧。」

林好像是動了公憤的樣子。

「林先生的兵役年限怎樣？」

「是第二乙。」

「不是最好的身體嗎，怎麼？」

「在北海道鄉下漁師村受過檢查，全是虎狼似的壯實小夥子，若是在東京的話，還不是准能人選嗎？」

正講北海道的時候，母親進來了，大約是廚房裏已經整理完事，穿着都是很整齊的。

「已經用完飯了嗎，總是沒有好菜給你吃，真是對不起呀。」

女主人對林說的話，是這樣子的客氣，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呀，媽媽這一頭汗呢！」

小永說着，把手巾遞給她，「這是戰時」笑着說着，回過頭去。

小永一面收拾餐具，一面站起來了。

「媽媽，來了一個怪人嗎？」

「是的。」

「幹甚麼？」

「要住在這裏呢。」

「這不成，那能讓他住呢！」

「誰讓他住在這兒，第一各屋裏都滿了，……」

「怎麼樣呢：景況還好嗎，穿的甚麼衣服？」

啾，叫化子樣子，本來從前就不講究穿，現在外邊穿了一件白色外褂，這樣熱天帶着冬帽，以後還要往中國去，說是正在準備之中，但是那樣的漢子，第一是取不到人家的值

用，無論到那兒吧。」

小永已經把餐具拿了出去。

「噢，很好看的畫啦。」

女主人也看見這一張畫。

「這很像小永小姐吧，你看。」

「你這樣說，但是小永那裏跟上這畫上的美人呢！」

「不，小永小姐，比這畫還要美呢。」

「哈哈！」

女主人笑的彷彿像男子的聲音。

「甚麼緣故哇，這小孩子從十二三歲的時候，人家就誇她說像玫瑰花呢。」

「我是最愛玫瑰花的，特別是這女性美，尤教人想到玫瑰花美的極性。」

「你這樣說，真是教人感激的連眼淚都迸出來了。」

這樣說着，眼看着她的眼淚，已經流到鼻尖上去了。

「媽媽！我是失禮也說不定，但是我心裏想說這話，是忍不住的了，就是你能不能把小永小姐給我呢？」

「啊！」

女主人四十九歲上才有了這處房子，這時她胸中好像大姑娘的樣子，在那裏跳動。

「這是實話嗎？林先生？」

那個說笑話啦，並且我在最近將要把細菌學來研究成功了，不久就要得到博士的學位呢。」

啊，這樣嗎，我簡直像自己的兒子得到這樣的榮譽，是一樣的喜歡呢。」

說着又有一滴眼淚流在臉上。

林是二年以前就來住在這公寓裏，尋常極為用功，活像

店裏的一個學生認真的在這裏研究，後來又把緊鄰的一間屋子B室租下來，所有的醫療機器試驗管，全擱在裏頭，從××試驗所裏回來，總是關着門在裏頭用功。

故鄉兩親已故，脫然無累，只有亡親所遺的財產二十四萬圓，這些話都是林淑郎說過的。講到入品，可以說是相貌端正，將來能以得到博士，那是可以想得到的，若小永擇婿，真可以說是乘龍佳婿咧。

「怎樣呢？這是我所以手加額來請求的呀。」

「如果是真的，怎樣也可以，就是我死了，也可以瞑目的。」

她這話，倒是肺腑之談。

「真正證據，固然還早，——」

林淑郎說着話，從抽斗裏拿出一包錢來，淨是百圓一張的裝在一個信封裏，兩手舉着送到女主人跟前。

「這種辦法固然是很不恭敬的，可是因為我甚麼也不懂的，這是二千圓，不過表示表示意思罷了，請你收下，如以為太少了，還可再多些。」

女主人至此，已經呆了，只瞪着大眼睛看林淑郎的臉。

這個公寓開張以來，有高利的借款，若本利累計起來，約可千元，又想將公寓房舍，大加修繕，至少也要三百元，現在忽然看見了這許多錢，擺在面前，真覺着是俗語說的「天上丟下元寶來了！」

(待續)

請批評

請投稿

請介紹

請定閱



孤兒寡婦

齋藤 豐吉 作
柳 若 譯

中叫做「忍川」的菜館。

「媽！我不回去，好吧！」

「阿新！不要這樣強蠻……」信子看見新一哭喪着的臉，沒辦法地躊躇起來；（真是，媽也實在想在此地玩呢）

「怪可憐的，等他玩膩了使人送回去，把他留下吧！」

信子祇得把新一留在日本橋家裏，自己一人坐了公共汽車。在青山才下車。

「信姐姐！是信姐姐嗎？」

急急地走了兩三步之後——轉過頭來看見鶴代對她笑着，身上穿着藝妓的服裝。她當信子還在娘家和她母親在帳房裏幫忙時候和她很要好的。

「啊呀！鶴妹！妳完全變樣了！」

「妳才是完全變了樣哩！看妳從公共汽車下來很像妳，但看見妳那副太太模樣又恐怕認錯了人難為情，等到看妳鼻子傍邊的痣才敢叫妳」。

「啊呀！妳這個」信子用汗巾掩着鼻子，不由的笑了一笑。

「是呀！我忘記了……妳丈夫的事真是飛來的禍，實在可惜……」

「謝謝你的好意，我真是心裏慌得很」。

雖然對一切都斷了念頭，但常常還

1.

「太晚了，我要回去呢……」帳房的時鐘剛敲了三下，信子在她母親的身傍站了起來，連日下着的雨剛晴，下午的日光穿過竹簾，射進客廳裏來。

「還早吧！阿新還想在此地玩呢，太陽落山後吃過晚飯回去吧！」

但是今天是他的忌日，倘或京橋那邊家裏有人來，又是……信子茫然和她母親的視線接觸了一下，含糊地說出下半截的話，「如果阿新喜歡在此地玩，兩三天後我再帶他來吧！」

「是這樣，我也不強留妳……妳也不用這樣提心吊胆，大胆回到家裏來吧！」

信子微笑着，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阿新，回去吧！」

「媽！要回去嗎？我不願意，我還要玩，好嗎？好不好？」

在很寬闊的廚房中，用網掬着桶子裏養着的泥鰍及河裏的蝦子，或和女傭們玩着的新一，聽見信子說欲回去，就哭着呈出不願意回去的心意。

信子的丈夫恭平忽然染了急病，在兩個月前就死了。突然失了爸爸的新，雖然當時有很多客人出入及本家的大媽來，不覺得怎麼寂寞，但大媽回到京橋本宅去後，祇剩他母子兩人，幼小心耐不住家裏的寂寞；今天被信子帶到他爸爸墓前拈過香，順路到了日本橋的娘家，那兒比家裏熱鬧得多，因此他很開心。——信子的娘家是當地歡樂街

要想起恭平的面貌，她一想起來胸中就感到脹悶。信子最初逢到恭平是恭平大學將要畢業的時候，他和五六個同學請恩師在「忍川開謝恩會，不大喝酒的他，當時，因為心裏不舒服睡在別室裏，信子代理女侍者來招待他，她的親切做了機緣。茶館的小姐不合家風——一家雖這樣反對，他却推翻了一切反對，竟和她結了婚。所以她為這個環境及意氣不能投合的丈夫家裏的人受了不少的苦。這些有恭平的愛護纔能忍受，不久新一出生了。恭平父子也搬到青山來住了，信子纔享到沒有拘束的幸福的家庭生活。……現在，那也變成傷心的回憶了。

「但是鶴妹妹，我還有新一，為着新一，不論怎麼痛苦，我都心願的。」

「我很同情妳，居家的生活大概很不自由吧？尤其是妳的丈夫又死了……」

「我無論如何，總不願嫁給人家。」

「……雖然這樣說，女孩總是不能不……」

「不行，不行，我不像你小姐兒長大的，……但是若果有意中的男人要我也……也許我也不能不嫁給他吧！」鶴代這樣說，伸了一伸舌頭笑着。「離此地不遠，請到我家裏坐坐，鶴代跟了信子，進了小早川家的門」。

子，進了小早川家的門」。

2.

「太太回來啦！京橋的太太和小姐來了好久，老太太因為還有事，已回去了……」女傭人跑出來對信子說了一會，

「啊！真是」。

當信子和鶴代走進屋裏那時候，她的小姑抄子從樓上跑下來，剛下了樓梯的一半，看見了鶴代的樣子，也不打招呼就翻身跑上去了。

「姐姐，剛纔那個時髦的是誰呢？」

「時髦的？大概是抄子小姐吧！」

信子沒有注意到抄子的神氣。信子把客人引到客廳後。

「抄子小姐！請下來吧！」

抄子歇了一會，纔進客廳裏來。

「對不起！使妳久等」。

「母親也等了妳好久！妳到甚麼地方去玩的呢？」抄子一邊瞧着鶴代用輕視的態度說着。

「玩也——」信子看見鶴代有點兒不安的樣子，故意笑着說。「不過玩玩罷了，請妳告訴母親，請她原諒我！我到寺裏墓上以後順路回到日本橋的娘家歇了一歇。對呀！抄子小姐！這位以前是

像我妹妹一樣的，這位是我的姑姑！」

鶴代很客氣地：「請妳多多地照顧」

「拜了一下。但抄子只點了點頭。」

「嫂嫂！阿新呢？」

「新一！在日本橋家裏，那邊很熱鬧，他鬧着要在那裏玩，所以我留他在那邊呢」。

女傭倒了茶來。

「對！有甚麼吃的東西麼？這樣難得的嬌客，祇用茶水不夠呀……」

「真沒辦法，現在沒有……對！剛剛大媽拿了好多水果來奉佛用的……」

「真是！那麼好吧！拿出來——」抄子跟着女傭也出去了。

「好像難服侍的小姐！」

信子好像被刺着了心裏的弱點似的，裝做沒事似的微笑了一下。

「她真是小姐呢！沒有辦法的，她還是好呢！」

鶴代很久沒有見信子的面，心裏想多談幾句——雖是這樣想又覺得有點兒煩累人的樣子，心裏頗感不安，推說還有傍的事就辭別了出來，透了一口悶氣似的，（信子姐姐也是可憐）。

嫂嫂！也要當心點吧！現在是小早川家的寡婦呢！」鶴代一出去，抄子就

地不遠，請到我家裏坐坐，鶴代跟了信子，進了小早川家的門」。

子，進了小早川家的門」。

跑進來埋怨她說。

「啊呀！姑姑！我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呢？」

「第一、請不要和那樣的人來往，阿新也是，雖是嫂嫂養的兒子，他是哥哥的嗣子呢！請你不要帶他到那樣的地方去！」

信子聽着生了氣，漲紅了面。

「抄姑姑！不要說得過分吧！日本橋是我的娘家呢！」

「但，在兒子的教育上是沒辦法的。」

「對新一的教育也要干涉，請你不要多事吧！」

「但是祇委於嫂嫂去教育他，恐怕不知要變成怎麼樣呢……」

信子咬着嘴唇不說話。

「嫂嫂！你想！母親買來的水果本來要供在哥哥靈前的，供都沒有供過，就拿給那樣的女人吃，妳心裏可以過得去嗎？」

信子嚇了一跳，不知不覺的雙手在疊蓆上叩了一下頭。「請妳原諒我吧！我一時忽略了……」

「妳看！嫂嫂總是這樣，請妳反省一下吧！」

抄子打了勝仗似的很自得地說着站

了起來。驟雨將降，遠遠傳來微沈的雷聲。信子呆地坐着，低垂着頭，好久沒有站起來。

嫂嫂，你想母親買來的水果……



恭平死後，關於信子和新一的生活，小早川家會經開了親族會議，依了恭平的遺言決定家事由新一承繼。信子則年紀還輕，一輩子做寡婦也是可憐的，由她自己做主或住在青山家裏或是回娘家去——不用說，在沒有人娶她以前，每個月的生活費都由小早川家供給——已經有了這樣的議定。

（抄子說的也有點兒對，我小學都沒有上過，失掉了指導我的恭平，果然能夠獨力教育新一長大成人嗎？為戀慕愛兒住在此地，於新一有利嗎？和丈夫的希望符合的嗎？）

信子愈想愈不能分別。日本橋的娘家又勸她回去。恭平的祖母和抄子像也是這樣的希望。

遠雷很劇烈地響着，傍晚晴過後就變為夏天的節候了。

3.

自從那天以後，信子沒有看見鶴代，隔了一個多月她忽然跑到信子家裏來。

「啊呀！很熱！我是很多汗的，妳看衣裳都濕透了」。

鶴代把放了冰片的紅茶，一口兒喝完後，纔回復了生氣似的用汗巾拭着額及頸，縐着眉笑着說。

很辛苦吧！妳來得好！我真喜歡」

信子開了電風扇微笑着望着鶴代。

「可是！妳寬一寬衣吧？」

「不必了！我馬上就要回去」。

「啊呀！妳剛來就要走，忙甚麼呢！」

「姐姐！今天我要帶一個人來！」

「那一位？」

鶴代很調皮地用汗巾遮着臉笑着說

「妳這傻子，怎麼樣啦」？

「姐姐不要害怕！我帶了菱川先生來的呢」！

「哦！」信子馬上漲紅着面。菱川是信子還沒有認識恭平以前常到「忍川」來吃飯四菱鑛業公司的職員，剛從德國回來的採鑛科的技師。他雖然常涉足酒館，却始終不玩女人，每次吃了他喜歡吃的菜以後，就回去了。所以他和信子的母親很相熟，有時也到信子家族所住的地方玩，和信子也談過話。他雖不多說話，大家都很歡迎他。信子也並不討厭他。他曾經對着信子的母親開玩笑地說要她做媳婦——那時，她漲紅着臉，心胸別別地跳着。但是因為菱川有了好家庭人家的小姐的未婚妻，所以他母親也沒有認真聽他的說話。此後不久信子就有了愛人恭平了。

鶴代突然帶了那個菱川先生來。信子不由得胸前別別地跳起來。

「菱川先生說要看姐姐，聽說他的太太也死了，以前不是，對呀！長尾的怎麼鑛山……」

「那是尾去鑛山吧」！

「對！對！在那邊做主任，因負了

責任辭去了。前幾天在一個宴會上我們談起姐姐的事，他突然說「信小姐我是很熟悉的，我很希望去看她一次。我被他嚇了一大跳」。

信子想起菱川的面貌。

「我的事妳告訴了他嗎」？

「是的，他很同情妳呢！同病相憐就是這樣的吧！……無論如何，以前姐姐很喜歡菱川先生吧！他這樣說過本來要娶信子的，但因種種……關係……」

信子還沒有答應，鶴代就跑出去。

信子心裏覺得很喜歡見他。

（給他見面好嗎？倘或他要求結婚時要怎麼樣呢？不要見他吧！不要見他吧！）心裏這樣喊着，但信子不知不覺的跑到鏡臺邊梳着頭髮。

「很對不起，突然走到妳這兒來……」

……「菱川望了一望信子的動靜，慢慢地開口這樣說。

「你好吧！」

悄悄地舉起目來看——雖是偷偷的看，也認出他鬍子和鬚邊已有了點白。

「前幾天聽見關於妳丈夫不幸的消息」。

「勞你費心……」

「我們都是家運不好的」。

就在那一瞬間信子和菱川的視線像鑽一樣地互相釘了一下，又急急的躲開，同時笑着，但覺得很不自然的樣子。

「信小姐……恐怕冒犯了不該說，不過……我曉得妳的不幸……就決了心，那時候我本來要求妳……」

「啊呀！那樣的話你說時……」

信子閉上眼睛，不覺的遮斷了菱川的話，肩膀——兩只手——胸前顫抖着

「不！請妳讓我說吧！我很想和信小姐結婚呢，妳也許等着我的求婚吧。

我很感謝妳……」

「但是，到了如今……」

「妳說會遲的嗎——妳決心繼續這樣的生活下去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

聽着菱川這樣強的語氣，信子底決心漸次由根底崩潰起來了。

「我問過令堂一切的事情，聽說信小姐離緣的事，小早川家也是很同意的」。

「但是……」

「我無論如何要使你得到幸福，我也可以得到幸福，很冒昧地請妳多多原諒吧！妳也會諒解我的；信小姐，請妳倍我到日本橋去」！

屋簷上掛的風鈴響了一下。被菱川催促着不覺的好像被拖着一樣，信子站了起來。

「呀！阿新……」看見不熟悉的客人在裏邊，新一忸怩地很恭敬的點了點頭。

到了那時。

「媽！我回來了！」

新一從門口跑進來，背着很美麗的書包——

「哦！信小姐，妳的！」

信子好像被甚麼東西撞了一下心胸一樣，趕快離開了菱川身旁。

「啊呀！很活潑可愛的公子」。



媽！想到什麼地方去？

「媽！你想到甚麼地方去呢？」新一驚訝地站着，仰起頭來看信子。

「新！媽給這位先生說話，馬上就回來，等着，我一定買很多糖果回來的」。

「媽！不要丟下我！」新一急急的跑到信子懷裏，很寂寞地流着淚看他的母親。

「不！媽不去甚麼地方」。信子用雙手緊緊抱着新一，「菱川先生，我還

是照我的決心好，凝視着菱川「我很感激你的好意，我終身總不會忘掉的，但請你讓我繼續像以前一樣吧！我是一個母親，為這個孩子，不，這個孩子沒有我是得不到幸福的，……」信子這樣說着，心一酸，不停地淌下淚來。那是（我是一個母親，我是一個母親——）這樣喊着的心裏的聲。一滴兩滴的眼淚掉在被抱着的新一底臉上，眼淚不斷地流……

（完）

錢槩原名錢起 (頤)

有清一代。三元僅錢湘於陳蓮史二人。錢湘於名槩。人皆知之。原名起，則知者罕也。謝金圃侍郎（塘）與學江蘇。夢唐錢起來謁。稱門生。甚異之。翌日點名。果有名錢起者。侍郎以前賢名不可襲。乃改槩字。即湘於三元也。

程魚門擲骰子決春闈得失 (頤)

程魚門久困公車。乾隆辛卯元旦。以六紅色決春闈得失。屢擲不見全紅。怒而連盆拋擲院落。家人暗拾之。六子皆紅也。是年果雋。

吳楞香答吳野人詩 (頤)

吳野人陋軒詩有「之東亭訪吳楞香」一篇。余最愛誦。楞香名苑。即輯杜詩提要之吳瞻泰之父也。有北影山人集。頗少見。頃見其答野人詩。亦殊可味。詩云。日誦陋軒詩。不識東陶路。夢中屋角花。何日欣相遇。豈意到東亭。君帆疾如驚。顧我客中居。傾尊款情慄。魚戲樂同鱗。鳥弄欣共羽。况得新相知。縱云新，歡好一如故。

達香園食量 (頤)

達香園（椿）食量甚宏。每日常膳外。必得豬頭肥鴨金腿油鷄四種。率雙分以為常。

惡夢

(續)

淺原六郎著
楊叔美譯

(六) 戀愛和說謊

五月末了時光的，某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奈緒子牽着父親之命，到銀座那裏去買東西，那所要買的東西，是良三的生日的禮物。買了之後，是命她送到良三家去的。在松屋那裏，將東西買了，來到四丁目的轉角時，奈緒子是特然的一驚，在服部鐘錶店的前面，她是認清了，因為她在最近，常時的，暗暗的，在思念着，所以良三的面容是很明白的。她所看見的是，良三是好像同着誰在講話似的，不知怎樣的，恰巧停立在電車的背面，但是沒有多久，她是立即的知道，同良三談話的人，是柳澤陽子。

「哈！」

奈緒子是停立在人羣之中，動也不動的呆望着他們，心中像三十六隻汽缸

的飛機引擎在開動着，因着近來，良三的態度，全部變了。所以她是非常的不安。然而，究竟怎樣呢？這個難題，就是奈緒子在她那時的腦海中迴旋着的思想。她，陽子，是純潔的處女，是富有深刻的，熱烈的愛慾的少女，至于別的呢！自然是推想不到的事情。

然而，將這樣的事情，放在奈緒子的面前，而且將自己所親愛的人兒，良三，去伴了陽子同走，這樣的事情看入了她的眼中，自然要使全身的血液，頃刻之間，勃然的發生倒流作用的神氣，在身中迴轉着。

「哈！陽子女士和我的良三哥？那個是陽子女士！……！」

奈緒子是無意識的將這句話，反覆的說着，一面將那比賽完了時起初的拒絕簽字，但是當看見陽子的臉容之後，不料，非但不拒絕，而簽得非常的情熱的那種情形，是被她想起來了。

「那末！就是從那時起，他們是……啊！我是一點兒不能知道呢！」

她看見了這樣的情境，和想到這點，立刻的泛出了一陣眼前的黑暗，頭腦是覺得非常的渾亂，然而，在其次的一瞬間，她就恢復了常態，發出女性原有的本能，就是釘在他們二人的背後，偵

察他們的行動，只見他們二人非常親熱的依傍着，同着步兒走着，現在，是在運動場上的前邊，在散步了。一方面是很坦率的在注意着他倆，一面却尚且要緊緊的跟着在後面走。

現在是在講的什麼話？她是在想，無論如何，最好是去片斷的聽到牠一些。雖然是這樣，但想要走近些去，却没有那種勇氣。

那二人，走到了馬那米的前面，稍稍的停着講了幾句話之後，就更親密的，手挽着手之後，向馬那米那裏進去。

奈緒子走到了馬那米近前，已是動都不能動了，什麼的思想也幾乎停止。

溫暖而多情的淚，是像泉水般的湧出，她爲了避免被人家看見她的哭相，所以，臉背了行路的人們，專心裝像在看鞋子店櫥窗中的鞋子似的，呆若木雞似的立着。她一面在逐一的將櫥窗中的女子的鞋子，輪流的看着，但是她的目的，是在等她的眼淚乾哪！後來，漸漸的，她的眼淚是不湧出了。

她的手中，是拿着奉父之命而前去祝賀良三生日的禮品，雖然是拿了去拜訪良三的家，但是在外形上很像出外遠去的旅客，所以雖是停立着，也沒有人奇怪。

她拿了所買的包子，重新很踉蹌的一步步走着，走過新橋，轉灣從虎門方面走去，又從行人很少的霞關方面抄過去，在她的行走之中，她的心是慢慢的鎮靜下來了。

「不行！不行！若是這樣子是不行的哪！」

方才如潮湧似的感情，她在這平靜的時候是想起來了。

「女子不能有如潮湧似的情感，忍耐心務必要堅強，這是日本女子最重要的美德。」

這樣的一句訓戒的話，是她的父親常常對她講的，當她想起這話，心上也好似輕鬆了許多呢！

她抬起了頭，向着天空中瞻望初夏淡天空之際，尤其是黃昏時分，輝映着淡的淺的黃色，相映于碧綠的天空，自然是一幅很調和而美麗的景色。

「啊！我也應當像這調和的天空一樣的和，與美麗才對呢！」

靜靜地將懷中鏡放開，稍稍化粧了一下之後，振起了精神，再去訪問良三的母亲。良三的母亲，看見了奈緒子把祝賀良三生日的禮物送來。心中非常的快樂。

「呀！呀！良三不知要怎樣高興哪

！他快要回來了！就如如此吧！等赤飯（註一）煮好了，請一起在這裏吃晚飯吧！」

「伯母！良三哥回來嗎？」

「噯！噯！近來他不知怎樣的，公司裏的事情，是非常的忙，所以常常很遲的回來，今天一定是回來得早的，因為已經通知他了。」

奈緒子是良三母親所最愛的女孩子，從小的時候，就非常的玲瓏可愛，每當在寂寞的時候，她是常能得奈緒子的安慰的，並且奈緒子是一個具有好心的女子。「那麼！奈緒子小姐，你就在這裏看看雜誌玩玩吧！我因要到廚房去看呢！」

「伯母！我也幫你去吧！」

「噯呀！不！穿着這樣漂亮的洋服的姑娘，如何能請你去幫忙呢？」

說是如此的說着，但是，她是很敏捷而忠實的，穿起了下廚房的圍衣，跟着來到廚房中，心中覺得很快樂的幫着良三母做事。她所幫做成的赤飯之外，燒鯛頭尾；雪筍湯；醋漬肉等。當她做好了，女用人就替她們送上茶來，二人是坐在喫茶間裏，隨便談天等着良三回來。

已經是六點鐘在時鐘上響着了。

「已經是應當立即要回來了呢！」

「伯母！桌子上放置些花不好嗎？」

「噯！是良三哥最喜歡的哪！」

「喂！是的良三是不知要如何的快樂呢！」

沒有多久，奈緒子是將一把薔薇花，與麝香扶子插入花瓶中，裝飾在雪白的桌毯上。

「奈緒子小姐！那種活的花是草月流吧！」

「噯！不是的，就是因為現在沒有那種花，所以不行哪！」

「良三，花是很喜歡的，若是看見了，今天這樣美麗的食桌，他一定會拍手大叫好的呢！」

良三的母亲，看到了奈緒子這樣高尚而老實的行爲，常想早些給他倆早日完婚，才覺安心。尤其是看到了近來的良三的情形，實在太壞了，倘若有了奈緒子，或可以把他的生活改良些吧！

「奈緒子小姐！我呢！有這樣的一個想像，想在今年的秋天，給你倆完婚了，你看好吧！」

「啊！怎麼樣的事？」

她是裝作沒有聽清，而這樣的發問着。但是她那雪白的粉頰上，處女的，新鮮的彩霞血色，是立即的滿面呈現上



西洋音樂進化簡論

(下) 漢璉

(五) 樂制之演化

關於樂制之演化，可以分做三個時期：(一)古希臘時代。(二)歐洲中古時代。(三)歐洲近代。

(一)古希臘時代：此時的律為五音五律制；將每一音級分為五部即G, D, A, E, H, 至紀元前七、八世紀間進為七律，即于原G律下再加F, C兩五階成F, C, G, D, A, E, H, 之排列，及紀元前六世紀左右，希臘又出一音樂理論家彼得果納斯(Pyl-Hagoras)將律數進為十二及二十四之數。關於希臘之樂調，最初亦用五音調，七世紀左右因F, C兩律完成，復另得一種五音調，此五音調與古代五音調相似；惟將其中之一部份整音改為半音，短三階改為長三階而已。及七律說發明，於是七音調因之產生。在希臘音樂界流行一極長久的時間。

(二)歐洲中古時代：中古時代樂制，係從比呂池(Vantinirone)教堂樂制進化而來，而比呂池教堂樂制則係由古希臘之七音七律制稍加變化而出者，故此時代樂制與希臘

樂制無懸殊之差別，僅略加更易而已。

(三)歐洲近代之律：中古時代所採用之律既為七音律及十二不平均律，然因為其音質不純，故紀元後至十六世紀間常有人將律數改為其他各數者；如查理羅(Nelino)之十九律；及其他樂家之五十三律四十一律等等。但因分律過多，演奏不易，故未能見諸實行。其後遂有德音樂家維克邁斯特(Werkmeister)發明採用十二平均律之議。直流行至今，猶為西洋律制之中心。至于音調之變化係因近代「諧和學」發明而起。所謂諧和者即數音齊發而彼此音調均能相和之謂。始創此論者即為音樂理論家查理羅氏。彼之諧和關係極簡單，其各音級之比例均為一與二或二，與三之比。自此說發明後，歐洲樂界益呈猛晉狀態，各家之諧和說紛起；自法音樂家那木(Rameau)發明換位說；意音樂家特爾體利發明陰調自然譜和原理後，諸家之論說遂得歸納；諧和之原理，亦得有新的意義。樂調之進化，自諧和說發明之後，乃發現一切音調須合于諧和原理乃可；然舊時所用諸調中，只有C, A兩音為基音者相合，其餘諸調均無此資格。故有瑞士音樂家格拉潤(Glaren)者發明增C, A兩音為基之四調。此四調即為現代通用之「陰調」與「陽調」之始；以之變化而成現代之西洋二十四樂調，且均能與十二平均律規則相合。

(六) 調式的演化

所謂樂式者，就是音樂的形式之謂。關於西洋音樂形式的演進，可以分做單音音樂，複音音樂，主音音樂三個時期來說：

(一)單音音樂時代：所謂單音音樂者，就是每個調子之中，同時間裏只有一個聲音順次發出，即所謂合奏曲者，在一時間內多種樂器亦僅能發同一之音；高低度數雖然不同

，而其音名則一。自上古至紀元九世紀之希臘時代，羅馬時代及格里哥大帝 (Gregor Aergrosi) 時代均盛行此樂式。

(二) 複音音樂時代：此種音樂又可分做奴性的、自由的、對譜的三個時期來說：

A, 奴性的複音音樂：任何事物的進展，都成漸進的狀態而行。樂式的進化亦復如此；在格里哥音樂時代，因有人感覺其音調過於簡單，於是乃將之改爲複音歌唱；所謂阿爾港魯 (Orga-num) 抵斯康都 (Diskantus) 伏波洞 (Eanzhoung) 等調式遂以成立。此三種均以格里哥樂譜爲根據，而其上加以其他別音，有一定的規則而無自由表現的機會，故稱奴性的複音音樂。

B, 自由的複音音樂：因前者形式之呆板，故當時又有自由的孔獨克都杜 (Kontakte) 式產生。此音樂不以他譜做根據而自由製譜；但求兩音相協和，其他第三音無關，故樂式最屬自由。

C, 對譜音樂時代：此形式發起于十四世紀時，每音調中有同時數音齊發各立獨立進行，但合奏結果，彼此均能得到諧和，此種音樂，在藝術技巧上固屬極高，然往往以文勝質，失却原意，於是遂有主音音樂出世代之而興。

(三) 主音音樂時代：十七世紀間，宗教音樂沒落；故以教堂爲依靠的複音音樂聲樂曲亦逐漸衰微；器樂代興，於是主音樂式的作曲式因之樹立。當時吟誦歌調之成立，實爲此樂式之始祖。漸進而成「對比式」的二部式與較複雜的三部式及旋轉調形式。至海登出世乃建立瑣娜台形式，所謂瑣娜台 (Sonata) 者即奏鳴曲之意，通常以三四個形式不同的樂章組成的大曲即稱瑣娜台。同時海登又有「交響曲之父」之稱。交響曲就是由多數管絃樂器演奏的瑣娜台音樂。莫查

爾特貝多芬出世繼續海登的研究，使瑣娜台組織更加健全。莫查爾特注重各樂章的分部構造，貝多芬則注重全體；努力全曲氣勢的一貫。注重于情緒的描寫，顯然有後世標題樂的色彩。到現代標題樂勃興；瑣娜台更加發展；勃拉漢斯 (Brahms) 却伊可夫斯基 (Tschaikowsky) 史克里亞平 (Scriaen) 都是現代交響樂的功臣。

(七) 音樂思潮的變遷

關於音樂潮流的變化，在樂史上可明顯地劃分兩個階斷。此兩潮流以十九世紀樂聖貝多芬爲其分野。其人一方面是古典派樂家；一方面又是近代浪漫派標題音樂的創立者。彼以前的音樂，大都是古典主義的純音樂；亦即是所謂「絕對」音樂。此音樂爲僅以音質的本體美而不着重描寫事物對象的一種音樂。以一定的形式爲美的標準；故是一種主智的客觀表現。代表作家如巴哈、亨代爾、海登、莫查爾特等。浪漫派音樂則不然；立意獨特清新；不拘于表面的形式，而着重內容的感情，故此派的音樂是情緒的主觀表現。所謂標題音樂者；就是以某一事物爲對象之標題，用音的描寫來表露其內容。故有「音詩」或「音畫」之種。貝多芬、修貝爾德、李斯特、斐遜士等都是此派音樂的健將。近代樂壇又有所謂現代樂派出現；如法蘭西之印象派，德意志之現代派等；此派之特徵爲旋律的優美，和聲的富變化；純重主觀的心理描寫；全然擯斥客觀的成分；用純美的音質來直接描出人生的自然情緒而達于標題音樂的最高潮。

音樂進至今日已漸呈途窮之態而陷于停滯；唯有俄羅斯樂壇則仍步已往發展之趨勢向前傾進。這便是「未來派」音樂運動之風行。此種樂派主張打破一切原來法則，從整個和聲節奏中解放，使音樂得有極端自由發展之機會。其效果究

竟如何我們固不得而知，但在音樂進展的立場上，當望其無
限成功；在現代樂壇上發出一奇異之光芒。

(八) 對於建設中國國樂之獻言

自歐西文化東漸，西洋音樂亦隨之俱來。我國一般音樂
研究者，多放棄故有之國樂而崇尚之；以致國樂日趨衰微，
而淪于沒落。然音樂是感情的產物，因時代、地點、性格的
不同而各異其趣；故西樂之流入中國亦不能使吾人對之發生

良好之效果。音樂本是時代精神的表現與民族性的象徵；故
我們實有將故有之樂理樂器加以改良整治；採取西洋音樂科
學的表演法創造成新的國樂——一種能夠代表我國國格的音
樂。使民族精神發揚光大，並在建設新中國的立場上，盡上
本位的責任。

(二十九·六·二十八·晚脫稿)

前賢論書語錄

芸芸

姜夔曰。真書以平正為善。然古人真書之
好。無過鍾王。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
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人所書。
類有科舉習氣。

黃庭堅曰。善書者之書。映日觀之。其中
隱有墨痕一縷。非是。不可以言骨也。

張璪曰。字宜瀟灑。恣其運動。一點一
畫。意態縱橫。俊逸生動。此字之妙也。若露
筋骨。是病也。若成稜角。是病也。尚言力哉。

蘇舜欽曰。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指寬
掌虛。腕法圓轉耳。

米芾曰。世人多寫大字。用力捉筆。字愈
筋。神氣。須如小字。鋒勢備全。却無刻意。故作
。乃佳。又曰。學書須得趣。乃妙。

祝允明曰。匾額須字字照應。挂起停勻。
又須帶逸氣。方不俗。要拆開看。各成一字。要
合攏看。共成結構。總須胸中先為布置。間架。
配合停勻。然後以一身之全力書之。則精神團
結。而骨氣稜稜。

董其昌曰。書家以豪逸有氣而能自為結撰
。乃為極則。

黃庭堅曰。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
小字無過遺教經。隨人學成一家。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名譽會長 孔憲鏗

理事會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夢花 朱重綠 吳經伯

理事 鍾任壽 郭崇階 陳一峯 陳彥通 王西神 馮乃駿

蔡哲夫 徐公美 甯振銳 朱明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餘以姓氏筆劃為次序)

于潔夫 白堅甫 何海鳴 何顛齋 吳新民 李彌 李東佛

汪運之 周海澄 明 淦 姜可生 胡介人 夏自怡 高鳳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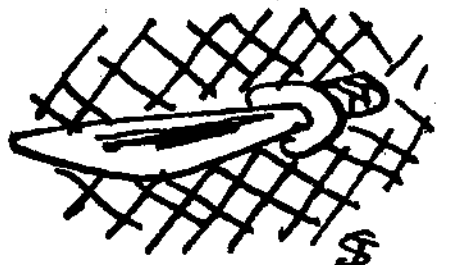
高遲公 馬 午 張次溪 張嗜蓮 張魯山 曹見微 曹惆悵

曹緯真 陳獻湖 陳達哉 陳伯治 陳巨來 陳耐充 彭威木

程白葭 程克祥 程 翔 馮叔鸞 黃芳暨 黃劫之 楊鴻烈

鍾任壽 朱重綠 曹惆悵

月刊編輯



紅蓼 使命的戲劇

原始時代初民本沒有戲劇，他們簡直可以說不曉得什麼娛樂的方法。戲劇的原始本是一種宗教的祭儀，近來的迎神賽會，大概就是這種儀式的遺風。中古時代外國戲劇簡直是宗教的宣傳品，所有戲劇上的材料，都從聖經上採取得來，由教士扮演，使觀眾感覺到神的威力。那時的戲劇實在沒有很大底價值。自從莎士比亞出來，在戲劇界革了一個命，把被宗教家摧殘了的戲劇拯救出來，戲劇就漸漸與社會接近了；它已不僅是屬於一個團體，而屬於民衆的了。換句話說：戲劇已變成社會的公有物了。

戲劇脫了宗教的桎梏之後，它的範圍就一天一天擴大，所有一切社會的事情都可以編作戲劇的材料，而同時它對於社會上的責任，也一天一天重大了。它已經不是像從前一樣只是宗教家的宣

傳品，已負起一種極大的使命了。要明白戲劇的使命怎樣？我們先研究戲劇的象徵是甚麼？

(一) 戲劇的象徵

戲劇是文學之一，它是綜合各種藝術而成的。許多人都承認文學是苦悶的象徵，歷來的許多文學家都是在窮到極點的時候，始有偉大的作品出現，所以我們有「詩窮而後工」這句話。戲劇既然屬於文學的一種，我們當然要承認凡是一齣偉大的戲劇的成功，總逃不出苦悶象徵的公例，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是有例外的，除掉戲劇是文學家的苦悶的象徵外，它有它的獨特的象徵。

詩、文、和小說都是文學，都是文學的苦悶的象徵，可是詩、文、和小說有很大的分別。詩、文、和小說只是用優美的筆調，和深刻的描寫；來發表個人的思想和情緒，但是戲劇如果只用優美的筆調，和深刻的描寫來寫，是不會成功的，必定要能夠在戲台上可以排演出來，才可以算是戲劇。

我們平常看戲，只見一幕一幕地演過去，裏面的角色有的是好底，有的是壞底，有的是成功底，有的是失敗底；裏面的情節有的是令人喜悅底，有的是令人悲哀底；有的是令人忿恨底；我們

的人生豈不是這樣嗎？人的品性有好有壞，人的遭遇有成功和失敗，人的事跡有悲歡離合。在戲臺上所表演出來的東西，可算是人生的片段，人生的縮影罷了。我們有句話：「官場如戲場」，從這句話看來，已承認官場中的人生猶如劇場中的戲一般底。莎士比亞說得更深刻更逼真：「世界是舞臺，人類是俳優」。這可見戲劇與人生的關係。所以我敢說戲劇有它的獨特的象徵，那就是人生的象徵，而它就對於人生負起很大的使命。現將它的使命分述於下面：

(1) 戲劇是人生的表現

我們在成功的時候，會表現出各種開心滿意的情緒，精神，和動作；我們在失望的時候，我們的動作，精神，和情緒便不同了。舞臺上表演的也不過如是，所以好的戲劇有好的演員表演出來，就能使觀眾於不知不覺中，生出一種同情心來；這也不過因為戲劇中的表演和現實的人生逼真罷了。人生是變幻不測底，劇中的情節也是一波起，一波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作家有一個作家的思想，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特殊的品格。當我們讀着各種劇本，我們可以曉得各時代作家和民族的不同地方，譬如我們讀了十八世紀的戲劇

，就可以知道當時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發達，讀了蕭伯納的劇本，就知道他是傾向於宣傳社會主義的人，讀了愛爾蘭的劇本，我們可以見到愛爾蘭人傾向於恢復他們固有之凱爾德文化的迫切心理，和渴望獨立的熱忱。所以戲劇是表現人類的精神，動作，和情緒，那就是人生的表現哩。

(2) 戲劇是人生的照妖鏡

人類的行為是非常複雜的，我們常常遇到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偏偏做出許多不仁、不義、不道德的事情來，社會上有着許多不健全的觀念，和不合理的傳統思想。這種觀念和思想時時會迫着我們人類走上虛偽這條路上去。再有，人類的習性又是殘忍、自私、和好爭鬥的。戲劇常常擷取這類的人生現象做材料，在舞臺上表演得維妙維肖，將繁複的人生的驕點輕輕地揭穿，將它們諷刺，痛罵；使觀眾看了，得到一種強烈的激刺，而引起一種內心的反省的感應。像易卜生的「羣鬼」和「社會底柱石」，是把人類的假面具和社會的不良現象都赤裸裸地表演出來了。比內羅的第二關下來夫人」將社會中不合理的傳統思想，能阻止人改過，而能迫人去自殺的可怕，都很顯明地描寫出來了。

高斯倭綏的「銀盒」和「鬥爭」已把人類的自私、自利、殘忍、和好鬥爭的性情，全盤捧出來給觀眾看了。這類戲劇的力量不只是人生的照妖鏡，還能夠移風易俗呢。

(3) 戲劇是人生的安慰者

人類的生活決不是固定底，我們雖在躊躇滿志之時，終會有一天跌入頹唐失望的境地裏去，吾人到了失望的時候，處處受着環境的壓迫，誰能自己安慰自己，而不生牢騷抑鬱和灰心痛苦的情緒，視人生為消極底呢？可是有了戲劇，我們就有了遣愁的地方。失意的人一進了戲院，雖然不能得到永恆的安慰，至少也能獲得暫時的慰藉，假使我們走進戲院裏面去觀察，那一個觀眾是愁眉不展的呢？這不過是一種淺說，進一步說：戲劇所表演的都是人生的實事，其中有極好的善人，有極壞的惡人；有最得意的情節，有最悲慘的情節，使失望的觀眾看了戲中善與惡的角色，和劇中苦與樂的情節；悟到人生的意義不過如此！那末，他所感受的痛苦，也不算得一回事，而會生出和環境奮鬥的勇氣，不再在失望中呻吟了。戲劇中的對話十分深刻，能夠將我們不會說，不敢說，和不敢說出來的痛苦，都盡量發揮出來

，使我們所有抑鬱牢愁都洗滌一清。以筆者個人的經驗來說：我覺得從劇場出來以後，精神總比較平日愉快些，這大概是受了戲劇的安慰吧！

(4) 戲劇是人生最高尚的娛樂品

人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休息的時期裏，誰都想找尋點什麼娛樂的東西，使他們疲乏的精神得到一點愉快。嫖、賭、飲、吹，都是可謂娛樂的東西，可是這類的娛樂會引人墮落的，所以這些都不是高尚的娛樂，戲劇所表演的人生，却具有一種純粹的高尚宗旨，令觀眾看了，能夠感到共同生活的興味，不致發生着「人生無聊的和枯燥的」反常思想，而能增進人的生活能力。戲劇所描寫的都是人與人爭鬥，和人與天或環境爭鬥，可以養成人類的高尚思想，樂觀的態度，和誠實、勇敢、互助、及博愛的精神。總之，戲劇是人生的迷路明燈，非但給人們一種娛樂，而且能夠造就人類的高尚性格。

(二) 結論

戲劇的使命是如此偉大的，戲劇必須要合於上面四個條件能夠成為真正的偉大，現在流行的「濟公活佛」「狸貓換太子」，和近日編演的「風塵豪俠傳」的戲，雖然賣座能力極大，可是這類的戲，僅僅給觀眾一種「娛樂」，而不是高尚的娛樂，因為戲的編製和表演，並沒有些微藝術化，有時竟太粗俗幼稚了。像這樣的戲劇，只算是投機式的戲劇，不能當作真正的戲劇。

鄰袁野叟

弋陽圭峯紀遊



宿上清宮
 之明日晨光熹
 微中，輪轂逐
 煙蕩蕩晴霏，
 約三十里，過
 鷹潭，越貴溪
 境，轉入弋陽
 馳道，回首龍
 虎諸峯，紅塵隔斷，原隰
 靡，邱起陵伏，已無復鬱
 之勝，更循驛路，宛延疾駛
 ，縮地而進，遙見蒼雲四垂
 ，入地生根，不知其為何境
 也，及其漸縮漸近，突兀嵯
 峨之形勢，迎車聲，落眼底
 ，則彷彿春雷茁笋，拔地森
 立，千摩霄，蒸雲氣，裹黛
 色，欲斷不斷，將續未續，
 激茫之際，絕似蒼龍一束，
 挂入青冥，排鸞鶴而截鷹隼
 ，窈乎險絕，天造奇峯，是
 何意態雄且傑，昆明阮紹文
 語余曰，是即弋陽圭峯也，
 至矣，且往觀乎，於是策杖
 尋徑，捫蘿而前，未數武，
 藉焉余身，宛在其中，搔頭、

四顧，嶙峋匝匝，不自審其來自何方也
 ，嘻，武陵源無路可通，灑瀕堆迷復難
 辨，鐵圍山乎，良嶽記乎，余烏從而狀
 之乎，其峯無來脈，亦不別分支派，石



圭壁峯，仙熬峯。

骨自挺，有昂頭天外之概，又能鑿開混
 沌，笑掬鴻濛，自幻幽靈，物形畢肖，
 悉數之，更僕得三十餘事，曰四聲谷，
 曰展旗峯，曰堂扇峯，曰明星峯，曰戲
 蟾峯，曰錦屏峯，曰無聲泉，曰勺水奇



如意峯。

觀，曰振衣臺，曰斷橋峯，曰玉筍峯，
 曰雙劍峯，曰一綫天，曰疊圭峯，曰鰲
 魚峯，曰醉人峯，曰螺螄峯，曰畫壁峯
 ，曰道者峯，曰如意峯，曰香爐峯，曰
 鷹咀峯，曰玉兔峯，曰眠牛峯，曰天柱
 峯，曰金城峯，曰龍舌峯，曰迦葉峯，
 曰咬羊峯，曰斷牆峯，曰象牙峯，曰獅



道者峯，又名觀音坐蓮。

一錢天，臺圭峯，雙劍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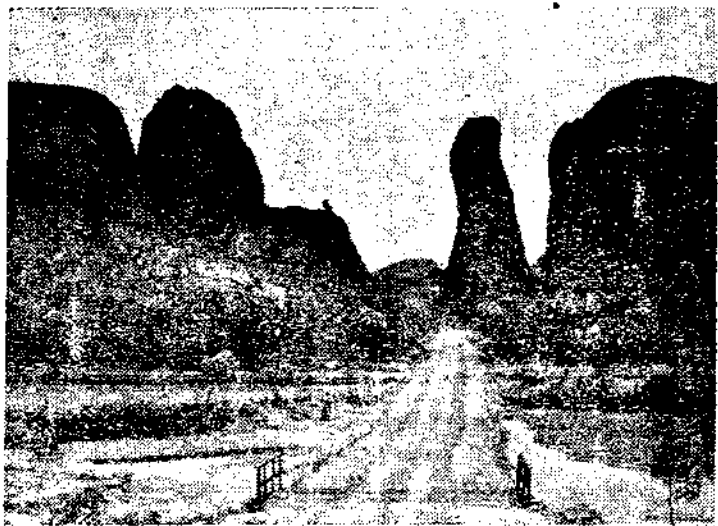
子峯，曰洪鐘峯，曰仙葵峯，曰圭璧峯，曰靈芝峯，結體惟妙，不可思議，最奇異者，厥惟四聲谷，遊屐由一錢天螺旋而進，揉升而集，短銃一鳴，音響四答，陶然可聽，至於今厥聲猶嵌耳際，王叔齋紀宇宙間之羣賴，舉無有於韻此



雙劍峯，臺圭峯。

者，觀止一嘆，詩以紀之，

拔地蒼雲森玉筍，怒排空冥截飛隼，數十宣和良嶽峯，異軍誰撼矛與盾，一徑中通峭壁開，萬象旁列崔復崑，猿鶴飛嘯巫峽近，人馬迷復灑灑堆，四顧



左為洪鐘峯，仙葵峯。右為圭璧峯，展旗峯。

翻疑別無路，乍見橋頭有花樓，破空幾杵蘭若鐘，聲入萬竹提煙霧，阮君指點幻奇觀，拾級披榛如蟻盤，峯隨出靈物形備，石骨險怪標本看，捫蘿再轉達深腹，壁立苔滑駭心目，鬢影半映展旗峯，人語初留四聲谷，

前賢論書語錄

芸芸

鍾繇曰。多力多筋者聖。無筋無力者病。多力多筋者是書。無力無筋者謂之墨猪。

徐渭曰。執筆用大中食三指着力。亦須五指共執。令掌中虛如握卵。又曰。所謂懸腕者。以可盡力耳。古人大小諸字。皆用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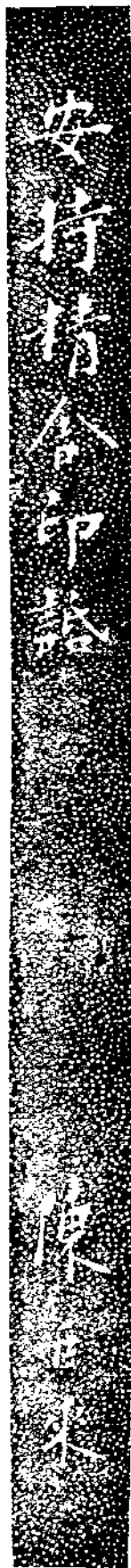
趙孟頫曰。作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又曰。側者點也。而曰側者。側下筆。使筆鋒右顧也。橫者。橫畫也。初落筆時。先右急勒回向左。又曰。初直用筆。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向下行至末。復駐鋒收起向上。此垂露法也。未鋒盡而不收。狀若垂針。此懸針法也。又曰。入法皆作磔。開也。張也。波也。此筆開張三折而有波浪之勢。

唐太宗曰。行行若鶩春蚓。字字如蠅秋蛇。惡無骨也。後人未求骨格。先尚態度。幾何非舍本而務末耶。戒之戒之。

朱熹曰。平日見韓魏公正書。未嘗作一筆行草勢。蓋其胸中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急迫正相反。

趙孟堅曰。態度者。書法之餘。骨格者。書法之祖。又曰。學唐不如學晉。人皆知之。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手不得也。

蘇軾曰。書初無意於佳乃佳。又曰。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客有就余而問曰。君於篆刻。歷有歲月矣。平日於刀法。必研求有素。何謂衝刀。何謂澀刀。何謂切刀。何謂留刀。此中玄妙。可得聞歟。余曰。否否不然。夫治印之道。要在能合於古而已。章法最要。刀法其次者也。十四種刀法之說。是古人故為高談。欺人之語。不足信也。余沉酣夢寐於孤文小石之間者。二十有餘年矣。嚮者嘗聞諸前輩高論。與夫昔賢著作。有合於正則者。每書而記之。間或稍稍參以私意。凡如干則。茲以寄諸國藝。藉思求正當世之遠於斯道者。

關於篆刻。昔人之著書立說者。不可勝數。其間名言固多。然謬誤之處。亦屬不鮮。若甘旭夫（暘）著印章集說。謂朱文印上古原無。始於六朝唐宋之間。又言漢印用名。唐宋始用表字。殊不知六國之時。已有朱文。魏晉子母印。大都朱文。而漢穿帶印。一面類皆表字。吾人苟一檢陳簠齋十鐘山房印舉。即可證余言為不謬矣。然則甘氏之論篆法，章法，刀法，挪移增減諸理。莫不中其肯綮。非若當時諸人之故為高論者可比。豈明於此而昧於彼耶。蓋其時秦漢出土之印。不若近世之感。甘氏所見必鮮。故其說固可諒之焉。褚丈禮堂（德彝）嘗謂余曰。無論讀書習字。總覺後不如前。惟獨治印。愈後愈佳。因秦漢鈇印。時有出土。後人所見既廣。安得不所作愈進耶。

作印雖與寫字不同。然當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竊謂三代古鈇似大篆。六國小鈇似晉人小楷。兩漢之印。官

印似魯公。私印似率更。魏晉之間。子母印似東坡。蠻夷印似小歐。至於宋元圓朱。則虞褚也。

摹撫古鈇。頗非易事。蓋三代巨鈇之章法。神明獨運。蹊徑多化。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仿漢鑄印。不在怪樣。當方圓適宜。屈伸維則。增減合法。凝密得神。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穆然恬靜。渾然湛凝。無忒無挑。為足尚耳。

漢人鑿印。或蕭疏數筆。意思橫闊。或筆劃懋密。蒼勁淋漓。官印中有太醫丞印。太醫二字。筆劃稀密懸殊。學者當從此等處樹基。傍參將軍印。先悟章法。然後鼓刀。庶幾有筆未到而勢已吞。意方定而神已動之妙。何雪漁曰。小心落筆。大膽落刀。『今人多誤為黃小松語』。即斯旨焉。

宋元圓朱。創自吾趙。其篆法，章法。上與古鈇漢印。下及浙皖等派相較。當另是一番境界。學之者亦最為不易。蓋圓朱篆法。純宗說文。筆劃不尚增減。宜細宜工。細則易弱。致柔輒無力。氣魄豪無。工則易板。猶若割劑中之宋字。生硬無韻。必也使布置勻整。雅靜秀潤。人所有。不必有人所無。不必無。則一印既成。自然神情軒豁矣。

今之談印者。咸稱浙派皖派。而於徽中印人。若程穆情，（遂）巴子籍，（慰祖）汪尹子，（關）胡長庚（庚）諸子。其名望反不若丁（龍泓）蔣（山堂）鄧（頑伯）吳（讓之）之感。是可異焉。彼諸子所作。一以漢印為法。以余所見者。穆情予籍之渾穆。長庚之挺拔。而尹子所見最多。『

吳縣吳氏四歐堂。藏有尹子寶印齋印譜都千餘方。海內孤本也。亦最爲工穩。之數子者。所作儻同置入漢印中。無一不可亂真。非前之文（三橋）何。（雪濤）後之浙皖二派諸子。名爲仿漢而實非者。所得而比也。惜世人未嘗深加注意耳。

龍泓頊伯之作品。精美者絕少。而其得名之盛。一時無兩。余嘗推而考之。蓋知清初之時。治印者大半猶有文何遺風。自龍泓出。一洗其法。獨創一格。頊伯所變雖異。其理正同。故明乎此。始可以知了鄧之得名所在矣。

更有人談及篆刻。動輒以爲治印必須依照說文。此蓋專以指圖末文者。苟爲仿秦漢。則此說似是而非。夫秦書八體。蔡印居五。洎乎漢室。更有繆篆。曰篆印。曰繆篆。皆所以施諸印章之文字也。例如說文無亮字。祇字。如檢說文代替之字。是無異捨正路而不由。龍泓鑑及此。故嘗有詩論之曰。『說文篆刻自分馳。蒐瑣紛論術所知。解得漢人成印處。當明吾語了非私。』

龍泓又有詩曰。『古印天然歷落工。阿誰雙眼辨真龍。徐宮周愿成書在。議論何殊夢夢中。』蓋有感印史印說所論。貽誤後學不淺。故有是詩以斥之也。

近百餘年來。治印者輩出。捨了鄧外。其著者若蔣（山堂）奚，（鐵生）黃，（小松）陳，（曼生）要皆各守一派。莫能自拔。洎趙揚叔（之謙）出。集取徽浙皖諸派。而更參以新室竟銘六國幣等。上飾秦漢。內闢心源。錯綜變化。莫可端倪。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李陽冰曰。功侔造化。冥受鬼神。揚叔當之。允無愧色。

揚叔尋常朱文。每參以頊伯之法而成。然其挺拔處。非頊伯所能到。其後徐辛毅（三庚）更仿揚叔。變本加厲。遂

致轉運緊苦。天趣不流。東施效顰。祇覺其憎。何則。蓋揚叔之作。不同於俗。而實宜於俗。不泥乎合。而實合乎古。辛毅何人。烏克知此。

與揚叔同時者。尙有揚州吳讓之。（熙載）所作宛轉剛健。亦自不凡。惟墨守皖派。稍少變化。故其名終爲揚叔所掩。然吳昌碩（俊卿）丈。私淑讓之。卒繼揚叔以成名者也。讓之地下有知。其可自慰矣。

近人作朱文印。每喜黏邊。甚有即以近邊一筆。作爲邊者。夫黏邊者。所以仿古銅印之年久邊被損折向內而成黏邊之狀也。今作者即以劃作邊。試問其邊將何在。創作耶。謬誤耶。余百思其理。終莫能解焉。

前於吾友陳蒙安書齋中。獲讀鄭叔問（文焯）手書筆記二冊。內有一則。涉及昌碩丈刻印者。因移錄如下。『往見老鐵刻一石罷。輒持向敗革上着意磨擦。以取古致。或故故琢破之。終乏天趣，亦石一厄。』

同光以後之印人。余所服膺者。厥爲嘉禾胡弼鄰。（鑑）夥人黃牧甫。（士陵）弼鄰之印。余最賞其白文。若有意無意。在在現其天趣。苟天假以年。或可與昌老抗手。牧甫晚年所作。其佳者方勁古折。幾如斬釘截鐵。氣魄神韻。於揚叔得不似之似。

邇來印人，能臻化境者。厥惟昌碩丈及鄞縣趙叔孺（時桐）先生二人而已。然崇昌老，每不喜叔孺先生之工穩。推叔孺先生者。輒惡昌老之破碎。吳趙之爭。迄於今日。余意觀二公所作。當先究其源。昌老之印。乃由讓之上溯漢將軍印。朱文常參劄文。故所作多爲渾穆一路。叔孺先生者。自揚叔以上親漢鑄印。朱文則參以周秦小鉢。以及竟銘。故所作遂開整飭一派。取法既異。豈能遂同。第二公立意之高。

不屑屑隨人脚後。則一也。

現代印人。在南有李鈇齋。(尹桑)鄧爾疋。(萬歲)易大凡。(憲)三君者。淵源所出。僉從牧甫。各有所擅。未可軒輊。鈇齋近年專撫古鈇。其藝之精。令人欽佩。在北則齊白石。(璜)壽石工。(鏞)陳半丁。(年)其傑出者也。

吳君湖帆。(萬)世人僅知其為當今名畫家。殊不知其

亦善治印。君為憲齋尚書文孫。藏弄古印至富。涉歷既廣。

目力不搖。偶為篆刻。章法典逸。刀法圓勁。求諸當世。實難多觀。惜乎體弱。從不為人鼓刀耳。

女子天賦。每不遜於男子。書畫一道。古今佳才輩出。顧獨於篆刻。印人傳中。既所見寥寥。而當代更稀若麟鳳。腕力薄弱耶。此道不合於素性耶。抑或有佳者。而吾未嘗見之耶。故余特識於此。用規其後云。

書道扶髓錄

癡公

▲上齊下齊

詒晉齋結字管見云：「昔沈存中嘗論其大概，以為筆劃少者在左，宜取上齊。(如哈啼等字)筆劃少者在右，宜取下齊。(如鈞厭等字)凡斯之類，可隅反也。」

▲起處收處

藝舟雙楫云：「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收處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

▲筆短意長

藝舟雙楫云：「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秘

旨。

▲禮器曹全二學

金石史云：「曹全碑跋云：漢隸當以孔廟禮器碑為第一，神氣渾璞。譬之詩，則西京，此則豐贍高華，建安諸子。比之書，禮器則季直表，此則蘭亭敘。」

▲……如……

金石史云：「柳如趙王

好劍，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顏如龍泉太阿，登高臨深，巍巍翼翼。楮如公孫勝年舞劍器，波瀾蔚鼓，玉貌錦衣。歐虞法圓法方，則固諸侯之劍也。若夫見影不見光，其在晉法乎。」

▲字……母……

鮎埼亭集云：「傅山語

人學書之法，甯拙毋巧。寧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為先生非止言書也。」

▲……用……

鈍吟書要云：「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

▲學……成……

大瓢偶筆云：「學書在得筆法而會古人之意，不在學其規模。不則學聖教成院體。學歐成屏幃體。學褚成佻。學旭素成怪。學米成野。學趙成俗。學董成油。反成不治之症矣。」

▲參之……以……

讀書法論云：「學書當從顏柳，以立其體。參之歐虞，以著其潔。參之蘇米行書，以暢其支。參之董趙，以博其趣。然後臨二王像贊曹娥十三行諸帖，以追其源

。」

▲學……病……

論書帖云：「學歐病顏肥。學顏病歐瘦。學米病趙俗。學董病米縱。學歐顏諸家病董弱。」

▲一個秀字

郭尚先芳堅館題跋云：「嘗見傅山論書一帖云：老董止是一個秀字。」

▲入帖出帖

廣陽雜記云：「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

▲一寸二寸三寸

書法約言云：「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

▲前人後人

鈍吟書要云：「學前人

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入手，便有掣把。」

▲學書與學琴

王猷定四照堂集云：「余少學書于董文敏公。公曰：子知琴乎？余釋褐時琴師諷學琴，因請教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初下指時，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書道亦然。然則初下指時，一筆不合，則竟不合矣。顧所合者何法也。」

▲學書如學拳

藝舟雙楫云：「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力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助出。」

▲前後學歷鶴銘者

大瓢隨筆云：「古人但求黃魯直學歷鶴銘，不知魯直以前，則有唐張嘉貞。魯直以後，則有明八大山人。」

▲二右

京江耆舊集云：「馬世俊工書畫，在二右之目，謂右軍右丞也。」

▲三段功夫

倪氏雜記筆法云：「凡學書之人，工夫分作三段，初要專一，次要廣大，三要脫化。」

▲分清合渾

倪氏雜記筆法云：「八法轉換，要筆筆分得清，筆筆合得渾。所以能清能渾者，全在能留得筆，留筆總在轉換處見之。」

▲臨與摹

姜宸英湛園題跋，自論書云：「古人仿書，有臨有摹。臨可自出新意，摹必重規疊矩。然臨者或至流蕩雜出，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

▲篆書三要

竹雲題跋云：「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

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

▲濃墨與淡墨

竹雲題跋云：「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其棄其滓穢，故墨彩豔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于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沖勝，及其久也，則黯黯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濃墨宰相澹墨探花

兩般秋雨庵隨筆云：「劉石庵相國，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專取風神。時有濃墨宰相澹墨探花之目。」

▲撥燈法

論書賸語云：「南唐後

主撥燈法，解者殊鮮。所謂撥燈者，逆筆筆尖向裏，則全勢皆逆，無浮滑之病矣。學者試撥燈火，可悟其法。」

書學拾遺云：「陸希聲

之撥燈五字，曰「撇」「押」「鈎」「抵」「格」。林復夢之撥燈四字，曰「推」「拖」「撚」「拽」。

▲無筆墨處有筆墨處

蔣氏游藝秘錄云：「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白。從有筆墨處求之者，曰絲牽，曰轉運，曰仰覆向背疏密長短疾徐輕重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

▲作字寫簡

蔣心餘詩云：「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橋寫蘭如作字。秀葉疏花見奇致。」

▲整潔平

初學要論云：「蕭子雲論用筆十二法，與張旭大同

小異。其尤要者，惟整潔平三字，為初學金鍼。」

▲能使漢隸大小

退庵隨筆云：「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遙接漢隸真傳。墨卿能拓漢隸而大之，愈大愈壯。未谷能縮漢隸而小之，愈小愈精。『斯翁之後，直至小生』二語，真堪移贈耳。」

▲用筆用墨

顏繩庵集，與張芭集論書云：「筆要輒，輒則道。筆頭要長，長則靈。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不說定法

芳堅館跋顏書云：「董香光論書，創『不說定法』四字，實為千古未發之覆，知此才可與學顏魯國楊少師書而權衡各家高下也。」

▲節與勢

會文正日記云：「吾讀

孫子至驚鳥之疾，至于駁折者，節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下緊。無節則勢不長。」

▲着力不着力

會文正日記云：「作字之道，二者並用。有着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淵明之詩。着力則右軍所謂以錐畫沙也。不着力則右軍所謂如印印泥也。二者缺一不可，亦猶古又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

他 (瑞)

爲何想他。
遮與愛他。
不是愛他。
何苦想他。
既然想他。
何妨愛他。
因爲愛他。
所以想他。

埃及彫刻 (下)

森口多里著
荷子譯

(四) 表現之樣式

埃及之彫刻，與建築有密接之關聯。建築物之壁面施以浮彫，及建築物之內部安置以彫像，但是，任何的建築，其輪廓均合幾何學。彫像之立體即是幾何學形態的反映。

第一動因之彫像，其動勢不一，並都有生動的感覺，此種生動非外表的生動，乃內藏之生動。不論何種人物之立像，椅子上坐像，地上坐像，或行儀坐像。其立像女人的兩足相並。男人的左足前踏，此種步行之姿勢，即是簡單儀禮的姿勢。雖然這種姿勢是嚴肅而且生硬，但是其中常常仍保持



夫妻三人像，
石高0
米八一
，古帝
國。迦
依洛)

着「阿季滿」型之家屬愛或夫妻愛。古帝國之作品，夫妻並立，二手相握，妻子和丈夫的左足都是前踏，不拘於「阿季滿」型的形式，但也仍不失夫妻嚴肅之儀容的態度。主人之左右，配以妻子和兒女的立像。小兒差挾之夫妻並立像。以及最理想之構成，如主人的左右腿邊，將妻子刻着日本式的坐像，二個妻子極端的縮小，恰像小人一樣，其頭還不及膝蓋高，每人的一手抱着主人的腿。

各種彫刻的比例，都可用幾何形體測定之。在路佛路美術館中之一男性坐像，在兩肩連一水平綫，再從此水平綫兩端至腹部下端之中央一點引斜綫，描個倒三角形，水平綫與斜綫之長度均為六寸七分。再從頭之根至尻之下邊之高，與尻之下邊至足跟之高，均為七寸六分。又如古帝國之地上男性坐像，前述之倒立三角形，水平綫與斜綫為八寸四分，更從膝蓋之兩先端連一水平綫，從此兩端至胸部之倒立三角形頂點引斜綫，在膝蓋上畫一三角形，此斜綫長八寸四分，水平綫一尺一寸四分，腋下至胸部闊五寸七分，此三角形之底邊恰是胸幅之倍數。側面像之鼻之先端描一水平綫，顯闊為四寸二分。乳之先端描一水平綫，也是四寸二分。即二條平行綫之上下二邊成一正方形。所以彫像之立體，瞭然為建築的量感之凝固。

安置在「塞路達蒲」之彫像，此種製作動因以似顏為原則。大體都是單純化，而頭部則非常細心的彫刻。例如頭髮均把握着各人特徵，目與眉毛，每個彫像決不會有一樣。至於浮彫，一般的奴隸都是平滑的圓頭，相當的人物之頭髮或假髮，則細心表現，但是特徵之誇張線均極單純化，恰如白描之彫刻。

時代的推進，彫刻的比例也跟着變更，第一動因的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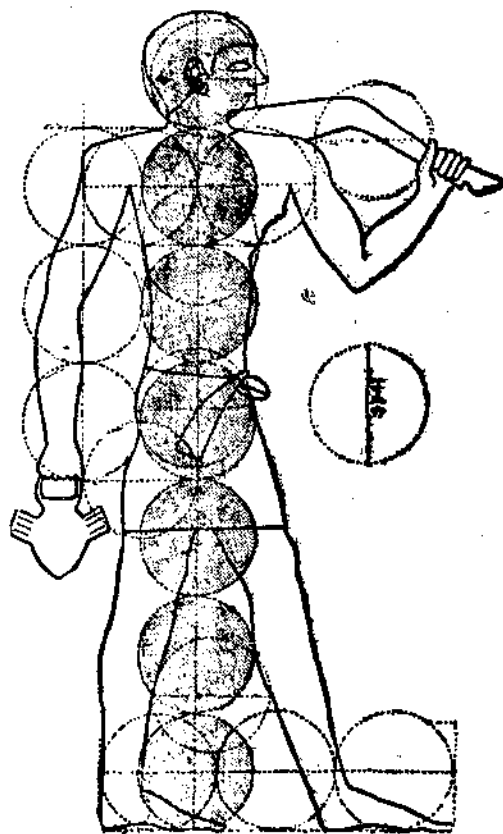
常將動的抑制保持着儀容的姿態。此種職業人物，如書記之地上坐像，膝上放以書卷，胸部正直，眼睛也嚴肅地注視前方。第十九王朝之勒滿賽斯二世，神殿中置有自己的彫像，將過去的类型全部打破，四周捧供物者都有謙讓之姿態表現，是一種持有英勇的動勢的作品。

第一動因之彫像大都是儀容不動的姿態，第二動因大都是職業風俗人物，如兵士、船頭、運行李、運供物、廚子、音樂師……等等，各式職業，各種動勢之描寫，技巧雖粗，而可愛的風俗描寫就得流傳。

此種所謂具有活氣之描寫風俗之人形，即是墳墓中之浮彫。此種浮彫不單是裝飾的意識，若念以呪術，其人物即能為死者而勞動，或安慰死者，鳥獸草木即成真實的鳥獸草木，給死者生活上之應用。

埃及之建築施以浮彫，普通的壁面有水平線與水平帶之區別，其中再表現主題。觀者的眼睛得實際前後重複觀察壁面，即空間第三次元之平面化，全體均為裝飾之畫趣，但裝飾之畫趣中人物之表現形式更多一層意義。此項集團之勞動人物表現之姿勢，和各式各樣的人物連續並列在一條水平帶上，全體之裝飾畫趣即成一種特殊的音律。

此種奴隸人物，完全合理實社會的形態，並且認定各人的個性。男的，女的，皆同相貌，同體格，同服裝。凡男的重重的東西，女的頭上則帶花或果物。嚴肅的行列釀成一種靜的特殊音律，但是男女的他方面動作有惹大的變化，男或打漁，或耕種，或狩獵，而女的則舞蹈，或奏樂。此項不同的集團勞動人物間，另參以適宜之鳥獸和虫魚，或飛翔，或跳躍，雖是平面之裝飾的畫趣，但決不感到單調。假使再仔細觀察，並可發現自然主義的成果。在路佛路之第五王朝



(朝王五第)例比之人物人彫浮

之「馬斯太拔」(以前在「畢勒彌獨」墳墓中)禮堂之浮彫，犬和鳥等之生態的特徵把握着。魚之形態或用骨頭表現之。但自然主義之觀察是種極端單純化之白描的表現。

人物之比例有一定的距離。如「步斯太拔」之浮彫人物(見附圖)，是用徑一寸五分之圓所成功。從額之中央畫一垂直線，將身體等分為二，其末端將兩足之踵連一綫，此項浮彫人物，顏與足都是側面像，身體則近於正面的形式，此乃各國古代慣用的手段。兩足在同一水平線上，肉體的塑造完全單純化，奴隸的足以陰刻之線，僅表現筋肉感。運物的奴隸之肩與兩腕，均有能荷重之感。兩腕無遠近法，稚拙非寫實的表現，但却有力的感覺。

雖然忽略第三次元，但其結果，平面上的裝飾擴大，即物象在一平面之裝飾的充塞。側面的人物，而他的身體非側面，却幫助平面裝飾的效果成功。而且這種彫像的在必要應用上，為增長其效果，有時將實際人物的手放長，或特別誇張表現。例如：指揮人的兩手之水平線誇張；舟人汲水的手延長，此却幫助一平面上之裝飾化(物象在一平面之裝飾的

分配)。

物象受拘束的變化，是埃及浮彫定型化之特色，如巴比倫彫刻的莖均作垂直線的定型化。

細部多用陰刻線，「馬斯太拔」之浮彫，鳥之翼，魚之尾，鱗之細部，都祇用陰刻線表現。水之波汶如不彫，則描以彩色。



三尊像(第四王朝。薄斯托美術館)

都是平面的。身體單純化，而頭髮和假髮都細部表現。

(五)式樣之變遷

埃及之彫刻，作家可以個人的創意。彫刻家為自然主義之觀察者，此周到的寫實常有一定的法則隸屬，常得定型化之領導。彫刻巧利的用途一定，作家的直感將現象依個人的興味變化，而另一方面，個人創意的變化式樣，仍不脫埃及國民的式樣。但是，在這種傳習持續間，經數千年的歲月，及各王朝之交替，我們就能發現很多式樣的變遷。

彫刻，在基尼斯時代，腕和身體密連，立像之垂着的兩

碑上之

人物彫刻，均為身分高之人物，相貌和個性都會加以精密研究，肉體的塑造比較子細的表現。但是不論何種，全體

腕成二垂直線，兩腳之間有間隙，筋肉之表現省略，坐像是全體同一幾何學形態，有集團方形彫刻之感覺。但是形態分配是論理的，全體安定底藏在建築中。浮彫人物是一樣。身體之單純化，頭髮像毛織物般表現之。

古帝國之第三王朝前代，仍承繼着稚拙的式樣，姿態是嚴硬的。但至第四王朝，國家的繁榮伴着宮廷雕刻家的技術急速進步，開呼勒王之坐像(閃綠岩，高一米六六)在埃及彫刻史中產生了一頁最偉大的傑作，偶人的顏，保持着個性的氣魄正面凝視着，腕和身體正直底形式，兩脚不密底相並。塑造已能表現會加以研究及自然，直線與曲線互用而且和諧。全體充滿着力，但失了安定的感覺，這是國王之威嚴與安靜表現之開始。開呼勒王之子米開利諾斯夫妻及中央置哈托路神，此左邊米開利諾斯，右邊配以象徵「地方」之女人之三尊像，在其塞之神殿中發見。為誇張的威嚴與安靜的結合。

在「梅依獨滿」發見之王族「勒霍台滿」及其妻「諾呼利托」之坐像(石灰石，高一米二〇)把握着相貌之個性，「諾呼到托」之顏，極度表現婦人之魅力。這些恐均係附在宮廷中之彫刻室所造。

家臣之

像，通俗的

且現實的相貌姿態，和那理想化的威容真是無出其右。沙迦勒出土之



書記「迦」。阿陪路立像(木。高一〇米一〇。第四王朝。迦依洛)



拖幼王
女之塞
滿托一
花崗岩
，高0
米六0
。第十
八王朝
。拖依
洛一

親爺顏之書記「迦·阿陪路」立像（木，高一米一〇），左手拿杖，肥胖的臉和身體，樂天派圓面孔之技巧表現，可知其自由與心理，眼的輪廓很好。第五王朝米呼斯出土之書記之地上坐像（石灰石，高〇米五四），稍帶可笑的俗人相貌之書記，坐在地上，其膝上放着書卷。腹部之上之凹弧形和頸下之骨，腿之輪廓等，都是加以研究後所形成的，此種禪僧之風貌，我們像能聽到他讀書的聲音，這是表現的成功。

第六王朝王權漸次衰落，陪比一世僅發揚短時期之國威。但因此就缺少彫刻，「畢愛勒壳薄利」出土之陪比一世父子之像（銅，父高一米七〇）為這時代的代表作。以「威嚴」「優雅」的感覺佔勝的作品。

經黑暗時代之第九，十兩王朝而至中帝國，彫刻之傳統又復興，第十二王朝之塞奴斯立托一世（一九八〇——一九三六）之坐像（石灰石），雖是傳統的作品，可惜單調無味。迦路那庫之阿麻神殿中之塞奴斯立托三世（一八八七——一八五〇）之首（花崗石，高三米一五），全身巨大，其相

貌為新的寫實，面長，從眼角至面頰有條很深的溝，唇薄，長而銳的眼，有東洋人沈思的風貌。前述，阿米南瑪獨三世之似顏「斯呼依庫斯」（黑花崗岩，高一米三〇），即屬第十二王朝之產品。

中帝國盛行第二動因之職業風俗人形之製作。大都是着色之木彫。第十三王朝受外敵侵入之威脅，藝術仍見發達。其後至第十七王朝止，在埃及史上為過渡時期，南方台陪之王朝，與北方別派之王朝存在，且「先庫所斯」蠻族侵入，國內大亂。

「先庫所斯」浸入之動亂，直至第十七王朝之最後之王漸漸鎮定，全國國民愛國思想極強，民族的勝利下掘起新的第十八王朝，發揚偉大的威勢與光榮，展開新帝國之競爭出發點。

經長期的戰亂，釀成強大的軍國主義，而彫刻所受的反映，國王之肖像，古帝國之英雄主義的表現又復活起來，迦路那庫出土之托托梅斯三世（一四四七）之立像（玄武岩，高二米），足踏九支弓，垂直之手握拳，確是一種有力之姿勢，和盛大勇敢的意慾，臉色含有優秀的感情，但其比例則比古帝國完善。

當時且喜作巨大的像。阿梅諾呼斯三世（一四一五——一三八〇）與妃達依阿之並坐像高五米突，和台陪之廟前立着之赤花崗岩之梅滿諾坐像（傳說中之英雄），高十六米突。這位國王，會發揮優秀之「軍事」「外交」才能，國威強大，其餘勢促進巨大的建築工事繁盛。

王妃達依阿之首（石灰石，高〇米五〇），將達依阿微妙表情之表出有非常之成功，在呼立基之女人胸像（石灰石，高〇米五〇）與第十八王朝之女人像同為代表之傑作。從

Qhehth absei Kourus 之墓中搜出的女人胸像(石灰石)，其技巧較粗，這或許是民間彫刻室的作品。

同時也製作和古帝國一樣的家屬並坐之羣像，第十八王朝特色之羣像如：塞滿托(托托梅斯三世之姊妹「哈西蒲斯托」女王時代「河馬」神殿之男執事)抱幼女王坐像(花崗岩，高〇米六〇)，脫離傳統的一排的形式，塞滿托的儀容正面，王女為全側面。此項羣像非常簡約化，一塊方形的石牌上，刻那

幼女王之側面像，恰像東北地方之埃及壳人形。新帝國之台陪時代坐的形式有一「阿齊阿」風，好作前期神像，抱東西之人物等等。



岩窟神
殿正面
之勒滿
賽斯二
世坐像
(高二
〇米。
第十九
王朝。
河蒲沙
蒲路)

呼斯四世(一三八〇——一三六二)即阿庫那托之時代，政治上及宗教上曾有一次大改變，首都從「台陪」移至「台路·愛路·阿瑪路那」，彫刻即有所謂「台路·愛路·阿瑪路那」派和該派彫刻室。現在之台陪派作品，男性的含有優雅，和樂天的形式。新興的彫刻室，英勇的全影，而含有感傷的形式，國王之肖像持着心性的軟弱，這恐怕是國王之個人

的氣息，新宗教之禁慾的神秘主義，和性感。

阿庫那托死後之舊制又復興，即彫刻之台陪派復活。但是「托達迦馬」時代(——一三五〇)之作品，仍反映着「台路·愛路·阿瑪路那」派。第十九王朝之勒滿賽斯二世(一三〇〇——一二三四)將巨大的建築裝飾以巨像。奴皮阿之阿蒲沙蒲路之巖窟神殿，呼沙獨作之勒滿賽斯二世之坐像，高二十米突。但是，無論多麼偉大的創造，至第二十一王朝彫刻又墮落，例如利皮阿人之俘虜與獅子，及勒滿賽斯六世之立像(花崗岩，高〇米八〇)受第十八王朝傳統之猿神托托之小像。第二十二——五王朝青銅像皆發達，沙依斯時代頭部相貌之細部寫實的表现，新帝國之台陪時代復興宗教的動物彫刻，此時代產生很多優超的作品。阿立庫沙獨路大王以後彫刻之影響漸漸露骨。

各時代浮彫之代表作，以第一王朝之「賽路派王之碑」為最正確精巧。古帝國施工之面積均很大，主題複雜，技巧並無特別進步。新帝國表現之效果輕快，常常暗示着第三次元之努力與嘗試，但畫趣則混亂。

(六)複色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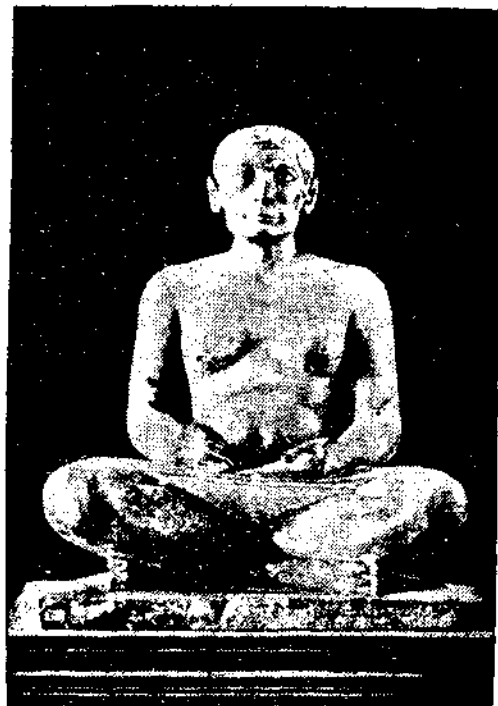
埃及之彫刻——彫像與浮彫——着色均為求複色之效果。第五王朝用黃，赤，青，褐，白，黑，綠，七色，第十八王朝彩色數目增加：黃與褐各分三種，赤，青，綠各二種，這是色度變化的開始。但是單色的層次是無變化，常用平塗。在路佛路之第三王朝之女人立像，下巴下塗綠青。最鮮明的色彩為勒霍台蒲夫妻坐像，妻的有色的肌肉與純白的衣服，作鮮明之對照。中帝國之風俗人形，在路佛路之頭上頂着供物之女人木像，全身塗白色，而衣服上描以彩色花紋。

浮彫：普通男性之肌肉塗赤褐色，女性之肌肉塗黃色。

路佛路所藏之第十九王朝之浮雕（石灰石，高二米二七），本在賽基一世之墳墓中，以女神哈托路所象徵之國王，女神之塑造非常美麗。全體用豐麗的顏色，衣裳之花樣描得很細，衣裳是透明的，能看到肉體和微妙之表現，此為着色進步之頂點。在瑪斯達拔之第五王朝浮彫，如Z字形之結隊，打破平行綫之彫刻。

從着色之複色效果，而造成象嵌的作品，書記「迦，阿配路」之玉眼，青銅之臉嵌以不透明之石英，瞳為透明之水晶，此裏邊再貼以黑檀之小點，和路佛路之書記胡坐像之玉眼同樣，水晶之瞳之中央點以光澤之金屬小班與虹彩。第十八王朝之頭，其眼與眉嵌裝以青色之玻璃。第五王朝之陪比一世父子之銅像之眼睛象嵌以琉璃，金子的短袴。另一國王之銅立像用琉璃之假髮與金子之短袴，但這些假髮與短袴均已遺失。

勒霍台蒲及諾呼利托坐像（石灰石，高一米二〇，第四王朝。迦依洛）



書記胡坐像（石灰石，高〇米五四，第五王朝。路佛路）

已遺失。

從第二十二王朝起，青銅像之衣裳均象嵌以金銀線，此為複色效果之成功。其代表作為該王朝之迦洛瑪瑪女王立像（高〇米五三）及第二十五王朝之達庫斯基托之立像（高〇米六九）。着色的木彫，更多象嵌金線之作品，如托達迦馬之立像。又如國王之墳墓中等身之守衛像，木彫，全身塗以和木乃依一般之歷青，瞳與瞳孔用有色之石，眼窠與眉毛象嵌以金線，頭巾，腕輪，衣服，均施以金彩。（完）

（補註）前期本文第八十七頁第十六行有「拔立托型」一語，即「Patetio型」，調色板之形狀也。

又該頁末第八行之「女神「拔斯托」Bast（月神）之神殿」，即「置有月神胸像之神殿」。

萬年先生書畫記(下)

米氏觀亭跋

跋云：米氏觀亭，是據駭狡獪所得，不審何年縮為小本也。南宋廖瑩中輩，遂至嵌為枕版，神物見辱如此。吾友赤臣得石刻於陽夏井中，石質如新，筆法秀潤。一變肥本習氣，此元章本色也。穎帖之下，此刻當吹簾矣。（隰西草堂集卷二）

達摩面壁圖跋

跋云：壬申余游沙室，懸面壁圖，洞見達摩真相，面如滿月，與世所畫繪，不同焉。獨此近之。金剛經云：凡所謂相，皆是虛妄。真偽亦聽人自取耳。

金焦圖

拭案李譜：崇禎五年壬申，先生游沙室，見達摩真像，面如滿月。與世俗所繪者不同。先生時年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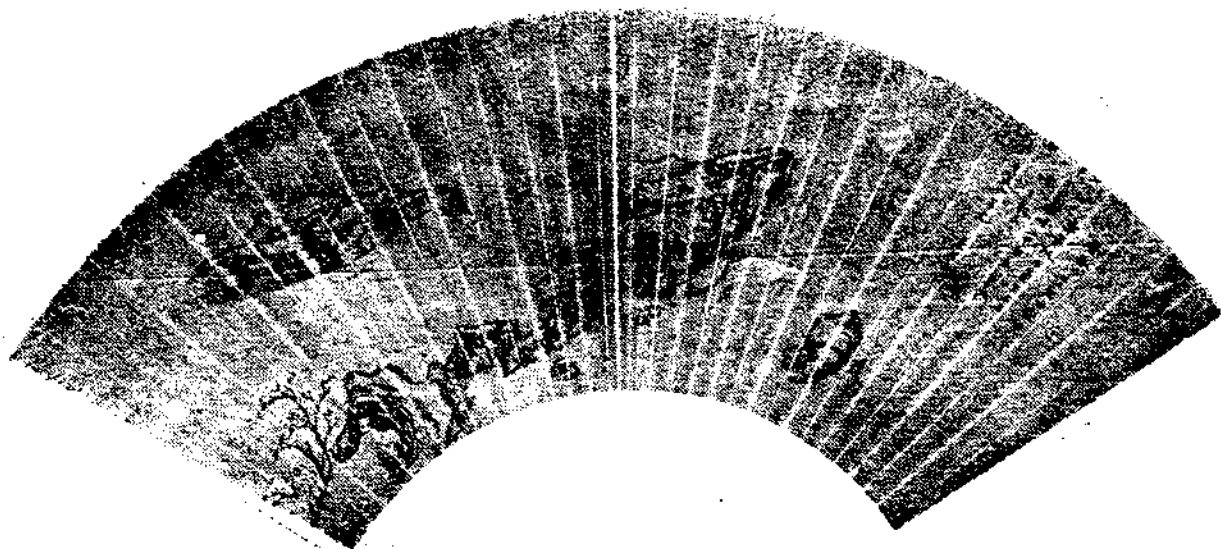
自題云：晚登古銀山，望金焦兩峯，如輕鷗浮水上，退而收之尺幅。因思吾輩胸次，原包六合內外。若放開手眼，則十洲三島，皆玩弄腕股間。倘戀戀牖下向井甕中作活，不為也。（隰西草堂集卷二）

淮南小景

自題云：此淮南一帶長堤也。（隰西草堂集卷二）

自志六圖

入對圖第一



張氏小來禽館藏版丁丑九月廿五日洗製此片無染

段拭

居墓圖第二

受業圖第三

泛湖圖第四

負囊圖第五

靜攝圖第六

劉湘識云：先生自志，共有八圖。今止存其六。其自為寫照處，古而樸，真而無飾，非先生名手，不能為也。猶以不見其圖為恨。存此數條，庶幾傳遠，髮髯遺事耳。劉湘識。（隰西草堂集卷三）

拭案：圖有識文，未錄。圖及文年月無考。劉湘字子琴，豐縣人，先生弟子。

題藏廬殘字

一成復國願終虛，鄉寇縱橫未定居。江左夷吾終失望，關西孔子欲何如。荒涼寒木先朝柏，黯淡煙煤逸老書。好共草堂舊題字，草堂額亦內景并藏珍重比璠璣。

拭案：殘字戴宋涯老屋隨筆。此詩未收入隰西草堂集。

又案李譜：崇禎九年，三十四歲。二月間古古爾梅丁父憂。權葬微山廬於墓。先生謂古古曰，閣子先人墓舍與齊劉瓛孝廬近。所謂鸞鶴三年去之者，今再見矣。答曰，吾敢望古人，庶幾心嚮往之。先生即以藏名其廬，書而貽之。

芝山隱居圖銅山張氏小來禽館藏

題云：千山萬山去不已，初謝市朝未息機。舊日種松周甲子，碧雲如帶曳秋衣。慶字先生六秩，其仲子能，命予為圖，圖其芝山隱居，兼以稱觴焉。

拭案東涯老屋隨筆：年少先生書蹟，吾鄉多有，而畫罕遇。生平所見，僅三四幀耳。乙卯十二月遇此幀於廠肆。簡淡高逸，其品韻超乎筆墨之外，非庸史所能偽也。以若干金收得之。日夕瞻對，歡喜無量，都中偽為先生畫者，塗抹脂粉。俗劣不可耐。疑此則記此畫者，因附錄於此。

松石圖銅山張氏小來禽館藏

展翁先生壽，萬壽祺。

拭案東涯老屋隨筆：內景松石圖以壽展翁。予女一歲見於陳璞完叟齋中，知為余麗生氏藏物，不可得而有也。癸酉冬余氏屬為覓售，索昂直，未有識者。今春（甲戌）三月予出重金獲之。予四十餘年間，曾一再見，而璞完莫能與，為之感喟。

某歲，陳明侯來自徐，云獲異寶，出示即此畫摹本。曰，以贈君，予笑謝之。內景筆墨。庸手向能妄擬。此用郭河陽法。有惜其綾本者。求內景遺蹟，計較口本與否，吾不欲與之言畫。春間此畫裝訖題詩（詩三首不錄）

至六月璞完已仙去。今歲貧甚，客欲乘予困，得此圖忍而不能捨也。甲戌重九自璞島登高回，薄醉記之

書畫合冊銅山董氏藏

山水（六葉）

白描花卉（二葉）

臨蘭亭諸帖小楷（四葉）

拭案：此冊原在張氏小來禽館，後歸董右岑氏。書畫僅署名無年月，見時未筆記，今歸董氏，不得復見。番禹容君希白。以之製玻璃版，因困於資，未能發刊，亦一憾事。

金焦小景銅山張氏小來禽館藏

題云：登金山茫然西望，見郭景純石墓。其左右確峙江中者，為摹倣之，就正美如年兄。壽祺。

自寫小影蕭縣李氏藏

錢位坤贊云：若個書生，當封萬戶。淮陰年少，彭城尙父。出其懸河，淳于色土，據以智囊，項王負弩。肝膽冰雪，文章瓊組。天壤之間，誰與比數，大兒文舉，小兒德祖。題萬年少盟兄小照，即乞印可。年盟弟錢位坤具草。

張伯英先生題此像影本云：此像先生自寫。樹石流泉則程穆脩筆。有錢與立作贊。畫無款識，三百年後，予為拈出。如親見兩賢濡豪吮墨時也。

董玄宰己亥山水卷跋

跋云：南北既分，而秀桀閉遠之士，守勝國為門庭，舍高魯而崇孫子

抑知南宋前後，尚有諸人為之開除。而思翁為其家太守，出世說法。而所源窮本，所以引掖後生者，婆心正切。指示堂奧，正如此卷。割去平日，直就荆李。振千仞，不徒取法乎上。使後之學者，矚目秋。天翠屏也。萬壽祺。

仕女圖上虞羅氏藏

拭案：此圖署款名，無年月。上虞羅振玉氏藏，羅氏極崇洋先生，弁藏真蹟甚夥。又為編輯年譜。李輔中氏所編先生年譜，亦多借鏡羅譜也。

白描觀世音像

自書心經，書法極精妙。藏經紙地。印曰萬壽。朱文。

金書二十四章經小冊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二十四章經文：沙門慧壽寫經，以泥金作蠅頭字。而氣象寬博，無拘促窘迫之態。當時即為世重。有藏具方寸小冊，亦新脫手。惜無好事者為之上石。如字小不易奏刀，良工亦不易遇也。丙子莫春游燕都，寄居銅山張氏漢畫室，得見所弁藏萬道人書函。張氏有館曰十萬香齋，趙子固十香圖也。廠肆買人，亦間有攜道人蹟來求售。客窗多暇，乃將諸畫題跋，一一記之。或散見於加次第，以公諸同好。豈亥之訛焉，在所不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眉苑雜志

白眉

李尊客題李香君小影

前閱本刊一卷五六合期刊有李香君像，名家題詠，佳作如林。憶李尊客詩，有題王廉生扇頭李香君小影三首。其一云：「粉本南朝絕可憐。扇頭璧月尚嬋娟。清流何與人間事。花下長翻燕子箋。」自注、今年廠市購得百子山樵元刻燕子箋。其二云：「傾城一笑太情多。十斛明珠奈若何。畢竟秀才空嫁與。輸他一品顧橫波。」其三云：「秋柳情深大道王。掌中猶見舞時妝。只憐曲裏桃花扇。唐突當年鄭妥娘。」

爰居閣主題柳如是尺

積及湖上草

汪然明所刻柳如是尺積及湖上草，原為秘籍，杭坦高君野侯所藏者，已為海內孤本。爰居閣主人為題六絕句。詩云：「春星堂上日嬉春。不與靡蕪作主人。一卷瑤華寄東澗。操刀終勝謝三賓。」事見結埼亭集。汪然明有春星堂集。「異書來自舊山樓。不負琴谿打槩遊。鄒選十家今在否。難從瓠叟問源流。」鄒斯漪選柳詩入詩媛十名家集，見宮閨氏籍藝文考略。此書為徐子晉所藏，後歸舊山樓。瓠叟，子晉字也。「此亦千金不易書。宋塵魚集較何如。知君欲訪蕪翁例。待補靡蕪詩思圖。」黃蕘圃藏宋刻魚玄機集，稱

徵求硃藍墨初印本

茲徵求硃墨或藍墨初印木刻書籍。集部尤為歡迎。如願割愛者。請將書名、版本、卷數、實價、函致「南京國府路三九九號陳寥士」。以便接洽。

千金不易本，倩余秋室寫玄機詩思圖於卷端。近野侯亦摹得柳象。「並時楊宛與王微。聖解桃花或未知。誰信闌橋通劍術。書棚難覓戊寅詩。」柳如是戊寅草，有劍術行最工，今已無傳本矣。桃花得氣美人中。則湖上草中警句也。詩作于己卯年。「我聞室裏憶前期。煙月愁端只自知。多事迷禪楊絳子。靈鷲閣底唱新詞。」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煙月是愁端。柳初嫁時我聞室春日詩也。柳有妹楊絳子，嘗作高陽臺柳詞，諷其姊適錢事。「玉岑遺竊杳無聞。葛嶺埋香尚有墳。老我錢唐作流鶯。卷端失喜見鄉親。」汪然明葬玉岑山，牧齋志墓，今已無考。楊雲友墓，今在葛嶺麓。卷首有林雪一序，雪，閩中詩妓也。

鄧石瞿明翠樓像贊

金匱鄧濂，字石瞿，著有彞齋集，工駢文。其明翠樓像贊，可與汪容甫弔馬守貞文媲美。錄其末段如下：「夫沉身樂籍。屈志女閭。婉孌送迎之場。綢繆新故之際。顰笑非我。愛憎由人。誰謂嬋娟。堪茲推辱。然當翹袖一舞。曼聲一歌。見者色飛。聞者腸斷。眉語初接。則爭投千金。眼波偶交。則如被九錫。雖淪落不偶。而聲華彌妍。亦足以耀彼苧蘿。豔其桃李。若僕者少僱貧賤。長歷風塵。遠歷九州。幾更十主。入市買賦。同韓娥之鬻歌。出門寡諧。類孟女之偃蹇。何嘗不高髻從俗。修眉入時。而絕豔之色。受誣于畫工。希時之音。動擯于龔俗。長歎誰問。短簫易瘠。何吾生之多艱。并彼美之不若。」



這一期，我們又得到了好多新材料，貢獻於讀者之前。

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印行後，趙叔雍次長的序，不及刊入，所以在這兒發表了。

王西神君駢文，馳譽已久。歷代兩浙詞人祠堂碑記，是必傳文字。

白堅甫君上丁上戊解，考據精覈。

汪仲虎君的茹經堂文集序，何梅生君的清安室詞稿序，情文相生，要皆言之有物。

三字經，在新潮流上以爲是陳腐了。細讀一過，頗

有妙理。往年太炎老人會訂正一過，現在白葭居士自重訂，更宗美了。

專著，考證二闌，所有未完的稿，仍續刊上去。

采風新錄，名作如林。近來談賽金花的掌故的

很多，霜杰君晚詩三十首，頗有新穎的軼事穿插着。

集句常有硬對不工之弊。遲公君集玉谿生三十二首

，首首精采，天衣無縫，歎爲觀止。

畫竹二幅，夫婦離而復合，是藝林佳話，是亂世奇聞。

耐充君的秦淮四美人軼聞，也是秦淮河上的掌故。

二渠君的梨園述異，下期再繼續付刊，可作野史看。

眉白君的清史拾雋，零縑斷素，無非瓊寶。

許星甫的竹林七賢之清談及其影響，能從故事中扶出新的見解。

原君的無絃的散曲六則，每一則寥寥的字數不多，假使演述而引申之，也可成爲說部鉅著。現在能從短短的篇幅中，得到很雋永的意味。

楊火魂君的春宵，恰到好處。

鳳介君譯的帶刺的玫瑰，是戰爭時代各處間諜中的時髦文字。

柳若君譯的孤兒寡婦，寫性情極真摯。

陳巨來君的安持精舍印話，綜述近代的印人，是內行人語。

癖公君的書道抉髓錄，及芸芸君的前賢論書語錄，所取的材料很精，可作學書

者的指南。

紅蓼君的戲劇的使命，詞意透切。

鄰袁君的弋陽圭峯紀遊，要言不繁。圭峯寫真，很像雁山。下期刊寥士君的雁宕雜詩。

李陳王各家和汪主席的滿江紅詞，都是最後的定稿。

洪秀全的小像，研究太平天國史料的朋友，一定很歡喜欣賞。

伊藤博文致張南皮的手札，珍貴得很，和大亞洲主義，極有關係。

冒辟疆董小宛小象，看過影梅庵憶語和紅樓夢索隱的人們，都要景仰景仰。

馬午王川紹源三君的漫畫，以不同的作風，作微妙幽默，可以解頤。

目錄上下的銅圖，是陳師曾君的名畫。

下期的要目，也已在本期目錄後面預告了。

編輯室廣播

本刊門類，不過做一個大致的歸納，並不為門類所限制。換言之，門類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彈性的。所以投稿的範圍，只要是「文」和「藝」，一切都表示歡迎。

長篇的鉅著，暫時不收。因為多登了，分量太畸重，少登了，時間太延遲。

五千字以下的作品，不論新舊體裁，最為合式。文字的內容，最希望「新穎」「短峭」「雋永」而「鬆脆」。

因為本刊的讀者，普遍到中外南北各大城市的緣故，所以各方多有稿件寄來。只要「無色彩」「有趣味」，儘量的採用。

本刊正在第二卷開始的時候，對於過去，作者的協助和讀者的贊許，十分的感謝，以後更希望繼續的合作。

今文選和詩詞，依例不送酬資，但贈本刊，以表微意。

金石書畫等，聲明須將原件璧還者，版製成者，送還不誤。

抄襲家請勿惠顧。

定價

每月一冊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零售	一冊	二角五分
預定每卷	六冊	一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二元七角
國內及日本	三分	一角
香港澳門	一角	二角五分
國外	一角	二角五分
在內	六角二分	一元八角
在內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國藝月刊

第二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者：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電話：二二八五〇號

發行者：中國文藝協會
上海虹口路九七二號
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本部
電話：二二七九四、二二七九三、二二七九二

分銷處：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中文仿宋印書館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廣告價目

地位	墨色	底封面		普通
		全	半	
一	套	二〇〇元	一〇〇元	一
二	套	二五〇元	一五〇元	一
三	套	一六〇元	九〇元	一
四	套	一〇〇元	六〇元	一
五	套	七〇元	四〇元	一

附註：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刊詳版網板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黃劫之攝

玄武湖一角



藝國

卷期三第 · 號月八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定價二角五分

行發會協藝文國中